

長篇創作

恨

馮玉奇著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馮玉奇著

長篇社會
言情創作

恨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馮 玉 奇

出版者 大 明 書 局

發行所 大 明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第三版

長篇社會
言情創作

恨

一

雖然是在黑沉沉的夜裏，但天空是血紅的，彷彿一爐子火炭似的；燃燒得厲害。深夜的空氣並不靜寂，相反地顯得嘈雜而熱鬧。一回兒轟隆隆，一回兒嘩啦啦，一回兒劈劈拍，一回兒噼留留。這聲音是令人心驚肉跳，魂飛魄散，幾乎會昏絕倒地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就是滬戰開始後第二天八一四的夜裏，在閘北四周，便陷入在火網裏面。一個炮彈落下之後，那居民的房屋就像浪花那麼飛濺起來。濃密的黑烟，隨了狂風捲向空中，接着在濃烟裏面冒出毒蛇舌尖兒那麼的火燄。這是一次人類的浩劫，中國人民的浩劫；閘北戰區中的居民底浩劫，是一羣窮苦無力逃難老百姓的浩劫！

一綫曙光，從黑漫漫的長夜裏破曉了。天空中已消失了鮮血般的紅光；但戰神的臉兒是顯得萬分恐怖，使陽光不敢透露出來。灰色的浮雲中，滲和了淡黑的烟霧，一陣一陣的向上冒，這烟霧在夜裏就是火光。整個的閘北，在火爐子裏融融的燃燒。

郎露茜這個可憐的姑娘；她因為家裏人口衆多，無力逃難，因此只好在戰區裏聽天由命。但野心國家是慘無人道的，在飛機濫施轟炸，炮彈無情亂放之下，他們安得不遭難其中

呢？有錢的人，平平安安的逃入租界，頂房子，借旅館，仍舊安如泰山，連一些兒驚嚇都用不到受着。但窮苦的人兒是只好等死了；不！也許是老天可憐着她，不忍心這位聰明美麗的姑娘死在炮彈下吧！她在一度昏厥之後而悠悠地醒了回來。

這時天色已亮，郎露茜有些神智糊塗的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生是死？睜開眼睛向四周一望，只見屋倒牆坍，磚石遍地，幾根屋樑還在融融燃燒。她奇怪着自己爲什麼沒有給磚石木柱壓死，抬頭一望，原來自己的身上覆了一張八仙桌。雖然一根桌腳已斷，但三隻桌腳還撐住地上，因此磚石等倒下來就壓在桌面上，自己固然沒有懼難，而且連一些兒微傷都不曾傷及。郎露茜驚魂稍定，忽然想到了爸媽和弟妹，她的芳心立刻又焦急起來。於是慢慢爬起身子，口裏叫着爸爸！媽！弟弟！妹妹！喊個不了。但叫了多時，却沒有人答應。露茜暗想，難道父母弟妹都死了嗎？那留下我一個人，又有什麼意思呢？一陣悲痛，忍不住淚如泉湧。回眸四望，這明明是中原裏的房屋，還有幾幢房子，傲倖沒有中彈，還孤獨地矗立着，郎露茜一面在瓦礫中爬行，一面哭喊着爸媽弟妹。

忽然被她發現了倒牆下面露着一條手臂，雖然衣袖上沾了灰沙和泥土，但郎露茜還可以認得出這是爸爸穿的白竹布短衫。可憐郎露茜心中這一悲痛和焦急，她也顧不得地上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的難走，猛可站起身子，奔了上去。但兩腳被亂磚頭一絆，身子早又跌了下去。膝踝撞在磚石上，她的嫩膚上已流了血。可是她並沒有感覺得疼痛，仍舊地爬行着過去。伸手把磚石泥土拚命的挖開，當她發覺爸爸臉兒的時候，誰知已經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的早已

氣絕身死了。這時郎露茜心頭的悲痛。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呢？這就摸着爸爸冰冷的手兒，放聲大哭起來。

郎露茜哭了一回，心中暗想，在這個年頭兒做人，性命太不值錢了，爸爸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這冤枉向誰訴說呢？唉！我縱然哭死了又有什麼用？還是快些再找尋母親和弟妹要緊，也許他們沒有死哩！這就忍痛丟了爸爸，東張西望的又四處找尋。口裏還高聲叫道：

「媽！媽！你在那裏？露芬！露清！露英！姊姊在叫你們，你們聽見沒有？爲什麼不回答我呀？」

「大姊！……大姊！……」

忽然聽到了這兩聲顫抖的呼叫，郎露茜好像發現了什麼珍寶一般的興奮和快樂。遂又急急的叫道：

「你是露芬還是露清？你在什麼地方？」

「我是露清，大姊！我在這裏呀！我痛死了！嗚嗚！嗚嗚！」

露清是露茜的弟弟，他還只有八歲，他聽了姊姊的問話，一面低聲的告訴，一面便大哭起來。有了他這一陣子哭聲，倒使露茜有了找尋的目標，遂急急的尋聲而往；果然被她發現八歲的弟弟給一根笨重的木柱壓住着，他雖然想掙扎，但却是一些兒也動彈不得。露茜瞧了，慌忙奔上前去，用盡氣力，把木柱移開，抱住了露清，姊弟兩人都哭了起來。一回露茜急急問道：

「弟弟！你可曾受傷了沒有？」

「我……我……不知道，我只覺混身都痛，腿……上更痛得厲害。喔唷喔唷！大姊！爸爸和媽呢？他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露茜聽弟弟這樣回答，知道他小身體一定被木柱壓傷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聽弟弟問起爸爸，她想到爸爸已死於非命，眼淚又滾滾地掉落下來。哽咽着說道：

「弟弟！我們找罷！媽！媽！露芬！露英！」

「媽！二姊！二姊！……」

姊弟兩人高喊了一陣子。却聽不到她們的回答。露茜問露清能走嗎？露清兩腳落地，便呼痛不止，顯然他的腳是被壓壞了。遂用盡氣力，把弟弟先抱着離開了瓦礫堆，來到弄堂裏空地上，放他坐下。低低叮囑他不要動，說我找尋媽和妹妹去。露茜第二次奔入瓦礫堆中，被她發現了母親躺在一把斷了腳的椅子旁邊，手臂上流着血，這血和灰沙混合着，已沒有了紅的顏色。她另一條手臂還緊緊地抱着那個三歲的露英妹妹，但露英的頭頂上豎着一塊尖石頭，血流滿面，看來已經是沒氣的了。露茜爬到母親身旁，一摸她胸口，還有些熱氣，知道母親還有救星，遂急急搖撼着她身子，哭叫着說道：

「媽！你醒醒！你醒醒吧！」

「啊！你……是露茜！我們在陰世路上會面了嗎？」

耶太太被露茜弄醒過來，她睜開眼睛，驚駭的神情，望着露茜的臉兒，怔怔的問。露茜

連忙搖頭說道：

「不！媽！我們還活着，我們還活着哪！」

「露英！露英！啊！苦命的孩子！她……沒有氣了！……」

郎太太聽露茜告訴還活着，遂回頭去望她懷抱內的小女兒，但露英已經不會啼哭了，郎太太一陣傷痛，便傷心地哭了。露茜也哭道：

「媽！爸爸也死了！」

「什麼？他……也死了？……唔！這算不得希奇，我們還能活着，這本來是僥倖的事。露茜！你的弟弟和露芬呢？他們也完了吧？」

郎太太在一度悲痛欲絕之後，她又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接着含了眼淚，又向露茜低低的問，神情是分外的淒慘。露茜連忙說道：

「弟弟沒有死，我已把他抱出在弄堂裏坐着，二妹還沒有找到，不知是生是死？媽！事到如今，沒有辦法，你只好棄了小妹的屍體，快些逃性命罷！」

「露清沒有死嗎？啊！阿彌陀佛，這終算是你爸爸的積德，我們郎家還留着後代。露茜！你媽雖然還活着，但傷得很厲害，看來早晚也逃不了一個死。假使活着受苦，那還不如死了可以免却痛苦嗎？好在露清活着，我很放心。你們姊弟兩人快逃命吧！我不想再逃，我預備跟你爸爸妹妹在這兒葬身了。」

聽了露清活着的消息，郎太太滿面慘痛之餘，也會浮現了一絲欣慰的苦笑。她顫抖着聲

音，低低的說，但露茜如何肯丟了一息尚存的母親自己逃命呢？於是抱了她身子。流淚說道：

「媽！你不要這樣說，你快些兒跟我走吧！我們一塊兒逃命，一塊兒過活。否則，我們就一同死在這裏也好，我也不走了！」

「那不行，那不行，你的弟弟怎麼辦？好！我走，我走！」

郎太太聽女兒這麼說，心中不免急了起來。遂只好掙扎着站起，她低頭看着地上躺着露英的屍身，她的眼淚像雨點似的滾落下來，露茜半抱半扶的把她扶出來，幸虧郎太太傷的是手臂，所以兩腳尚能行走。當她走到弄堂裏和露清相見的時候，母子抱在一起，又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露茜也顧不得他們母子在哭泣，她又一拐一拐的奔入瓦礫中去找尋露芬了。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見街堂外奔進一隊救護員來。他們見了郎太太母子倆坐着哭泣，便急急的說道：

「不要哭，不要哭，此刻鐵門開着，你們快跟我們逃到租界去罷！」

「露茜！露茜！你在那裏？鐵門開了，我們快走呀！」

郎太太一聽，連忙急急的叫喊，露茜在瓦礫堆中匆匆的奔出來，哭喪着臉兒，流淚說道：

「我找不到二妹在那裏？怎麼辦呢？」

「看來兇多吉少，那裏再管得了她？露清這孩子腿壞了不能走路，我又抱他不動，你

「快來抱弟弟走罷！回頭鐵門一關，我們再也沒有性命了。」

郎露茜聽母親這樣說，也只好硬了心腸，把弟弟抱在手裏，一面還扶着母親，急急的走出弄口外來，只見弄外停了一輛卡車，上面都是頭破血流受傷的老百姓。郎露茜要求他們給自己母女上車，在地上坐下。不多一回，這一隊救護員又在弄內抬出幾個受傷的居民，擠到車上。郎露茜自說自話的問着，說我的二妹救出來沒有？衆人沒有回答，都在她灰沙沾滿了的臉上逗了一瞥，不多一回，汽車便開出鐵門外去了。

郎露茜六口之家，只逃出了三個人。爸爸和小妹是死定了的，她親眼瞧見的，所以倒也死了這條心。只有二妹露芬。生死未卜，萬一她沒有死，只受了一些傷在瓦礫堆中，可憐她不是活活的要餓死嗎？爽爽快快的死了，失了知覺，那倒不算痛苦，像這樣慢慢的死去，那不是太痛苦太悲慘了嗎？露茜這樣想着，一路上眼淚沒有乾過，她真有些癡癡然的樣子。

這一卡車受傷的百姓，送進了紅十字會，由醫生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醫治，露茜雖然沒有受傷，但膝踝上跌破了，剛才鼓着勇氣把弟弟母親救出來，倒也不覺得什麼。可是此刻定心下來之後，却覺膝蓋上疼痛十分，連走路都有些困難。

紅十字會的傷人實在太多了，所以除了重傷的百姓能在院中住宿，認爲輕傷的人兒，經過醫生包紮之後，便即催促出院的。護士長在一一的檢視過來，見露茜母女三人傷得還輕微的，遂對他們說道：

「你們的傷沒有什麼生命危險，所以請你們出院罷！」

「先生！你……做做好事，發發慈悲心吧！我們的家在閘北被炮火毀了，在這租界裏沒有安身之所，請你給我們往幾天罷！」

郎太太一聽他來催促出院，先着急了起來，愁眉苦臉的哀求着說，眼淚已撲簌簌的滾了下來。露茜聽了，也慌忙懇求着說道：

「先生！我們雖然是受了一些輕微的傷，但我和弟弟都傷在膝踝上，所以一時裏難以步行。你做做好事，就給我們住幾天，等我們能行走的時候，一定離開這兒好了。」

護士長回頭望了露茜一眼，見她穿了一件淡青的麻紗旗袍，可是已經骯髒得不成樣子。露茜兩條臂膀，雖然圓圓的很豐腴，但沾了灰沙和泥土，還有兩處皮膚擦開了，有了一些血印子。她頭髮亂蓬蓬的，也沾上了白白的灰沙，臉蛋輪廓雖生得端整，但却抹了一個鬼臉，從可知他們確實是從炮火之中逃出來的，一時動了一些哀憐之心。遂點點頭兒，說道：

「那麼你們就住着罷！不過病房是沒有份兒了，跟我到那邊走廊裏坐着罷，回頭我給你一個牌子。」

「多謝先生的恩典，希望你長命百歲罷！」

郎太太不待露茜回答，就急急的說，還向他連連的拱手。那個護士長微微一笑，却沒有作答。領了他們三個人到那邊長廊裏來這長廊本來是行人道，現在變成臨時病房，滿地的都是受傷的窮苦百姓。護士長指定了一個地位，給他們三人坐下，他便匆匆的走開去了。

郎露茜回睇見這四周受傷的同胞，個個鳩形鵠面，狼狽到了極點，有幾個斷了腿的，折了手的，還在呼痛呻吟，空氣是沉悶而悲慘。她心中不免想到了爸爸和露英慘死的情形，她的眼淚，又像雨點般的滾下來。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亂世的人民，根本比鷄犬還不如，性命太不值錢了。可憐爸爸和小妹就這樣死在瓦礫堆中，不要說沒有誰會給他成殮安葬，恐怕……想到這裏，再也不想下去，她幾乎掩着臉兒哭泣起來，但又怕傷了母親老人家的，所以她竭力忍熬住了。這是敵人恩賜給我們吃這樣的苦，我有這麼一個日子，終要給爸爸報仇，跟敵人拚命不可。郎露茜這時心頭由悲痛而變成憤激，她眉宇之間也會浮現了一股子殺氣。

不多一回，那護士長匆匆走來，給露茜一塊牌子，他沒有說話，又走開去了。露茜見牌子上寫着五百四十六號的字樣，翻面還有一「母子女三人」五個字，心中暗想，大概憑這塊牌子住宿的罷！於是藏在貼身的衣袋內。這時有個傷了腿的男子，忽然大罵起來。說道：

「他媽的！這慘無人道的鬼子兵！毀了我的家，殺了我的父母，妻子，兒女，剩下我孤零零一個人，我和你誓不兩立，我馬上當兵去，我要殺敵！我要殺敵！我要報仇！」

那男子的神經受了過分的刺激，他瘋狂地跳了起來。但他到底是傷了腿部的人，一時痛得站立不住，終於昏跌倒地上去了。被這男子如此一來，激動了滿地坐着難胞的痛心，有的哭爹，有的哭子，有的哭夫，有的哭妻，這是一幅多慘多悲的流民圖呀！郎太太露茜露清也

都隨着哭泣起來了。

已經是中午的時候了，國曆八月，在農曆還是七月裏的天氣，這是盛夏的季節。長廊上無遮無蔽，烈日熱辣辣的照逼着這可憐的一羣，大家都是臭汗盈盈，好比活地獄裏受罪一樣。郎露茜想着這次從炮火之中雖然是九死一生的逃出了性命，但身邊一些兒東西也沒有帶着，在這暑夏天氣，晚上睡覺，固然不用被褥還可以過去，但衣服不能換，洗浴無處洗，這樣光景，和乞丐有什麼分別？那以後的生活將怎麼樣過去？假使在這社會上丟臉挨苦，倒還是死了乾淨得多呢！露茜這樣想着，真是急斷了肚腸根。但光是急急，又有什麼用？她除了嘆氣之外，是只有默默地流淚了。但這時露清却叫肚子餓了，他說口裏一陣陣清水冒上來，實在餓得有些兒受不了了。郎太太摸着身邊的錢袋，這是她在家裏預先就藏好的二十五元錢，幸虧沒有遺失。遂取了一元錢，低低的說道：

「被你一叫肚子餓，我也餓了起來，露茜！你一定也很餓吧！我們想法子去買大餅油條來吃好嗎？不過你們姊弟倆走不了路，我又認不得這裏是什麼路？那可怎麼辦呢？」

「老太太！我給你們去買好了，不過買來之後，給我也吃一副大餅油條。」

坐在郎太太隔壁一個中年男子，衣衫襤褸，他是傷了頭部，用紗布包紮着，當下就含了笑容，向郎太太低低的回答。郎太太聽了，好不歡喜，遂向他連連道謝，一面把鈔票交給他，一面說買來當然大家吃，那男子接了錢，便匆匆走出紅十字會去了。

約摸十分鐘後，那男子買了兩副大餅油條回來了。一副放在嘴裏咬着吃，一副拿在手裏，他並不走到郎太太這邊來，却另外找個空地坐下，管自的吃着。郎太太一見這情形，不由急了。遂走了上去，說道：

「喂！你這位先生這麼啦？我叫你代買幾副大餅油條，你爲什麼不給我呀？還有找回來的錢呢？快拿給我呀！」

「咦！你這個老太婆莫非瘋了嗎？誰拿過你的錢呀？我買我的大餅油條吃，與你什麼相干？這年頭兒做人，自管自也管不了，你還問我討吃嗎！對不起！沒有沒有。」

郎太太做夢也想不到這男子會回答這兩句話，一時氣得全身發抖，臉都發青了。張大了眼睛，氣呼呼的說道：

「什麼？什麼？你……這個騙子！你……騙了我一塊錢，你……喪盡天良，真是太狠心了，太沒有人格了！」

「放你媽的臭屁！誰騙你的錢呀！你這老娼婦胡說白道莫非是個瘋子嗎？你再吵吵鬧鬧的，我可請醫院裏的人把你趕出去了！」

郎露茜見那男子兇巴巴的站起身子，大有揮拳欲打母親的樣子。這就顧不得膝踝上疼痛，一拐一拐的走了過去。把母親拉開了，向那男子。說道：

「先生！我們都是遭災落難之人，受了鬼子的苦，我們都是一樣可憐的人。照說呢？我們難胞應該互相愛護幫助才好，不料你還用這種手段來欺騙我們，拐騙了一元

錢，那是吃得完用得完的。但你的良心，我覺得是太黑一些了。媽！我們也不必和他多爭論，反正口說無憑，錢已落在他的手中，還有什麼理由可說呢？不過使我們受了一個教訓，可以知道社會是黑暗的，人心是險惡的。同樣在患難之中的人兒，尚且這麼損人利己，那就無怪異邦鬼子，慘無人道的要來侵略我國了！唉！這世界，這世界真是完了！」

「露茜！他……他……竟這麼的黑良心，雖然只有一元錢，但也有一百個大餅可以買，我們娘兒也有幾天可以活命。現在……現在……他騙了我們，我們良善的人終於上當的了！唉！天哪！爲什麼要給我們九死一生中逃出來呢？和爸爸一塊兒的中彈死了不是乾淨得多了嗎？」

郎太太聽了女兒這一番痛心疾首的話，她也慘痛欲絕的說，一面忍不住掩臉哭泣起來。露茜拉了她走回原來的坐地，一面也長吁短嘆的流淚。那男子默默地吃着大餅油條，雖然沒有說話，但他心頭似乎也有些羞愧和不安。唉！這就是絕路無君子，從此這上海社會就更沒有太平的日子了。

可憐露清咽着唾沫，拉了郎太太衣袖，却還哭吵着要吃大餅油條。幸虧這時紅十字會裏的侍役，已抬了一大桶的薄粥來，因爲傷人多，沒有這許多飯碗來分配，所以一個人一隻洋鐵罐子，每人盛了一罐子薄粥，也沒有菜，也沒有筷子。郎太太母子三人，各捧一隻洋鐵罐，低了頭兒，唏哩呼嚕的喝粥湯。露清一不小心，把嘴兒割破了，滿口流着血；八歲的小孩

子懂得了什麼，便哇的一聲哭了。郎太太急得忙拿衣袖給他拭去血水，嘆了一口氣，說道：

「苦命的孩子！你要吃得小心一些兒啊！」

「唉！這還是人過的生活嗎？早知道逃到租界裏是受這樣的痛苦，我情願和爸爸死在一塊兒了！」

郎露茜眼淚像雨點一般掉落在洋鐵罐子裏，人家說眼淚淘飯吃，這是形容做人的苦，但他們是眼淚淘粥喝，這生活是更比黃蓮苦三分啊！

太陽走完了一天的行程，疲倦地沉淪到西山腳下去了；夜風一陣陣的吹拂着，氣候比較涼快了許多。郎太太母女二人又喝過了晚上的粥湯，他們默默地呆坐着。這時空氣相當靜悄，因此可以聽到隆隆的砲聲，在天空中隱約的播送，郎露茜抬頭望着西北角上微紅的天，她想着還有幾許同胞在戰區中沒有逃出來，此刻不幸的恐怕已隨了炮聲而化灰塵了吧！郎露茜這麼想着，淚水又會滾下了兩頰，郎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

「露茜！這樣的下去，也終不是一個辦法，我的意思，還是找你的表姨媽去罷！你瞧我們身上髒得這個樣子，沒有衣服換身，沒有面布洗臉，沒有蓆子，沒有線毯，這麼三個光身，那還不成教化子嗎？」

「可是表姨媽只住了一個亭子間，還有三個小孩子，他們自己也有人滿為患的苦楚，怎麼再能有給我們三人容納的地方呢？叫別人為難，我們情願自己苦一些。過兩天後，再作道理吧！」

道：

郎露茜聽母親這樣說，遂搖搖頭，表示不情願去打擾人家的意思。郎太太愁眉苦臉的說

「我吃些苦，倒也沒有什麼問題。只怕你們姊弟倆在晚上受了涼，生起病來，這不是更加的糟了嗎？」

「我想這幾天還不至於會受涼，等我的傷好了之後，我再慢慢的想辦法。唉！我們竟會弄到這個地步！」

郎露茜一面說，一面心中不免想起諸葛雄來了。諸葛先生確實是關心我的一個知音人，他在八月十一那天下午，曾經約我在光明咖啡館談話，他叫我想法子搬到租界來。可是我沒有充分的經濟力量，我沒辦法實行我搬家的事情。他也很感慨的說，只恨他能力不夠，否則，他一定會幫我的忙。我想滬戰一開始，他心中一定很焦急，說不定會到處打聽我消息。雖然我明天可以去找尋他，求他幫助我。他見我狼狽得這個樣子，他一定會給我想法子的，不過他的父母，已給他定下了局長的女兒做妻子，我一個女孩兒家又何必再去麻煩他呢？露茜這樣思忖着，淚水只管從眼角湧上來，於是她又想到了史忠花，明天還是找忠花去罷！忠花她住的雖然也是一個亭子間，但她到底只有一個人。憑我們的友誼交情，和她去商量，她一定肯給我們住到她家裏去。

就在這時候，那個護士長，帶了兩個護士，拿了傷藥水，挨次的來給這般傷人換藥水。挨到郎太太的面前，郎太太伸了手臂，給他們解散了紗布，重新敷藥水。接着他們又把露茜

姊弟倆膝蓋上的傷處也換了藥水敷着，郎太太情感激動的望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先生！你真好，我問你借隻面盆，舀盆冷水，洗個臉好嗎？」

「小劉，你去舀盆冷水來給他們罷！」

那個護士長向郎太太母女三人望了一眼，完全像抹上了鬼臉一樣，確實骯髒得太不衛生，於是向身旁的護士吩咐着說。她一面帶了另一護士，又走到別個傷人旁邊去換敷藥水了。不多一回，那個叫小劉的護士端了一盆冷水，匆匆走來。郎太太千恩萬謝的謝個不了。連忙接放在地上，向露茜低低的說道：

「你平日最愛清潔的人，你快洗臉罷！」

露茜也覺得臉兒有些發臭難聞，遂伸手去擰盆水裏的面巾。在燈光之下，見到那條面巾，是烏黑得像一方灰布。不但破陋，而且齷齪，大概是一方抹桌子的布條，露茜呆了一呆，她覺得抹到臉上去，有些受不了，但郎太太在旁邊却低低說道：

「露茜！你還發怔幹嗎？照你現在這副骯髒的臉兒，有這麼一方破布給你洗臉，你已經足夠福氣的了，快洗罷！你洗好了，我和你弟弟也要揩一把哩！」

露茜因為沒有用鏡子照過自己的臉，當然不知道自己的臉是骯髒得怎一分樣兒？今聽母親如此說，方知自己的臉兒，一定像舞台上的小花臉。於是顧不得手巾烏黑，就低下頭去好好兒的洗了一下臉。當她發現洗下來的一盆烏黑的冷水，一時忍不住啊了一聲。說道：

「這……怎麼會骯髒得這個模樣呢？」

「從炮火，濃烟，屋倒牆坍的灰沙泥土堆裏爬逃出來的人，如何不要懾得這個樣子呢？你索性把手臂也洗一洗，回頭我去換盆冷水來給你弟弟也好好兒洗一洗。」

郎太太嘆了一口氣，向女兒感慨地回答，露茜覺得此刻夜風吹在臉上，真有說不出的爽朗和快感。遂連忙把那方破布又洗了手臂，她心中想着，要如在平常的日子，怎麼會想到這一方破布有如此的寶貴呢？因為這種破布，丟在地上，恐怕拾都不會去拾哩！露茜一面感慨地想，一面匆匆的洗畢。齊巧那個護士長又走過來，露茜站起身子。低低問道：

「謝謝先生！請問冷水在那裏取的？」

那個護士長這回子瞧到了露茜之後，他只覺得眼前一亮，竟然目不轉睛的呆呆地愣住了。你道爲什麼？原來露茜從戰區裏九死一生的逃出來，流着汗，淌着淚，沾着灰沙泥土，這個臉兒，真所謂一顆寶石埋藏在污泥中一樣。誰也不會去注意她，只當她是個醜姑娘。此刻在燈光之下，瞧到了露茜真面目，那彷彿是寶石透露了光輝，燦爛得耀人眼目。那個護士長暗暗想道，竟然是一個美人兒啊！愛美固然是人之天性，尤其是一個女人的美麗，更會引起無論誰的好感。那麼這個護士長當然也不會例外，當時還有些將信將疑，這個姑娘莫非另有其人嗎？因爲露茜被他看得非常難爲情，所以兩頰不免浮現了嬌豔的紅暈。在那個護士長眼睛裏看來，這就更覺得美麗可愛了。他似乎動了愛憐之心，伸手把面盆接來。低低說道：

「你膝踝上不是有着傷嗎？我給你去換一盆清水來罷！」

「謝謝你，真是太不敢當了！」

露茜那兩道秋波才顯出嫵媚的光芒來，萬分感激的逗了他一瞥，溫情的回答。那護士長說聲沒有關係，他便匆匆的去了。郎太太說道：

「這位先生真好，他完全有慈悲心腸，所以世界上壞的人固然多，好的人也不少。」露茜聽了，都沒有作答，依然在地上坐下。不多一回，那護士長把冷水換了來。這回子面盆裏却放了一條雪白的西湖毛巾，他微笑着說道：

「剛才小劉真拆爛污，把一條抹布拿錯了。」

「先生！我們的臉太髒了，那手巾太清潔了，我們反而擦不上去。」

郎太太很感激的說，她臉上含了一絲苦笑，護士長望了露茜一眼，微笑着說道：

「我給這位小姐再洗一個臉兒，第二次洗是應該用這塊毛巾的。」

露茜聽了，道了一聲謝，遂又洗了一個臉兒。這時候面部上親着這方軟綿綿的西湖毛巾，她真覺得有說不出的舒服了。過了一回，郎太太和露茜用抹布第一次先洗清了臉，然後也用西湖毛巾第二次用清水洗濯過。這都是那護士長給他們服侍的，郎太太心中很過意不起，遂低低的請教他貴姓，他說了一聲姓陳，便拿了面盆走開去了。

這時他們母女三人迎着微微的夜風，方才覺得爽快了一些。郎太太望了露茜一眼，似乎稍有安慰的說道：

「吉人天相，我們一定有貴人幫助的！想我們前生沒有作孽，今生也沒有做過什麼傷

道德的事情，老天也不忍心叫我們吃苦吧！」

「媽！這年頭兒還分什麼好人壞人呢？我們良善的人吃這種苦楚，但作惡的人，也許正在享受歌舞昇平的歡樂哩！唉！假使老天有知的話，第一把那些鬼子兵先一個一個的死光！」

露茜認爲母親這些消極的話太近乎空虛，她覺得現在需要解決的就是現實問題，所以她豎起了柳眉，憤憤的回答。郎太太却有一種信仰的說道：

「你瞧着，殘暴不仁的國家，那裏會久長？日本現在狼天狼地的橫行不法，但終有一天會失敗的！」

「媽！我要睡了。」

「你就睡在我的懷裏罷！」

露茜閉着小眼睛，低低的說。郎太太抱着他身子，慈祥地安慰他回答。這時四周很靜寂，除了幾個受傷的人兒在呻吟外，那只有夜風中送過來劈劈拍拍轟轟的鎗炮之聲了。露茜聽了炮聲，心中又在悲傷着爸爸和小妹的慘死；同時更懷念着二妹的存亡未卜。她只覺有股子辛酸觸鼻，大顆兒的熱淚會在眼角旁湧了上來。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見陳先生匆匆的走過來。他脅下挾了一條蓆子，還有一條線毯。手裏拎了一把茶壺，一隻盜茶盃。說道：

「你們這樣子坐着，也不是一個道理，我拿條蓆子給你們舖在地上睡罷，口渴的時

候，我給你們茶也預備好了。」

「陳先生！你待我們這樣好，真叫我們太感激您了。」

郎太太再也不想不到那個護士長會這樣的優待她們，一時感激不盡，忍不住連聲道謝的說。露茜對於他過分的關心，心頭倒是引起了猜疑，覺得他所以這樣獨獨的對待我們，在他心中多少是有些兒作用的。但我們在這樣山窮水盡的時候，還有什麼可顧慮呢？於是也向他上道謝，一面鋪了蓆子，把弟弟睡在蓆上，用線毯蓋好。陳先生這回子並不走開，他也在蓆子坐下。望着露茜的粉臉，低低問道：

「你們是從閩北逃出來的嗎？」

「是的。」

「除了你們母女三個人外，還有什麼人沒有？」

「我爸爸和兩個妹妹都死在炮火之中了，……」

露茜淒涼地回答，她忍不住又流下淚來。陳先生見了她海棠着雨似的嬌容，倍覺楚楚可憐，一時也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繼續又問道：

「你爸爸姓什麼，他從前在什麼地方辦事的？爲什麼不早些兒逃避到租界來呢？」

「我爸爸姓郎，他是在閩北學校裏做教員的。因爲我們人口多，經濟能力又很薄弱，所以我們無法逃避。只好讓炮火來毀了我們的家，拆散了我們的骨肉。」

陳先生聽她話聲有些兒哽咽，一時也很難受，望着她默然了一回。方又低低的問道：

「郎小姐從前是在學校裏讀書的嗎？」

「不！我原在普濟產科醫院裏做看護的。」

「那麼你現在仍舊可以去做看護呀！」

「陳先生！你不知道，我在實習產科，根本沒有薪水的，而且還要津貼醫院裏的飯錢呢！因為當初我想學會了產科，便可以有自立的能力。現在我們的家也沒有了，第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的，就是逃到了租界之後，在什麼地方寄身？……」

陳先生聽她說到這裏，也不由微皺了眉尖，代為憂愁的急急問道：

「難道你們在租界裏連一個親戚朋友都沒有嗎？」

「親戚是有幾個的，但他們住的房屋也很狹小，我們怎麼能去打擾人家呢？」

「在急難的時候，那也顧不得這許多。我以為暫時去耽擱幾天，慢慢的另想別法，多少可以鬆一口氣。」

露茜聽了，却並不作答。郎太太望了陳先生一眼，代替答道：

「陳先生！我這孩子就是那分兒高傲的脾氣，要她苦苦的去求靠人家，她情願在馬路上挨苦的！」

「郎小姐倒是個有志氣的人，但是你受了人家好處，不是慢慢兒可以補報人家的嗎？我想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

「常言道：富貴有遠親，貧窮無近鄰。況且這年頭，大家都自顧不暇，我們這樣狼狽

而去，誰都會見了討厭啊！」

「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親戚朋友，首重義氣，有義氣的人，救濟你也來不及，如何還會討厭你們呢？」

露茜聽他這樣說靈機一動，不免又想起了忠花。覺得我和忠花，情同手足，她若知道我死裏逃生，她必定會收留我們到她家裏去的。於是望了他一眼，低低說道：

「陳先生！我拜託你一件事，你明天給我打個電話到普濟產科醫院裏去，找一個史忠花小姐，你跟她說，郎露茜在紅十字會受了傷，她一定會來看望我的。」

「好罷！我明天一定給你代打電話給史小姐。請問郎小姐，您芳名是怎麼寫的？」

「露水的露，草字頭下面一個東西的西字。」

「唔！郎小姐！那麼你們早些兒睡罷！明兒見。」

陳先生點了點頭，一面說着話，一面站起身子，便匆匆的走開去了。露茜覺得這位陳先生的年齡大概在三十左右，臉兒倒也並不生得怎麼的討人厭。雖然他對自己有些過分的關心，然而看他態度倒也相當誠懇熱心，一些沒有浮滑的意思；也許他真是個好人哩！露茜心裏暗暗的想，但郎太太却說出口來道：

「這位陳先生真是一個貴人，他送蓆子，線毯給我們，又拿茶水給我們備好，這真好比雪中送炭，叫我們實在太感激了。」

露茜因為自己是個女孩兒家，當然不好意思發表什麼意見，遂唔了一聲，慢慢地躺倒蓆

子上去了。這一晚郎太太母女三人因為太疲倦了，所以睡得特別香甜。直到第二天七點多鐘，才被一個受傷的人大叫着痛啊吵醒過來。三個人揉揉眼皮，坐起身子，望着東方的天空，朝陽又紅紅的昇起來；郎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

「真像做夢似的，我們這樣的又過一天了。從今以後，你爸爸和妹妹，是永遠沒有再見面的日子了！可憐你爸爸一生忠厚老實，竟會弄得這麼悲慘的結局。……」

郎太太說的話，引逗得露茜又淚如雨下。就在這當兒，陳先生給他們送面水過來。露茜真覺得不好意思，遂感謝地說道：

「陳先生！你這麼客氣，叫我們如何對得起你？」

「沒有關係，郎小姐！我已給你打電話到普濟產科醫院去過了，但他們回答，說史忠花昨天沒有到院，今天也沒有來，叫我遲一點時候再打電話過去。」

露茜一面道謝，一面暗暗奇怪，忠花為什麼不到醫院去呢？這是什麼緣故呢？郎太太却給露茜清洗着臉兒，愁眉苦臉的也猜疑了一回。到了下午，陳先生又來告訴露茜，說一共去了四五個電話，都回說史小姐沒有到院，這不知是什麼緣故？諸位讀者，忠花為什麼不到醫院服務呢？原來她跟了蔡志堅，諸葛雄等已經是踏上了征途哩！所以在露茜心中，又怎麼能猜得到呢？

一天一天的過去，郎太太母女三個人在紅十字會裏過着痛苦的生活。但是一批一批受傷的難胞，只管由戰區裏運輸進來。因此郎太太母女三人連這個苦日子都不能再過下去了，因

爲那時候他們一些輕微的傷已完全復原了。所以醫院當局，不得不向一般傷勢已經全愈了的難胞下逐客令了。郎太太母女三個人自然也是其中一份子，她們想不到偌大一個上海，竟無她們寄身之所。正是大地茫茫，飄泊何處？三個人六行熱淚，急得滾滾地落下來了。

二

郎太太母女三人因爲出了紅十字會之後，實在無處可以安身，所以急得雙淚直流，不知如何是好？護士長陳先生匆匆的走來，他手裏拿了一封信。一見他們三人淚流滿面的神情，似乎非常難過的樣子。遂低低說道：

「郎小姐！我們紅十字會也是出於不得已而叫你們走的，傷人一天一天的增加，全愈的人兒若不出院，那如何住得下去呢？不過我是明白你們的苦衷，你們走後，恐怕是無處可以去安身的。現在我問你們，假使給你們到難民收容所去安頓，不知道你們願意去嗎？」

「陳先生！我們是窮途落魄，無家可歸的一羣可憐蟲，只要有安身之處，那已經是夠歡喜了，如何還有不願意的道理呢？」

郎露茜聽他這樣問，遂連忙把手背擦去了眼淚，欣喜的回答。陳先生見她以手拭淚的動作多少還包含了一些孩子氣未脫的成分，一時更加感到她的楚楚可憐。遂把手裏那封信交給露茜，說道：

「既然你們願意去住的，我這兒有封介紹信給你帶去。這收容所在民國路鐵門旁邊，裏面有個辦事員張之江先生，他是我的朋友。你把這封信交給張先生，他一定會收留你們的。」

「陳先生！你這麼熱心仗義。真不知叫我們如何感謝你才好？」

「陳先生菩薩心腸，將來一定會發財，一定有好報應的。」

郎太太隨了露茜的話，也向他感激得流下淚來回答。陳先生微微的一笑，搖搖頭兒。說道：

「這年頭兒我倒不想發財過好日子，只希望爲國家做些兒工作罷了。郎太太！你們不必說感謝的話，還是早些兒去罷！」

「那麼我們這條蓆子和線毯是應該還給你的。」

郎露茜把蓆子捲攏，又把線毯摺好，還給陳先生。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誰知陳先生搖手，說道：

「這原是我私人的東西，我可以做主意，送給你們吧！因爲這幾天晚上時冷時熱，若沒有毯子蓋一些身體，只怕會受寒的。」

萍水相逢毫不認識的陳先生，他竟會這樣愛護備至的關懷她們。這叫露茜心中由不得也深深地感動起來，因此眼角旁又湧上了淚水。情不自禁的問道：

「陳先生！我們還沒有請教您的大名，您這樣好的對待我們，也讓我們記在心裏，將

來可以報答你的恩典。」

「我叫陳思民，郎小姐！這一些兒人類的互助，也談不到恩典兩個字，我有事情走了，你們快些去罷！」

陳思民說到這裏，他伸手過來，很有和露茜握別的意思。但忽然他把伸出的手，又抬到頭上去抓抓頭髮，紅着兩頰，匆匆的走開去了。郎露茜見他很光明磊落的態度，所以也很敬佩。眼望着他走遠了，方才攙了弟弟，扶了母親，慢慢地踱出了紅十字會。郎太太一路上贊美着陳先生的熱心，覺得他真是我們的恩人。

由紅十字會到民國路的難民收容所，是要經過法租界的大馬路。民國路是法租界和南市的交界路，所以也都有鐵門的。因為這幾天日本飛機毫無目標的轟炸，南市的居民區也有好幾處被炸毀，所以這交界處的鐵門也關起來。每天開放，也有一定的時間，當郎太太母女三人走到鄭家木橋鐵門邊的時候，只見鐵門是關得緊緊的，望到鐵門裏沿民國路的人行道上坐着的都是一般無家可歸的難胞。有幾個難胞，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們要想爬過鐵門來。但這些可惡可殺的安南巡捕，却拿了木棍子，耀武揚威的把他們打了下去，不給他們爬過來，露茜瞧此情形，又焦急又心痛，焦急的是鐵門不知什麼時候開？我們怎麼能走過去？心痛的是這些安南巡捕本身已經做了亡國奴，而我們中國的同胞，還要被亡國奴來欺侮，這無怪國父說中國是已到了次殖民地的地位了。國人若再不努力奮鬥，來達到國際上自由平等的目的，則中國的前途實在是太危險了。所以這次戰爭，實在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露

茜這樣想着，她把家破人亡的痛苦暫時忘記了，她希望中國能得到勝利，把日本打敗，趕出在中國的土地上，那麼中國老百姓縱然粉骨碎身，受盡千辛萬苦，也不算這麼冤枉了。郎太太見露茜呆呆的站着，遂憂煎地問道：

「我們不能過去嗎？這鐵門什麼時候才能開呢？」

「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開？我想終有一個時候會開的，我們等着罷！媽！你吃力嗎？到那邊牆腳旁去坐一回吧！」

露茜搖搖頭，低低的回答。郎太太也覺得兩腿酸汪汪，因為她是一雙纏繞過的小足，走了這一陣子路，足尖實在很疼痛了。當下點頭說好，遂也顧不得羞恥，在鐵門邊的牆腳旁蹲身坐下。露茜拉了姊姊的手，望着鐵門裏要爬到外面來的人兒，奇怪地問道：

「姊姊！我們要想過去過不去，他們爲什麼還要爬過來呢？」

「也許他們的家是住在外面的，說不定他們去探望朋友親戚，因此被關進到裏面去的，這和我們要到難民收容所去安身，當然是不同的了。」

露茜想了一回，才猜測地回答，正在這時，忽然見兩個男子，抬了一個竹籬，匆匆走到鐵門旁來，竹籬裏面都是大餅，大概是什麼慈善人家來救濟鐵門外這般無衣無食難胞的，因爲鐵門關着，這兩個男子就把大餅一五一十的拋了進去。可憐鐵門裏這般難胞，也許有餓了幾天沒吃的，所以大家爭先恐後的搶啊奪啊！有幾十個小孩子，他們爲了飢餓而奮鬥，甚至於打架起來，露茜看到了這一幕情景，她非常傷心。但此刻已經上午十一時了，快近午飯的

時分。而她們母女三人還沒有一些兒東西，下過肚子，所以見了這焦烘烘香噴噴的大餅，他們腹中也會噁哩咕嚕的吵了起來。郎太太忍不住對露茜說道：

「露茜！我們也是難胞，我們能不能問他去討幾個大餅來吃呢？」

「媽！我們還有些錢呢！我給你去買來吃罷！」

可憐露茜是個多麼高傲脾氣的姑娘，她如何肯忍氣吞聲伸手去問人家討大餅吃呢？因為她們到底是才做流浪的人兒啊！所以再也老練不出臉皮來。遂皺了眉頭，表示為難的樣子，低低的說。郎太太老年人當然有她的忖頭，因為袋內僅僅剩下的念五元錢，如今已被無賴騙去了一元錢，只有念四元了，這些錢真所謂是命根錢一樣，用去一個，就少去一個。能夠可以節省不用的話，那麼還得防防要緊關頭的時候，所以對於露茜主張去買了來吃的話，表示大不贊成。遂望了女兒一眼，嘆了一口氣，低低說道：

「事到如此，你還怕什麼難為情呢？我們到此地步，和乞丐又有什麼分別？你怕惶恐，坍台，那麼我去問他們討罷！」

「媽！你……別去，我去，我會去的！」

露茜聽見母親這樣說，一時沒有了辦法，只好含了眼淚，急急的阻止母親站起身子來。露清也連忙說道：

「姊姊！你也別去，我去罷！」

露清說着話，已很快的奔了上去。他一個八歲的小孩子，真也可憐得很，賠了笑臉，伸

了手兒。低低的說道：

「先生！謝謝你，我們也是難民，給我們幾個大餅吃吧！」

「他媽的！你這小鬼！也來冒充難民嗎？」

那個男子見了露清，不但不給，反而伸手，拍的一聲，量了他一個巴掌，還大聲地罵着說。露清到底是個小孩子，因此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郎露茜在這個時候，如何還能忍得住不走過去？遂匆匆奔到他們面前。急急的說道：

「你們不能動手打人呀！我們確實是從閘北炮火中逃出來的難民，他並沒有說謊呀！你瞧，我們的娘還在那邊呢！」

那兩個男子一聽一個姑娘來代為辯白，遂向她望了一眼。這裏又是女子生得美麗佔一些便宜了，因為露茜生得是個很漂亮的臉蛋兒，所以那兩個男子就不免色迷迷起來。一個故意吃她豆腐說道：

「你們既然是難民，為什麼不到鐵門外面去呢？」

「我們是從紅十字會裏剛出來的，這裏有封介紹信，我們原預備到難民收容所去安身的。」

郎露茜爲了要想問他們討幾個大餅，所以不得不從實的向他們告訴，還取了陳先生的介紹信給他們看，是要他們相信自己也是難民的意思。他們像煞有介事的看了信，點點頭，兩人互相望了一眼，嘻嘻的一笑。一個說道：

「小王！這個姑娘無家可歸，還是你收留去了做個家主婆吧！模樣兒挺漂亮的，這種便宜貨樂得享受啊！」

「假使她一個人，我倒杭一記，但還有一老一小要跟了來吃，那我可吃不消呀！小金！還是你把他們收留吧！機會錯過了可惜的。」

郎露茜聽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竟把自己大吃豆腐，一時又羞慚，又悲憤。遂恨恨的把信奪了回來，逗給他們一個白眼。說道：

「你們是在救濟難民呢？還是在調戲良家婦女？我覺得你們這種人心肝全無，根本不是人養的畜生！」

「啊！什麼？你這小姑娘已經做了難民，還敢開口罵人嗎？」

「難民就不是人嗎？你們胡說白道的放屁！難道是應該的行爲嗎？我看煞你們無非是兩個伙計而已，不要神氣活現，又不是你們出的錢來救濟，不吃你們大餅，難道會餓死給你們看不成？弟弟！我們走！」

郎露茜忍無可忍，她氣得身兒發抖。一面恨恨地罵着，一面拉了弟弟的手兒，回身就走。這兩個男子其中一個，似乎覺悟到自己的行爲不好，遂拿了五六個大餅追上來。說道：「小姑娘！火氣不要太大，我們跟你說着玩玩打什麼緊呢？大餅快拿去吧！你們餓死在路上，倒是我們傷陰騷了！」

露茜這時肚子實在餓極了，他見了大餅，早已翻身奔上去拿接。但露茜心頭是滋長了悲

哀的意味，她覺得那男子後面說的話至少是包含了譏諷的成分。雖然她想阻止弟弟不要拿，但弟弟已經接了過來。遂嘆了一口氣，管自的頭也不回走到母親身旁來。憤憤的說道：

「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社會？我們從今以後，就永遠見不到光明的了。」

「媽！這大餅還熱的，你快吃吧！姊姊！你不要難過了，吃了大餅再說吧！」

露清却不明白姊姊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奔到母親面前，把大餅分給郎太太吃，一面又拿一個給姊姊，急急的說。然後自己把大餅咬在口裏，正是吃得津津有味。郎太太也不理會露茜的話，低了頭兒吃大餅，可憐露茜見了母親和弟弟的樣子，她的眼淚滾滾地掉落下來。暗想，這是侮辱換來的大餅，吃在嘴裏是多麼辛酸啊！唉！鬼子害得我這麼苦，我若沒有母親弟弟的話，我情願死，我情願奔進戰場跟鬼子去拚死！

不知那裏播送過來一陣唱讚美詩的歌聲？聽到了露茜的耳朵裏。抬頭望去，原來對面高大的房子，還是一個教堂。此刻從窗門口送出來的歌聲詞句，正是：

「主死十字架上，因為愛憐你，……主要救你，主要救你，主要救你現在？……」

「轟轟！軋隆隆！蓬！蓬！」

然而在讚美詩的歌聲中，忽然又滲和了大炮聲，飛機聲，炸彈聲，不絕於耳。郎露茜聽了，心中自然非常的感觸。覺得同樣的是在上海一偶之地，一面是炮火連天，家破人亡；一面却還有這麼多信徒們安安閒閒的唱着耶穌讚美詩。主要救你現在，他在救誰呢？我們在這個環境之下是否要主耶穌來救一下呢？但事實上我們得到誰的救助呢？露茜心中這樣想着，

她一切都感覺空虛，她認為只有用自己的血和肉，去和敵人拚命，這才是現實的收獲。

正在呆呆的痛思，忽聽有人高喊一聲鐵門開了。於是露茜便驚覺過來，抬頭望去，只見兩個安南巡捕，果然把鐵門拉開了。這時候的秩序就顯得相當混亂，鐵門外奔進去的也有，鐵門裏奔出來的也有。露茜連忙說道：

「媽！弟弟！你們拉着我身子，不要走散，我們趁這時候快進去罷！回頭鐵門又關起來，不知到什麼時候才開哩！」

「好！我們走！」

郎太太鼓作了勇氣，站起身子，一手拉了露清，一手拉了露茜，隨着衆人走向鐵門裏去。在走進鐵門之後，方才定心了一些，露茜抬頭見到四明公所的大門開着，兩旁豎着竹竿，中間有橫匾一塊，寫着南市第三難民收容所的字樣。暗想，這年頭兒，人和鬼就住在一處了。但終比住在露天裏要好得多，於是母女三人走了過去。看門的職員把露茜攔阻了，問道：

「你們做什麼來？」

「我們找張之江先生，他在那裏？請您通報一聲好嗎？」

露茜含了微笑，低低的回答，那職員聽了，遂叫他們等一等，他便走進裏面去了。不多一回兒，走出一個年約四十左右身穿西裝的男子來。那個職員指指露茜三人，說她們就是找張先生來的。那個張之江見露茜等三人並不相識，正欲問話，露茜開口便說道：

「你這位是張先生嗎？我們是陳思民先生介紹來的，這裏還有陳先生一封信。」露茜說到這裏，把一封信又交到他的面前。張之江聽了陳思民三字，一面接過，一面哦了一聲，把信拆開，看了一遍。忽然眉頭一皺，表示很爲難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兒收容所早已客滿，那可怎麼辦呢？」

郎太太聽了這話，急得雙淚直流，愁眉苦臉的向他苦苦哀求。說他們家已被毀，丈夫也已死去，實在無處安身，請張先生千萬發個慈悲心才好。張之江點點頭，一面向她們招手，說且進裏面來，我給你們想想法子看。郎太太千恩萬謝的謝個不了，一面和露茜姊弟跟着張先生走進賬房間。張之江似乎職位很高，他在寫字檯旁大模大樣的坐下來。一面把信紙又看了一遍，一面抬頭向露茜望了一眼。問道：

「你們是母女嗎？」

「是的，我們從開北炮火中受傷逃出來，先在紅十字會裏住過幾天的。」

郎太太點點頭，眼淚鼻涕的搶着回答。張之江接着又問道：

「你們和陳先生是親戚嗎？」

「不是，……」

郎露茜不便說謊，遂搖頭否認着說。張之江笑了一笑，瞟了露茜一眼。說道：

「可是陳先生信上却寫着是舍親呢！」

「陳先生真是好人，他熱心仗義，有俠士風度，實在太令人感激了。我想張先生是陳

先生好朋友，一定也有慈悲心腸，會收留我們可憐娘兒三個人吧！」

郎太太見女兒聽了張先生的話，兩頰浮現了紅暈，並不作聲。於是連忙用了奉承的口吻，向他央求地回答。張之江點點頭說道：

「你們確實很可憐，我也非常同情你們，況且又有我好朋友的介紹信，那我當然想辦法收留你們。根富！前面那間屋子裏還有空地位嗎？你去看看。」

「有一個空地位的，昨天那個姓沈的老頭子剛剛死了搬去的。」

張之江一面回答，一面向正在掃地的茶房問着說。那個根富抬起頭來說，表示不必去看已經知道的意思。露茜聽這是死人睡過的地位，不由吃了一驚，緊鎖了翠眉。問道：

「不知道那個人是患什麼病死的？」

「是被飛機上開機關鎗打傷的，沒有關係，不是生什麼癆病，不會傳染的。因為血流多了，上了年紀的人受不住，就死了。」

根富茶房似乎懂得露茜的意思，遂向她滔滔地告訴。張之江見露茜顯出哀怨的神情，却也令人感到嫵媚的風韻。遂安慰她道：

「郎小姐！現在地位實在沒有空，所以只好委曲你們暫時住幾天，等有好的地位空出來，我一定給你掉換是了。」

「張先生！你太客氣了，怎麼說委曲兩字呢？我們有地方可以安身，已經是很感謝你幫忙的了。」

郎露茜聽張之江這樣一說，心中倒很覺不好意思，遂含了微笑，低低的回答。張之江又向根富吩咐道：

「你去打掃打掃清潔，四面澆一些臭藥水消毒，比較衛生一點。郎太太！你們在這兒先坐一回吧！」

「張先生！你真好，要你費心了。我們碰見的都是好人，這也是老天可憐我們吧！」根富答應着，便走出去了。這裏張之江想到了似的，親自給他們倒了兩盃茶，放在桌子上。郎太太拱着雙手，她感動得又撲簌簌地流下眼淚來。張之江很同情的問道：

「你們在租界裏沒有親戚朋友嗎？」

「這個年頭兒，大家都自顧不暇，假使去找親戚朋友幫忙，也只有遭人家白眼而已，所以我們也不願多此一舉。」

郎露茜低低回答，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顯得很悲痛的樣子。張之江取了一支煙捲燃燒着，想了一回。說道：

「但是住在難民收容所，這也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你們以後的生活，將怎麼辦呢？」

張之江這兩句話，倒是把她們母女問住了。一時憂煎得淚流如雨，默不作聲。過了一回，郎露茜才勉強忍住淚水；低低的說道：

「我想慢慢兒終要找工作做，然後另外再租房子居住。我明白這兒四明會館當作難民

收容所，也無非臨時性質，決不會維持長久的。」

「郎小姐讀書讀到什麼程度？從前辦過事情嗎？」

「只有初中畢業，我在產科醫院裏只有做過三個月的看護，所以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經驗。張先生！你有機會給我留心留心，給我介紹一個職業做，只要有口苦飯吃，那我就感恩不盡的了！」

郎露茜見他很關懷熱心的問着自己，於是把他當做長輩看待的，向他低低的懇託。張之江點點頭說道：

「好的，我有機會一定給你介紹，你們暫時的就安心在這兒住下罷！」

郎太太聽了，又千恩萬謝的向他先謝了起來。張之江連說不要客氣，這時根富進來，說已經收拾清潔了。張之江親自陪送她們母女三人過來，這個屋子本來是陳設神主牌位的，現在四面都住了難民，平常日子是陰森森，冷清清的可怕，但如今却顯得鬧鬧的了。張之江給她們指定了睡的地位之後，方才告別出外。

這時許多難民，見了新來的郎太太母女三人，大家都來探問。在互相訴苦之下，有的流淚，有的嘆氣，有的更哭了起來。露茜想到昨夜是在紅十字會睡的，今天就流浪到四明公所來；但再過幾天，又不知要流浪到什麼地方去？越想越悲傷，越想越痛心。她暗暗說道：我們難道是生了乞丐的命運嗎？假使真的沒有出頭的日子，我情願死，我情願死了乾淨，再不願在這黑暗私利的社會上丟臉受苦。

黃昏又降臨了大地的時候，許多難民在屋外天井裏都燒飯了。他們沒有爐子，沒有鍋子，用幾塊青磚砌成了一只風爐似的，用洋鐵罐子當做了鍋子。在垃圾堆中拾了破紙屑當做柴燒，此情此景，實在慘不忍睹。郎太太和露茜還有些糊裏糊塗的，到此才明白這兒和紅十字會不同，是沒有供給粥湯喝的。郎太太愁眉苦臉的說道：

「我們怎麼辦呢？沒有米，沒有柴，還是去買些大餅油條來當夜飯吃吧！露茜！你說好嗎？」

「也好，還是買些吃罷！」

露茜點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郎太太伸手在袋中正欲摸錢的時候，忽然隔壁那個小孩子匆匆從外面奔進來，手裏捧了四五個大餅，走到他娘面前。笑嘻嘻說道：

「媽！外面鐵門邊又在發大餅了，我拿到了五個，你快吃吧！」

這消息聽到這般難民的耳朵裏，大家都喜之欲狂，遂一窩蜂兒般的都奔出去了。露清見那個孩子，也只不過近十歲光景，竟有五個大餅可以拿，於是也跳起身子。說道：

「媽！我也去拿五個來給你吃罷！」

露清說着話，也不等母親姊姊回答，就急急的奔到鐵門旁去了。露茜欲想叫住他，但他怎麼理會呢？露茜又覺得放心不下，因此只好跟着弟弟追出去了。郎太太眼瞧着姊弟兩人去遠，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深長地嘆了一口氣，眼淚忍不住又撲簌簌的滾落下來了。就在這時候，那個張之江手裏拿了兩隻很大的麵包，含笑走過來。望了郎太太一眼，說道：

「郎太太！這兩隻麵包，你們放着吃罷！我知道你們刀沒刀，鎗沒鎗，自己是沒有辦法燒飯吃的。」

「張先生！你太好了，叫我們拿什麼來報答你才好呢？」

常言道：雪中送炭世間少，錦上添花最風行。在困難之中，郎太太覺得所遇到的都是熱心仗義的好人，她心中是如何不要感動呢？因此含了熱淚，誠懇的回答。張之江連忙含笑說道：

「郎太太！你不要客氣，我們人類稍盡互助義務，這是應當的事情。再說你們是陳先生介紹來的，我也得特別照顧才是啊！咦！郎小姐和她的弟弟呢？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哦！他……他……們出去買些兒東西，就回來的。」

郎太太不好意思說她們姊弟兩人去拿大餅的，所以吱吱唔唔的只好圓了一個謊回答。張之江點點頭，又問道：

「郎太太！你這位小姐多大年紀了？」

「還只有二十歲哪！她的弟弟還只有八歲，我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真是老的老，少的少，以後也不知道怎麼樣過活才好？」

郎太太聽問，又勾引起無限的心事，愁眉苦臉的回答。張之江沉吟了一回，也微微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見你們也不是受得起苦的人兒，所以這樣挨下去，也終不是久長之計。郎太太！你也得有個打算才是啊？」

「事到如今，吃不了苦也得吃，又有什麼辦法呢？早知如此，倒還是被炮火燒死了乾淨得多。這年頭兒做人又有什麼滋味呢？……」

兩人正在說話時，忽然見露茜領了露清匆匆的回來了。露清滿嘴鮮血，嗚嗚咽咽的哭進來。郎太太吃了一驚，連忙急急問道：

「啊呀！這……這……是怎麼一回事？竟滿口的鮮血呀！」

「沒……沒……什麼，弟弟走路不小心，跌了一交，嘴唇皮跌破了。」

郎露茜一見張之江也在這兒，心中又急又羞，緋紅了臉兒，只好這樣的回答。但露清是個八歲小孩子，他怎麼懂得姊姊所圓說的意思呢？還氣憤憤的罵道：

「斷命這不要臉的小浮屍！我把大餅已經拾到了手，他竟用強來搶奪我，還推我跌了一交，嗚嗚！嗚嗚！」

郎露清邊說邊哭，哭得十分的傷心。郎太太和張之江方才明白了，可憐露茜惶恐得無地自容，低了頭兒，只有連聲嘆氣。郎太太也啞口無言，因為自己剛才說她們姊弟買東西去，謊話拆穿了，這不是很難為情嗎？張之江却摸了露清的頭兒，慈祥地說道：

「小弟弟！不要哭了，你是一個文弱的孩子，你怎麼有氣力去搶奪這些大餅呢？下次不要去拿，我給你們送來兩隻麵包，你們馬馬虎虎當作夜飯吃了吧！」

「張先生！我們怎麼好意思吃你的東西呢？」
 郎露茜趁此機會，抬起頭來，瞟了他一眼，很感激的說。之江微微的一笑，搖搖頭說道：

「那沒有什麼關係，郎小姐！你不要客氣罷！可憐小弟弟滿口的鮮血，我去拿開水來給他漱漱口吧！」

「張先生！我跟你去拿好了，不要再勞你的駕了。」

郎露茜不好意思叫人家再拿來拿去的服侍我們，所以一面說，一面跟着他走到賬間房去了。這裏郎太太很肉疼的把露清抱在懷內，偎了他的臉，流着眼淚。低低說道：

「苦命的孩子！真是太可憐了。」

「媽！這都是日本人害我們的，我長大起來，一定要報仇！」

母子兩人說着話，露茜拿了一把茶壺，一隻茶盃，匆匆走回來，先倒了一盃給弟弟漱了口，然後和郎太太各喝一盃，露清已把麵包扯了好幾塊，分給母親和姊姊，大家吃着軟綿綿的麵包，真有說不出的香甜。郎太太感嘆地說道：

「我們在這樣山窮水盡的環境之下，終算還有這香噴噴的麵包可以充饑，這不得不感謝張先生的恩典，世界上好人到底也不少啊！我們碰見的都是貴人哩！」

郎露茜沒有回答什麼話，她心中却在暗暗的想，張先生的年紀雖然比陳先生大上十幾歲光景，可是他一切的言語和舉止，似乎不及陳先生來得老成而規矩，我想陳先生的幫助我

們，確實是一片俠義心腸。對於這個張先生，那就有些另外的作用了。剛才我跟他去拿取茶的時候，他對我說的話，至少是包含了一些調戲的成分。我在這個環境之下，真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要想翻臉不可能，也只好承受着默不作答。唉！身為女子真是太薄命，已經是到了這個苦盡苦絕的地步，還有這般喪失心肝的人兒來欺侮我們呢！露茜想到這裏，實在難以把麵包咽下去，兩行熱淚忍不住又滾滾地落下了粉臉。

光陰匆匆的過去，在活地獄似的難民收容所裏，一忽之間，郎太太母女三人已經住了一星期了。在這一星期的日子中，張之江待她們特別的好，不是送茶送水，就是送麵包大餅等食物，有時候還拿罐頭牛肉來給她們吃。露茜對於他越送得殷勤，她心裏也越是担着憂愁。這天下午五點鐘光景，張之江拿了一個紙包笑嘻嘻的走過來。說道：

「郎小姐！我覺得你身上這件旗袍再也不能穿下去了，所以我給你剪了一塊花洋紗來，我此刻陪你去成衣舖裏量量尺寸，趕快製成了換身才是。」

「哦！謝謝你，不知多少錢？我付給你。」

露茜覺得自己沒有衣服換身，確實也是一件苦惱的事情。因為這樣下去，自己真的要變成乞丐模樣了。所以見了那件衣料倒也很歡喜，不過又怕受人家恩惠太多了，一個女孩兒家有什麼可以報答人家呢？所以她芳心裏又不免感到了憂愁。遂顯現了一副尷尬的面孔，低低的說。張之江搖搖頭，連忙說道：

「貴不了多少，我是送給你的，不用你付錢哩！」

「我們已受了張先生很多的好處，心裏真覺得不安，怎麼好意思再叫你破鈔買衣料呢？」

「你何必太客氣呢？我們算來是個同鄉人，在客地遇到了同鄉，尤其在什麼患難之中，那我們不是和自己人差不多嗎？」

「露茜！張先生既然這麼說，我們還是從實收的好。反正我們有了出頭的日子，可以慢慢兒的報答張先生。」

郎太太是一味的認爲之江是熱心好人，所以在旁邊低低的回答。張之江很得意的聳聳肩，微笑着說道：

「郎太太這話不錯，你就別客氣了。等我明兒有了錢，我再給郎太太和小弟弟也做些衣料來換身哩！」

「不！我們是不用了。」

郎太太聽了，慌忙笑嘻嘻的回答。張之江又催露茜一同到成衣舖去，露茜於是跟着之江走出難民收容所來。兩人走在人行道上，之江向露茜望了一眼，低低嘆口氣說道：

「郎小姐我覺得你身子一定怪腌臢的，非洗個浴不可吧！」

「等衣服做好了再洗吧！沒有換身的衣服怎麼辦呢？」

郎露茜低了頭兒，赧赧的回答。張之江沉吟了一回，眸珠一轉，計上心來，遂連忙說

道：

「我有辦法可以向我親戚去暫時借一件衣服來給你換身，你說好嗎？我親戚家裏離此不遠哩！」

「那可不必了，況且又到什麼地方去洗浴呢？」

「郎小姐！你瞧，前面不是有個小客棧嗎？我給你去開個房間好了。因為我覺得你身子已有些發臭，你不要計氣，我在你身旁一同走着，臭氣很難聞哩！這樣在夏天的季節，對於衛生也大有妨害呢！」

可憐郎小姐本來是個最好潔的姑娘，她在夏天裏每日非洗浴兩次不可。現在差不多有十多天沒有洗浴換衣，這如何不要發生汗臭了呢？郎露茜是個多麼美麗的姑娘，在醫院中史忠花有時候親着她吻着她，說我的小妹妹真是香人兒，不要說男子歡喜，就是我們同性的人見了也沒有一個不喜愛呢！誰知道一個香人兒，如今被張之江說她全身已發臭了！郎露茜聽了，心中是多麼的羞愧和悲痛呢！她緋紅了兩頰，垂下了頭兒，却不知怎麼的回答才好？張之江遂拉了她的手兒，繼續說道：

「郎小姐！你不要遲疑了，還是跟我進去吧！」

這時候的郎露茜，還有什麼勇氣拒絕他呢？遂默默無語的終於被他拉入那家小客棧裏去了。在小客棧裏開了一個房間，張之江付了房錢，向露茜說道：

「郎小姐你吩咐茶房倒水洗浴罷！我此刻就給你到親戚家裏借衣服去。」

一張先生！那麼你索性把短衫褲子也借一套來罷！一切勞你的大駕，我將來一定好好

兒謝你。」

張之江點點頭說好，他便匆匆的去了。這裏露茜吩咐茶房倒了水來。她把房門關了，好兒的洗了一個浴。當她洗畢浴之後，全身真覺得有說不出的舒服，但忽然想到回頭張先生來了，我怎麼開門見他呢？她沒有辦法，只好把醜醜短衫褲子穿上了。正在這時，門外果然有人篤篤的敲門。露茜遂忙把房門開了，但只開一半，伸出手兒去。說道：

「張先生！謝謝你，你把衣服交給我，請你在門外等一回，讓我換上了衣服，你再請裏面坐罷！」

郎露茜話還沒有說完，不料張之江却自說自話的已推門進來，他色迷迷的樣子，望着露茜嘻嘻一笑。覺得浴後的露茜，好像出水芙蓉，白裏透紅，臉兒又彷彿剝出雞蛋的樣子。他心裏蕩漾了一下，一面伸手關門，一面走了上去。說道：

「郎小姐！我給你衣服鞋襪都拿來了，你可以換了。」

「張先生！謝謝你，那麼請你到外面去等一回好嗎？」

張之江這種情形和舉動，露茜心頭已經別別亂跳，感到分外的吃驚，但她表面上還鎮靜了態度，含了笑容，低低的說。不料張之江把衣服紙包在桌上一放，他撲的一聲，竟在露茜面前跪了下來。露茜知道事情不妙，緋紅的臉兒，故作莫名其妙的樣子。急急說道：

「張先生！你……你……這是做什麼呀？」

「郎小姐！我……我……一見到你，我心裏就非常的愛你，我……我……現在誠誠懇

懇的向你求婚，你肯答應嫁給我嗎？」

郎露茜聽他這樣說，雖然心中是非常的憤怒，但却不敢顯形於色。只怕他用強迫手段來侮辱自己，自己難免就要吃虧了。於是平靜了臉色，微微的一笑。說道：

「張先生！你還沒有結過婚嗎？」

「我這麼大年紀了，沒有結婚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只不過我的妻子死了多年，還沒有續絃，所以我要娶你爲妻。假使承蒙答應，我們就可以同居一處，而且還可以負擔你母親和弟弟的生活，這樣你們也再不會吃苦了。」

「張先生！我很感激你這麼愛我，但這問題很重大，能不能讓我考慮一下，問過了母親之後，再答覆你好嗎？」

三

張之江這傢伙雖然已經是個四十朝外的男子了，但色迷迷還是十分的好漁色；他見郎露茜窮途落魄，遂故意顯出熱心關懷的樣子，慷慨解囊的剪了衣料，引誘露茜出外，把露茜哄騙到小旅館內去洗浴換衣服。郎露茜原是個極其精細的姑娘，她對於張之江本來就存了一

分兒戒心，因為她覺得張之江的行動和言語，沒有像陳思明那麼的誠實真摯。所以對於之江的互助，原也不大願意接受。無奈露茜偏偏又是個好潔的姑娘，在這盛夏的季節竟然半個多月沒有洗浴換衣，這全身是多麼腌臢不舒服呢！所以之江利用這一點，露茜終於是上了他的圈套。

當時露茜見之江好像是隻瘋狂了狗兒般的，竟向自己直撲抱過來，她心中自然又急又怕。灰白了臉色，連忙把身子一閃，她很靈活的躲避了過去。張之江撲了一個空，身子幾乎跌了一交。遂回過身來，望着露茜有些氣喘喘的樣子。說道：

「郎小姐！我……我……這樣癡心的愛你，你……你……難道不答應我嗎？」

露茜認為在這種畜生面前，是無理可喻的，所以她也並不作答，就翻身奪門而走。張之江如何肯放過她？遂搶步拉住了她。欲攔住她腰兒，強行非禮。露茜在這個時候，氣得柳眉倒豎，粉臉鐵青，一時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勇氣？伸手在他頰上拍的一記耳光。張之江冷不防挨打，心頭一驚，把攔住她腰肢的手兒鬆了下來。露茜趁此機會，一個翻身，便向小旅館門外飛也似的奔出去了。

是因為心慌意亂的緣故，可憐露茜在小旅館門口還絆了一跌，不過她此刻已忘記了跌痛，很快的爬起身子，又三腳兩步奔回到難民收容所裏來了。郎太太見女兒回來，她因為沒有知道女兒在外面是受過這樣的委曲。所以笑嘻嘻的說道：

「露茜！你量了衣服尺寸回來了嗎？不知這衣服幾時可以拿取呢？張先生真是個好

人，我們真不知如何的感謝人家才好呢？」

「唔！好人！真是太好了！」

露茜在蓆子上坐下了，綑住了粉臉，似乎怒氣沖沖的回答。露清望着姊姊的臉色有些兒異樣，這就搖撼了他一下肩膊。問道：

「姊姊！你怎麼啦？為什麼一臉不高興的樣子？難道被人家欺侮過了嗎？」

露茜想不到竟被年幼的弟弟會一語道破了自己心中的不如意，這就心頭感覺一陣子悲酸，眼淚便滾滾地落下來了。郎太太被女兒一哭，心中也奇怪起來。遂急急的問道：

「露茜！你……你……到底爲了什麼緣故呢？快些兒告訴我聽呀！」

「媽！知人知面不知心，這話真是太不錯了。」

郎太太聽女兒嗚嗚噎噎的從哭泣聲中說出了這兩句話，顯然是話裏有骨子。一時皺了稀疏的眉毛，又急急的問道：

「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張……先生……欺侮了你嗎？」

「……」露茜點點頭，却並沒作答。

「啊呀！他……怎麼樣欺侮你呢？」

郎太太不免急起來，啊呀了一聲問她。露茜因爲怕這事情傳揚開來，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又很難爲情，遂附了郎太太耳朵，低低的告訴了一陣。郎太太聽了，氣得呆呆地半嚮說不出話來。良久之後，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想不到張先生待我們好，完全是有意不良存心的目的；他已活到這麼一把年紀了，還如此的不老實，這世界上的人真是太少了！」

「姊姊！你不要傷心，張先生既然不是個好人，我們以後不要理睬他好了。他送東西給我們吃，我們也不要他好了。」

露茜聽弟弟一知半解的勸告自己，遂也收束了眼淚。母女倆人，覺得這年頭兒，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真正肯幫助人家的人能有幾個呢？所以郎太太倒又想起了陳思明先生，說陳先生和我們素不相識，他竟然送我們蓆子和線毯，並又介紹我們到難民收容所來安身，這種熱心仗義的人，才可算是真正的好人！露茜因為自己是個女孩兒家，所以不便發表什麼意思。默默地只管想了一回心事，覺得我和張之江既然發生了破裂，那麼他當然是要懷恨在心，說不定對我們還有不利的行動。所以最好辦法，我們就是要離開這兒。不過茫茫大地，又到何處去安身好呢？一時愁眉不展，長吁短嘆，想到往後的日子，真不知如何的過活？痛定思痛，忍不住又暗暗地流下眼淚來。

天色慢慢黑下來，已經是七點鐘光景了。郎太太母女三人正在吃着大餅油條當作晚飯，忽然見張之江一本正經的走了過來，用了驕慢的態度。說道：

「郎太太！你們這兒的地位已經另有別的難民來居住了，請你們馬上就遷移到別地方去罷！」

郎露茜一聽他這樣說，明知他是公報私仇，故意來為難我們。一時心頭更加的憤激萬

分，站起身子，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這是什麼話？請問這兒是否是難民收容所？我們母子三人是否也是難民？另有別
的難民，我不明白他們是特別難民不成？他們來了，我們就得讓他，這究竟是什麼
公理？你到說給我們聽聽。」

張之江被露茜這樣的一責問，一時倒也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暗想，這個小賤人的口才
倒也厲害，我非給她一個下馬威不可。這就瞪着眼睛，喝道：

「這兒沒有什麼公理可說的？據我調查結果，你們並非是真正的難民，原是馬路上的
教化子而已；而且你們行動不很正常，這兒收容所內，自從你們進門之後，時常有
東西失竊，看來一定是你們偷取的。所以我們這裏是決不能收留你這三個害羣之
馬，再不許嚕哩嚕囉，還是識相一些，快給我早些兒滾罷！」

「放你臭屁！你這無恥的奴才！你自己是個下流東西！你還敢來侮辱我們的名譽
嗎？」

郎露茜的憤怒，已超過了一切的悲哀和傷心。她咬緊銀齒，明眸中好像要冒出火星來的
神氣，氣呼呼的回罵着說。張之江聽了，當然惱羞成怒，他伸手把露茜狠命的一推。露茜的
身子，本來瑟瑟地發抖，所以被他一推，這就站腳不住，身子向後跌了下去。但張之江還心
有未甘的樣子，預備趕上去用腳踢她。早被郎太太攔上去阻住了他，又急又氣又哀求似的說
道：

「張先生！你……你……不能倚勢欺凌我們呀！你……怎麼能動手打人呢？我們已經被敵人毀了家庭，你叫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去呀？你……做人要公正一些，你……打我們可憐這一老一小的弱者，你……也沒有什麼威風呀！」

「你這老娼婦！我打了你便怎麼樣？」

張之江這時候還講什麼人道正義兩字，他扯破了面皮，大發獸性。一面暴跳如雷的罵，一面伸手在郎太太頰上拍拍兩記耳光。郎露茜覺得這世界太暗無天日了，無怪日本人要打進中國來，因為中國人實在太沒有知識了。她猛可跳起身子，迎了上去。嬌喝道：

「你這無恥王八！你利用職權來欺壓我們難民嗎？我們大家到警局裏去評個道理！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什麼警局不警局？你們給我滾出去！你這小賤人！莫非還要來嚐嚐老子拳頭的滋味嗎？」

張之江一面說，一面惡狠狠的把衣袖一捲，預備動手要打她的樣子。郎太太活了這麼年紀，還挨了兩記耳光。心中灰痛到了極點，明知自己勢孤力單，和這豺狼成性的畜生爭吵，決無公理可說。並且又恐怕露茜被他侮辱，吃了眼前虧，也是很犯不着。這就把露茜拉過一旁，流淚說道：

「露茜！這兒沒有真理，我們不必同他說話。既然他叫我們走，我們就走好了。張先生！不過今天已經夜了，能不能再給我們住一夜？明天一清早就離開這兒好不

好？」

「不能，不能，一小時一刻鐘都不能挨下去，馬上給我滾！」

「媽！我們走！」

露茜覺得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在這兒給他侮辱下去，於是把地上蓆子一捲，挾了那條線毯，向外就走。露清在旁邊，起初是唬得嗚咽地哭泣，此刻他胆子也大了。一手拉了母親，一面跟了姊姊向外面走。口裏恨恨的罵道：

「這個黑心人！將來沒有好結果的！」

「他媽的！你這小雜種！你開口罵人！」

張之江還兇巴巴的追上去，似乎恨不得還要把他們吞吃下去的樣子。郎露茜只裝沒有聽見，她們母女三人匆匆奔出了難民收容所的大門。只見天空是黑漆漆的，遠處隱隱約約還響着鎗炮之聲。滿街的都是那些無家可歸的一羣，鳩形鵠面，真是淒涼滿目。露茜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眼淚又大顆兒的滾落下來。郎太太哽咽着聲音，邊泣邊說道：

「我們到什麼地方好呢？」

「媽！陳先生是好人，我們還是找陳先生去，要求他來救救我們罷！」

露清抬了滿頰是淚的小臉，望着母親低低的說。郎太太覺得兒子這話倒也不錯，我們在這環境之下，除陳先生之外，還有誰來同情我們可憐我們呢？於是收束了淚痕。說道：

「露茜！你弟弟的意思也很不錯，我們還是找陳先生去罷！但不知道鄭家木橋的鐵門

有沒有開着呢？」

「媽！你別聽弟弟的孩子話，這年頭兒，大家都是自顧不暇，陳先生不是已經幫助過我們了嗎？若再去麻煩人家，我覺得太不好意思。也許人家也沒有力量，這不是反使人家感到爲難嗎？」

露茜心中却不以爲然的回答，她心裏也有一層考慮：因爲自己是個姑娘，陳先生是個男子，這自然要避一些兒嫌疑的。郎太太聽了，急得愁眉苦臉的樣子，雙淚交流。說道：

「那麼我們到何處去安身好呢？出了這難民收容所，我們是真的要流浪街頭做乞丐了！唉！我……們爲什麼要逃出來呢？倒不如死了乾淨嗎？」

「但是這個環境之下，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個人到了死不能生不得的境遇之下，這……真是太痛苦了！」

露茜聽了母親慘痛的話，她的心裏也未始不想到了「死」，因爲這樣的活着，人生又有什麼意思呢？但是想到怎麼樣的死法？覺得也很困難，因此她也連聲嘆息的回答。可憐她們母子三人從戰區逃出來的時候，大家都想到這認爲安樂土的租界裏來找生路。誰知逃出性命之後，却又會想到了死的可愛；這是多麼悲痛傷心的一回事情啊！讀者諸君，瞧了這情形，倒不要以爲這是作者故意寫成這麼慘盡慘絕的結構。假使閉眼回憶着這十一年前滬戰後光身逃入租界來的難胞，真不知有千千萬萬的人都像郎露茜母女三人一樣的生生死死兩爲難哩！

她們母女三人一路流淚，一路來到鐵門旁邊。只見鐵門是關得緊緊的，並沒有開着。露茜只好把蓆子就在人行道上攤開來，向郎太太說道：

「媽！今夜我們就在露天過一夜吧！到了明天，我想法子去找史大姊，她在醫院裏雖然不幹了，我可以到她家中去找的。事到如此，不去麻煩她，還有什麼第二個辦法呢？」

「好的！那麼你明天就找她吧！她是你的好朋友，我相信史小姐，她一定會幫我們忙的。」

郎太太聽露茜這樣安慰着說，心裏果然寬慰了不少。一面拉了露清，一同在蓆子上坐下。一面點點頭兒，輕聲地回答。接着望了女兒一眼，亦慇懃地說道：

「露茜你也坐着休息休息罷！唉！我真想不到張先生會翻臉得那麼快！他果然是爲了存心不良才待我們好的，這真是叫人心痛哩！」

「這種奴才！照理我可以到警局裏去告他的。說他利用職權，欺壓難民，他是有罪名的。」

露茜在地上坐下之後，豎了柳眉，氣憤憤的說。郎太太嘆了一聲，搖搖頭兒，說了兩聲算了算了道：

「這年頭兒兵慌馬亂，大炮炸彈，還在頭頂上亂飛呢！誰知道誰的性命能活到幾時？何必向他計較？他自己作惡，自己罪過。我們不理睬他最好，他將來自己也會得到

報應的。」

「可是現在時代不同，潮流變了，好人沒有好日子過，作惡的人却能夠享受人間的奢華和幸福呢！真是太以氣人，老天沒有眼睛哩！」

「也許我們前生作過什麼孽，所以今生才吃這麼的苦楚呢！」

郎太太很迷信的自怨自恨的說，她是只會撲簌簌的流着眼淚。露茜沒有回答什麼，抬了頭兒，默默地望着天空，呆然地出神。這時露清已躺倒在地上，他閉了小眼睛，似乎已有睡意。但夜風陣陣地吹着，郎太太恐怕他受寒，遂拿線毯給他輕輕的蓋上。她自己也有些倦了，坐不住的倒下身子。向露茜說道：

「睡罷！明天一早可以去找史小姐。」

「媽！你睡好了，我睡不着，還是給我坐一回兒的好。」

人行道上來來去去的行人不絕，這叫郎露茜一個女孩兒家如何能安安心心的睡覺呢？況且還有些三不四的小流氓，時常溜來溜去的向她張望，所以使她更不能躺着了，她叫了一聲媽，低低的回答。郎太太上了年紀的人，支撐不住，便也管自的睡下了。露茜給他們線毯蓋蓋好，手托香腮，低了頭兒，只管想着心事。我明天去找史忠花，她雖住的是個亭子間，好在她只有一個人，我若懇求她一同在她家裏暫時耽擱一下，大概她是不會拒絕我的。不過我們雖有了安身之所後，吃飯問題，也是相當重要。在這戰爭開始的時候，還有什麼生意可做呢？假使沒有工作做，也很難活命的。想到這裏，她腦海中又浮現着一個俊美的少年

來。這少年是誰？不用說，當然是諸葛雄了。諸葛雄和自己雖是初交，不過他非常的愛我，他曾經向我要求，一同情奔到外碼頭去，追求光明。因為他的爸爸，給他定了一門親事，他却完全不贊成。只可惜當初我爲了這老老小小的家庭，竟沒有答應他，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不過他仍舊熱心的關懷着我的家庭，在八一二之前，他勸我快快遷居到租界來。但爲了經濟能力不夠，我又辜負了他一番好意。假使我能夠在忠花那兒安身之後，我想去找諸葛先生，請他幫助我找一個職業，不知他有這個能力嗎？假使他能力夠得到，我想他一定會幫助我解決我的困難。露茜一個人只管呆呆的思忖，忽然轟隆隆的一個炮聲，響過行雲。接着迫擊炮，機關鎗劈劈拍拍，好像百子爆竹似的狂響起來。這不但露茜大吃一驚，就是熟睡着的郎太太母子倆也會震驚得坐起身子來。露清莫明其妙的揉着小眼睛，已是哭了。這時馬路上的行人，無不心慌意亂，有的奔逃，有的躲避，「鐵鐵塔塔」的脚步聲音，不絕於耳！接着天空中的飛機也出現了，軋軋的聲音，配合着隆隆的炸彈聲，真使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露茜知道又是一場激烈戰的開始了，抬頭見黑漆漆的天空早又燒成血一般的通紅了。

自從炮聲，炸彈聲，飛機聲，機關鎗聲狂響之後，馬路上除了無家可歸的這一羣難民之外，許多路人都紛紛地逃避回家去了。這時四周的空氣是包含了緊張而恐怖的成分，郎太太抱着露清的身子，裹着綠毯，全身還瑟瑟地發抖。露清把臉兒藏在母親的懷內，嚇得幾乎要哭出來了。露茜望着這燒紅了的天空，聽着這劈拍轟隆隆的炸聲炮聲，不免有些兒癡癡然的神。

大約有了兩小時之後，鎗炮之聲，始告平息。不過在夜風之中，斷斷續續的偶然還有幾聲放鎗的聲響，這在深夜的空氣中流動，似乎更令人感到了淒涼的意味。露茜望了母親一眼，低低的說道：

「媽！沒有什麼了，你和弟弟只管睡罷！」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郎太太打了一個呵欠，低低的問着說。露茜還沒有回答，就聽外灘大時鳴鐘噹噹地敲了兩下，顯然已經是子夜兩點了。郎太太接着說道：

「已經這麼晚了嗎？露茜！你也閉一回眼兒養養神吧！」

露茜見街上行人已少得多了，遂應了一聲唔，她也倒下身子躺下了。但是老夫也太不同情這一般可憐的難民了。在三點鐘的時候，天空中忽然會灑灑地落起雨來。於是靜寂的空氣裏，又起了一陣騷動。露天裏睡着的難民，大家都是從睡夢中驚醒，躲避到屋簷下去了。郎太太母女三人也不得不把蓆子捲起，坐到人家店門口的石階沿上來。這時夜風很大，雨點很猛，打在身上，頗覺有些寒意。郎太太嘆道：

「我們已經苦到這般地步，老天還要收拾我們呢！窮人的命也實在太苦的了！」

露茜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她的眼淚，也和雨點一般的滾滾地沾滿了粉臉兒上了。灑灑的雨點，直落到第二天東方發白，才細小了一些，露茜母女三人可說是一夜沒有合眼，次早精神十分萎頓。露茜又嚙着肚子餓，郎太太在袋內摸出一角錢來，叫露茜去買大餅來吃。這時

露茜心中的希望，是鐵門能夠早些兒開，那麼她可以到租界裏去找史忠花了。可是失意之人，偏偏逢到都是失意，直到下午三時敲過，還不見開鐵門。據說戰事太緊了，所以今天鐵門也許是不開的了。露茜聽了這消息，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們還要受一夜苦呢！」

「姊姊！姊姊！你瞧，那邊人兒擁滿了，不是在開鐵門了嗎？」

露茜聽弟弟這麼告訴，遂回頭去望，見果然鐵門邊擁滿了人。於是急急說聲媽我去了。她也不等郎太太回答，身子就向鐵門邊奔過去了。郎太太眼瞧着露茜身子消失了，她暗暗的祈禱着說：但願給她找到了史小姐，給我們住到她家裏去。那麼比住在馬路上終可以少吃一些兒苦楚哩！

露茜走後一小時，郎太太忽然發現張之江從前面走過來。因為不願再見這個黑良心的奴才，所以把臉兒別了轉去，故作沒有看見的樣子。不料張之江却在郎太太旁邊站住了，諷刺地說道：

「原來你們在這兒住着嗎？唔！這兒地方大，比較舒服一些吧！」

郎太太雖然非常憤怒，但却是並不理睬他。張之江笑了一笑，却又故作討好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郎太太！我見你們住在露天裏，究竟不是一個辦法，我瞧你們也不是吃得慣苦的人，所以終要動動腦筋才好啊！」

「……」

郎太太別轉了臉兒，仍舊又不理他。張之江就覺得很沒趣味，遂呆了一回。方又說道：「郎太太！我老實跟你說罷！這並非是我心腸狠，實在是妳女兒太不中抬舉，假使妳承認我是妳女婿，那我不但可以另租房屋給你們居住，而且還可以負擔你們娘兒三人的生活費用呢！郎太太！你的意思怎麼樣？倘若認爲贊成的話，我看你還是向妳女兒勸告勸告罷！」

郎太太聽他用這些話來引誘自己，遂冷笑了一聲，本欲開口向他責罵。但仔細一想，我犯不着跟他吵鬧，多費什麼精神呢！郎太太上了年紀的人，涵養工夫到底很深。她只向他淡然地逗了一瞥卑視的目光，依然默不作答。張之江在這麼情形之下，真是有火發不出來。明知她是討厭自己的意思，但人家始終不開口，叫我要想罵也罵不下去呀！因此暗暗的懷恨在心，冷笑了一聲，罵聲不知好歹的老娼婦，他便恨恨的走開去了。

露清向他背影啐了一口，也恨恨的罵了一聲王八蛋！死不要臉！還來開什麼臭口呢！郎太太恐怕張之江聽見，又要多生是非，遂捫住了兒子的嘴，叫他不要罵出來。

天色又慢慢的昏暗下來，但露茜却還沒有回來。郎太太心中十分着急，因爲此刻鐵門還沒有關，假使關了之後，露茜就不能過來了。正在萬分掛念的時候，只見露茜從密密的細雨縫裏走來了。她一雙鞋子已經是稀濕了，衣服也潮得很厲害，郎太太急忙問道：

「露茜！怎麼去了大半天？史小姐找到了沒有？」

「沒有……她……搬家了！」

露茜似乎走得非常倦怠，在石階沿上坐下，一面有氣無力的告訴，一面又流下淚來。郎太太的心頭刺上了一支失望的利箭，她只覺一陣子慘痛，神情木然的也流淚不已。過了一回，才低低的問道：

「你難道沒有問二房東，史小姐爲什麼要搬家？她……她又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二房東說，史小姐把房子退租了，她把一切傢具變賣了，好像是離開上海到外埠去似的。唉！奇怪得很！忠花難道是回鄉下去了嗎？」

露茜說到後面，嘆了一口氣，又低低的猜測着說。郎太太心頭是空洞洞的好像是失落了一件什麼一樣的難過。茫然地說道：

「那我們怎麼辦呢？還有什麼法子可以想嗎？」

「姊姊！剛才這姓張的奴才又來過了。」

露茜聽母親這樣問，一時垂首默不作答。露茜想到了什麼似的，却對姊姊悄悄地告訴。

露茜抬頭奇怪地問道：

「是張之江嗎？他又做什麼來呀？」

「別提了，你聽了之後，也是徒然生氣而已。」

「可是我却要聽聽，他這該死的東西難道還要來捉弄我們嗎？」

郎太太恐怕女兒生氣，所以打岔地回答。今聽女兒一定要問仔細，遂把之江自言自語的

話，向露茜告訴了一遍。露茜聽了，果然怒目切齒，恨聲不絕的罵聲這狗王八蛋真是在做夢哩！不料正在這時，有兩個小流氓般的男子，笑嘻嘻的走上來。向露茜搭訕着說道：

「阿姐！你一個人坐在這兒爲什麼傷心呀？哦！是不是沒有安身之所嗎？不要難過，跟我回家去好不好？」

「你們這般無恥之徒，敢調戲我的女兒嗎？」

郎太太見這兩個小流氓，一面說話，一面竟然動手動腳的向露茜胡調起來。這就走上前去，攔住了他們，怒氣沖沖的責罵。不料這兩個小流氓，却動手打了郎太太一個巴掌。惡狠狠地說道：

「你這個老娼婦！滾開一點，這是什麼人的地界？你眼睛睜睜開，他媽的！敢來開口罵小爺嗎？」

郎露茜一見情形不對，她急得沒有辦法，就大聲地喊起救命來了。經露茜一喊救命，這就見前面奔來一個男子，連問什麼事情？露茜抬頭向那男子一看，不由驚喜欲狂，這就彷彿見到了什麼似的，拉住了他手臂。急急的叫道：

「陳先生！陳先生！這……兩個流氓欺侮我們，他還打了我媽的耳光哩！」

「啊！原來是郎小姐嗎？」

原來這個男子不是別人，就是紅十字會裏的護士長陳思明呢！當下便把露茜拉過一旁，瞪着雙目。向那兩個小流氓喝道：

「你們是什麼東西？胆敢在這兒欺侮良家婦女嗎？」

「他媽的！你這小子是什麼東西？胆敢來管我們小爺的閒事嗎？你不打聽打聽，小浦東可不是好惹的吧！識相點快滾開，不識相叫你今天擺平了，看小爺的顏色。」

兩個小流氓一面說，一面把衣袖一捲，惡狠狠地似乎動手要打思明的樣子。陳思明笑了笑，望了他們一眼。說道：

「怎麼？你們預備動手打我嗎？」

「你這小子不知厲害，今天非打你服貼不可！他媽的！」

「你們一共多少人打我？」

陳思明却並無一些畏懼的顏色，還用了俏皮的口吻，向他們笑嘻嘻的問。小浦東圓睜了那雙三角眼，把旁邊的同伴一推。說道：

「小山東！你走開，他這小子譏笑我們兩個人打他呢！好漢打架，一個對一個，沒有關係，我非和你較量較量。」

「我不是譏笑你們兩個人打我一個，我是說你們兩個人打我恐怕不夠氣力，至少再去喊十個人來才對。」

「放你媽的臭屁！你敢說這種大話嗎？小浦東！來！我們一齊動手。」

那個小山東聽思明這樣撒野的話，不由氣得暴跳如雷，遂揮拳向思明就打。陳思明原來學過拳術的，所以不慌不忙，一個招架，就此一脚，早把小山東踢倒在地。一面接住了小浦

東打過來的拳頭，隨手一折，小浦東的手臂早已翻到背後，身子撲的跪倒地上。思明把手一放，說聲去罷，小浦東竟衝倒在泥水地上了。陳思明哈哈大笑，說道：

「我不爲難你們，你們知道厲害，快快走開。要不然，我下了辣手，你們這兩根小骨頭，恐怕還禁不起我三拳頭哩！」

小山東小浦東見思明果然厲害，覺得好漢不吃眼前虧，遂爬起身子，一溜煙的逃之夭夭了。郎太太和露茜姊弟兩人，站在旁邊，見他們動手，本來是非常的害怕。因爲陳思明文質彬彬，外形看來，真是個白面書生。以爲他和流氓打架，怎麼有這個力量？誰知道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兩個流氓竟然被他打得逃跑了。郎太太破涕爲笑，向陳先生千恩萬謝的謝個不了。一面又問道：

「陳先生！你今天怎麼也會在南市走路呀？」

「郎太太！我是特地到難民收容所來望你們的呀！因爲我不放心，所以抽空來望望你。到底有沒有住在收容所裏？誰知張先生回答我，說你們因爲吃不起苦，所以找親戚家裏去了。……」

「陳先生！張先生他說謊，我們是被他趕出來的。」

郎太太不等思明再往下說，就急急的告訴。陳思明一聽這話，皺了眉頭，顯出驚異的表情，嘆了一聲。問道：

「奇怪了，他爲什麼要趕你們出來呀？難道你們做錯了什麼事嗎？」

「沒有，沒有，我們一些兒也沒有做錯事情。」

「那麼這是爲何緣故？」

「因爲……因爲……張先生存心不良，他是個無恥的狠心人！」

郎太太見女兒低了粉頰，似乎很怕難爲情的樣子，遂也不敢直截的告訴，吱吱唔唔的回答。但陳思明聽了，還是莫明其妙，因急問詳細的原故，郎太太沒有辦法，方才把張之江調戲露茜不遂，所以惱羞成怒，把我們藉故趕出來的話，向思明訴說了一遍。陳思明方才恍然大悟，但他不聽猶可，既然知道了底細，不由勃然大怒。遂怒氣沖沖的說道：

「這人面獸性的張之江，真是太可惡了！我還把他當做好朋友看待哩！郎太太！你跟我去，我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陳思明一面說，一面回身要走，露茜靜默了好一回，此刻這就不得不抬起頭來，伸手一把拉住了他。紅了臉，低低的說道：

「陳先生！算了罷！多一事不如省一事，這種沒有人格的人，我們又何必去跟他理論呢？謝謝你這麼熱心，我們真感激你。剛才要沒有你來解圍，我們不知道又要怎麼的受流氓的虧哩！」

「唉！我真想不到張之江竟有這種卑鄙下流的行爲，我會跟他交了朋友，那我不是瞎了眼嗎？」

陳思明被露茜拉住了，方才把憤怒慢慢息了下來，但他嘆了一口氣，還表示無限感慨的

神氣。接着又向露茜問道：

「那麼你們昨夜在什麼地方睡的呢？」

「還有什麼地方？不就是這兒馬路上嗎？」

郎太太插嘴回答，她又不免老淚縱橫了。陳思明搓搓手，低頭望到她們母女三人的腳，鞋子都浸滿了泥水，實在髒得不像樣子。一時暗想，天又下着雨，今夜她們在馬路上也難以安身呀！因此心中頗爲不忍，呆呆地沉吟了一回，又低聲兒問道：

「我想你們這樣的在馬路上過日子，這終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況且作惡之徒又這麼多，你們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很容易受人家欺侮嗎？我的意思，你們終要找個親戚家來暫時安身一下才好，否則，你們……不是淪爲……」

陳思明說到這裏，覺得乞丐兩字不便說出來，遂頓了一頓，望着露茜出神。露茜憔悴的芳容，也添上了一圓圈赧赧然的嬌紅。羞愧地說道：

「我們的親戚，都是自顧不暇，我不是早就跟陳先生告訴過了嗎？爲了我們，叫人家加重困難，這我們是不願意的。」

「在這患難的時候，你們也太替旁人着想了。……郎太太！我們雖是萍水相逢，但我却不忍眼瞧你們流浪街頭，所以我願意幫你們一些忙，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接受嗎？」

郎太太想不到陳先生會自動的向自己問出這些話來，一時驚喜萬分，滿含了笑容。連忙

說道：

「陳先生！你說話太客氣了，還問我們願意不願意呢？可憐我們無家可歸，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山窮水盡，走頭無路。陳先生肯幫助我們，我們感恩還來不及，如何還有不願意的道理呢？」

「既然願意，那麼我們且走出鐵門外面去，再作道理。回頭鐵門一關，事情就覺得麻煩了！」

陳思明說着話，已向鐵門外走了。郎太太拉了露清，遂和露茜也身不由主的跟着思明走出鐵門外來。大家站在公館馬路上，陳思明向郎太太方低低的又說道：

「郎太太！我在上海只有一個人，住在八仙橋賢和里十五號的一個亭子間裏，本來我在紅十字會服務，原是早出晚歸的，這幾天會裏太忙，所以我是住宿在那邊。我這間亭子間預備讓給你們母女三人居住，你們說好嗎？」

「那還有什麼不好嗎？陳先生！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

郎太太一聽這話，真是喜出望外，一面說，一面已是向他跪了下去。陳思明見她在馬路上就跪拜起來，這就窘住了。紅了臉兒。連忙把她扶起。說道：

「噯！郎太太！不要這樣子，被人家看見了，怪不好意思的。那麼八仙橋離此不遠，你們就跟我回家去罷！」

郎太太一路上是謝個不停的向思明只管說着感激的話，但陳思明却管自的走得很快，離

開她們有幾丈路遠，他情願走了一程，再等着她們走近，然後又管自的向前走。露茜知道陳先生這人的脾氣。是很愛避嫌疑的。遂向母親低低的說道：

「媽！陳先生不喜歡人家多說感激的話，你就別說了。」

「露茜！你又說傻話了，這種好人，世界上能找得出幾個來？我們怎麼能不向他感謝呢？唉！陳先生才是社會上真正熱心幫助人的人哩！」

郎太太却不以為然的，還是讚不絕口的感謝着說，露茜於是不再說什麼，急急的跟着思明走到八仙橋賢和里。陳思明在里門口站住了，向郎太太望了一眼。低低的叮囑道：

「郎太太！我們得先商量商量，假使二房東問起來，我們應該說是個什麼關係，比較妥當一些呢！因為上海的二房東很勢利的，他這亭子間原是租給我一個人住的，如今突然給你們住了，他們恐怕會加以干涉的。」

「我們就說親戚關係罷！陳先生！你說好嗎？」

「照我意思，最好說你是我的媽，郎小姐和這位弟弟算是我的弟妹，二房東知道你們是我的家族，他一定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不過我這意思是魯莽得很的，還請郎太太原諒我才好。」

「啊呀！陳先生！你還說魯莽呢！我覺得太委曲你了。要是我真有像你那麼一個……這……才是我的福氣哩！」

郎太太聽他這樣說，真是悲喜交集。原來郎太太本來也有一個大兒子的，只可惜不幸早

天而亡。所以她一面十分感動的回答，一面忍不住流下淚來了。露茜好久不開口說話，此刻也向思明盈盈一笑。低低的說道：

「很好，我們就叫你大哥罷！」

陳思明聽了，也不禁臉兒紅了一紅，微笑着點頭，匆匆地先走到十五號門口去了。在大門口，思明又站住了，回頭向郎太太說道：

「你們說是浦東那邊逃過來的好了。」

郎太太點點頭，陳思明遂敲門入內，來開門的齊巧是二房東太太，當下見了思明帶着郎太太母女三人進來，便愣了一愣，表示奇怪的樣子。陳思明很靈敏的先向房東太太介紹說道：

「王太太！這是我媽，這是我妹妹和弟弟，他們剛從浦東逃過來的。媽！這位就是二房東王太太，她是個挺和氣慈善的好人！」

郎太太遂向王太太招呼了一聲，一面跟着思明匆匆到樓上亭子間來。王太太雖然覺得亭子間裏人兒要嘈雜起來，但既是陳先生的家族，因此也就無話可來責問了。陳思明請她們坐下之後，便先開了窗戶。這時天色已經黑下來了，思明開亮了電燈。伸手去拿熱水瓶，但自己兩三夜沒有回家來睡，瓶內那裏還有熱水？正欲下樓去泡水，萬不料郎太太又向思明跪了下去。露茜見母親這個樣子，自己也就不得不跟着跪下去。露茜自然也學母親姊姊的舉動，跟着跪倒在地上。這麼的一來，真是把個陳思明急得手慌腳亂，一面啊啊的叫着，一面却是

逃到窗口旁邊去了。

四

郎太太女母三人一齊向陳思明跪拜下去，簡直把他當做寺院裏的佛爺一樣了。陳思明當然萬分的受窘，覺得扶她們又不方便，不扶她們也很不好，因此把身子躲避到窗口旁去。一面又連連搖手說道：

「快起來，快起來，回頭給王太太瞧見了，那可不是玩的。」

露茜聽了，心中暗想，這話倒也不錯，既然是母子兄妹的關係？還用叩謝這種大禮嗎？假使二房東此刻推門進來，確實很難自圓其說的，於是扶了母親弟弟，站起身子，秋波瞟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陳先生！你待我們這樣的恩典，真是我們重生父母一樣，我們也說不出什麼感激的話，也只有心裏記着你是了。」

「郎小姐！我幫助你們，也無非盡一些人類互助的義務而已。所以你們不必老是掛在口頭上，叫我聽了，倒覺得不好意思。」

「大哥！你以後最好不要叫我郎小姐，恐怕被王太太聽見了要起疑心。」

陳思明聽她這樣叮囑，他兩頰立刻會熱辣辣的緋紅起來。暗想，你自己先叫我先生，那我自然只好稱你小姐了。但他竭力又鎮靜了態度，點頭笑了一笑。說道：

「那麼我就叫你二妹罷！你們坐一回，我泡些水來給你們喝茶！」

「大哥！我去泡水好了。」

「不！你剛來這兒，老虎灶不容易找到，還是我去罷！」

露茜一面說，一面伸手去接熱水瓶。但陳思明搖搖頭，却匆匆的已走到樓下去了。郎太太待思明走後，便輕輕嘆口氣，才又開顏一笑。說道：

「我們終算安身有所的了！」

「但……這也不過是暫時性質，我們終不好意思一輩子住下去，將來還是另外要想法子的。」

露茜坐在小桌子邊，在那盞十五支光的電燈下，細細打量着這房內的陳設。一張半鐵床，一張小方桌，一隻書櫥，兩只箱子，還有幾張圓凳子，以及零碎碎的日用東西。大概是之個人的生活，所以東西都擺得很紊亂。壁上有幾張鏡框，一張十二寸半身的像片，那就是陳先生的玉照。這大概還是他年青的時候，所以豐姿比現在更漂亮。其餘幾張是團體照，猜想是到什麼地方去旅行時候攝來的。露茜正在打量着，聽母親欣喜地說。於是回頭望了她一眼，低低的回答。郎太太說道：

「這當然啦！我自然不能把他竟當真的認作兒子看待，不過我們有這兒可以暫時作爲過渡之地，這實在是件太幸福的事情了。唉！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我倒相信了。也許是天上神明可憐我們娘兒三個人吧！所以才會遇到像陳先生這麼的好人哩！」

「我不是早說過嗎？只有陳先生，……不！不！只有大哥才是天下第一好人呢！姊姊還不相信哩！」

露清在旁邊也插嘴回答，他小臉兒上也堆滿了愉快的笑容，露茜却不作答，她因為已經受過張之江的一次虧，所以她此刻芳心裏終不免有些兒擔憂。陳先生這麼熱心的幫助我們，雖說是他任俠好義，但我們到底無親無眷，萍水相逢，他不去幫助別的難胞，而單單幫助我們母女三人，可見他對我多少也有些兒含蓄吧！假使他也向我追求起來，那麼叫我怎麼的好呢？露茜呆呆地想到這裏，全身頗覺熱燥，一顆芳心，也跳躍得劇烈。正在這時候，陳思明泡好了開水回家。他在茶盃裏倒了四盃後，其餘的開水倒在面盆裏。向郎太太說道：

「你們都該洗個臉吧！這水太熱，我到樓下去拿些冷水來吧！」

「大哥！我去拿，我去拿。」

露茜見他說着話，手裏已拎了銅勺子。這就連忙去接過來，急急的說。思明也就不再和她客氣，把銅勺子交給她，由她到樓下去拿冷水了。這時郎太太望着陳思明，她心裏却有一個感覺。陳先生大約二十七八歲左右罷！說他年紀大也並不大什麼，假使他能做我女婿的話，我倒也很中意。但不知道露茜心中歡喜不歡喜？就是露茜歡喜的，但陳先生願意不願意？這自然也還是一個問題。所以郎太太很想問問陳先生的身世，最要緊的就是問他有沒有娶過妻子？但因為自己身邊有着一個女兒在着，所以對於這些話也就不好意思問出來了。大家靜靜的沉默着，倒是露清指了指壁上那張小照。問思明說道：

「大哥！你這張小照攝得很好，那時候多大年紀了？」
「這是五年前攝的像片，那時候還只有二十四歲罷！」

郎太太暗暗的盤算着，陳先生是有念九歲了。因為心中對他發生了無限的好感，所以倒也覺得男子在這年齡是正當幹事業的時候。正欲再向他搭訕着問，露茜已把冷水拿上來了。她在面盆裏倒了一半，思明在毛巾架子上取下面巾，放在面盆裏說道：

「你們洗臉罷！」

他說着話，身子却站到房門口外去，兩眼向扶梯下望着，五分鐘後，聽思明向下面說道：

「在這裏，在這裏，你拿到樓上來罷！」

郎太太母女三人已洗完臉兒，聽思明這樣說，心中都感到驚奇，於是六道目光都向門外望去。只見一個小伙計，拿進四碗排骨麵來，放在桌子上。思明說你回頭來拿碗罷！小伙計答應一聲，便匆匆回去了。郎太太母女三人方才有個恍然大悟，一時紅了臉兒，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和不安，因此大家怔怔地愣住着，却沒有說什麼。陳思明在一隻洋鐵罐子裏取了四雙筷子，放在桌子上。望了大家一眼，說道：

「我知道你們也沒有吃晚飯罷！大家馬馬虎虎拿麵來當晚餐吃好嗎？」

「大哥！你太客氣了，爲什麼叫頂貴的排骨麵呢？其實我們吃兩個大餅也很好的了。又要你化費，我們心中真過意不去。」

露茜覺得在這情形之下，若再不向他說幾句客氣話，那似乎也太不近人情了。於是眸珠一轉，秋波瞟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陳思明似乎不大會應付這一種客套，所以他沒有回答。管自的把露清抱到桌子旁坐下，然後說聲坐下來吃罷，他便和露清坐在一起，先握了筷子吃了。郎太太見他這樣直爽，完全是至性待人，因此也和露茜坐到桌子旁，大家默默地吃麵了。

可憐他們母女三人，本來是露天過夜，流浪街頭，有一頓沒一餐，吃吃燒餅過日子。如今不但安身有所，而且今夜還吃着這油水很足排骨麵，因此覺得這滋味的鮮美，真是比龍肝鳳肺更爲珍貴，大家唏哩呼嚕，把一些麵湯都喝乾淨了。露清到底是個小孩子，他十分滿足地笑道：

「逃難出來之後，這幾天裏從來也沒有吃到像今天這樣美味好吃的麵兒呢！大哥！我們真不知怎麼謝謝你才好哩？」

「住在高樓大廈的富翁們，天天吃着山珍海味，恐怕對於這種排骨麵還不要吃呢！但我們有這樣寶貴的麵兒當飯吃，實在是已經一步登天的了！」

露茜紅着粉頰，也感慨地說。陳思明嘆口氣，低低的說道：

「世界就是這麼永遠不平等的，否則，鬼子兵也不會兇巴巴的打進中國來了。不過我們同樣是大地上的人類，我們享受平等的權利，我們是只有從艱苦中來奮鬥，我們的國家是如此，我們國民也是如此。國家不努力創造，就會被野心家吞沒。國民

「不努力掙扎，那麼慢慢地也會墮落而滅亡的。」

「大哥！你這話說得很對。……」

郎露茜聽了他這一番言論，心中頗爲敬佩，遂點點頭，附和着說。一面拿了面盆，以及四雙筷子，便走到樓下去了。不多一回，露茜拿了一盆清水上來，把洗清的筷子插好；然後拿手巾擰了一把，先交到陳思明面前。溫情地說道：

「大哥！擦個臉兒罷！」

陳思明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但却覺得很難爲情，哦了一聲，紅着臉兒，站起身子，急忙接了洗臉。擦過了臉後，他不好意思把手巾再交給露茜，所以便丟進面盆裏去。露茜又把手巾擰了給母親和弟弟也擦過了臉，然後自己洗臉畢，又把污水拿下樓去。她在自來水龍頭旁搓着面巾，忽見陳思明走下樓來。說道：

「二妹！我到紅十字會去了，你們早些睡罷！」

露茜還沒有回答，王太太從廚下出來問道：

「陳先生！你不住在這兒了嗎？」

「紅十字會裏這幾天太忙了，我一方面固然分不開身，一方面這兒有我媽和弟妹住着，我若再住在這兒，人太多了，房東太太只怕會怪我太不識相罷！」

陳思明見了房東太太，便笑了一笑，預先的向她說了這幾句話。每一個人的脾氣，就是只要對方能知道好歹，那麼自己就是吃虧一點，心裏也會很情願的。所以王太太聽思明很知

道好歹，她倒不好意思起來。還笑着說道：

「怪來怪去都是東洋鬼子害人。假使不打仗的話，你母親妹妹當然也不會逃到上海來，所以在這非常時期，我倒也原諒你們的。」

「是呀！我早知道王太太是慈悲的好人，我母親妹妹還得請你照顧照顧哩！好了，王太太！我們再會罷！」

陳思明覺得閒話說得好聽些，又不會蝕本的。所以笑了一笑，還用了奉承的口吻，向王太太低低的說。一面點點頭，一面已向客堂外走了。這在陳思明心中倒是想不到的事情，他走到大門口的時候，却有人追着跟出來。並且低低的叫了一聲大哥！思明回頭去望，原來是露茜。這就怔了一怔，輕聲兒問道：

「你……有什麼事情跟我說嗎？」

「大哥！你……明天來嗎？」

露茜所以會跟着出來，她完全是被情感激動得太厲害的緣故，因為她覺得陳先生互助的精神是太偉大了。不過此刻被思明一問，倒是愣住了，因為她想不出什麼話來可以回答。所以用了柔情的媚眼，向他溫和地一瞟，低低的問。陳思明覺得從她這一句話中猜想，就可以明白她和自己確實有些兒依戀之情，心裏不由忐忑的亂跳，但他的理智終於堅強地壓制着這情感的發展。遂回答說道：

「沒有一定，我抽得出空的時候，我一定會來望你。……」

陳思明一面說，一面已向堂口外走了。露茜見他並沒有一些兒對自己發生愛意的表示，一時更加感到他的不容易。所以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地由不得嘆了一口氣。誰知正在這個當兒，陳思明又匆匆的走回來了。向露茜低低的說道：

「我床底下的木頭箱子裏還留有兩斗多一些米，你們燒着吃罷！天氣熱，不吃完，米要生蛀虫的。還有我衣箱子裏的兩塊白府綢料子，你們就自己製幾件衣服換身罷！反正我放着也沒有用，二妹！你不必客氣，假使你將來有錢的時候儘管可以買還給我的。」

「大哥！你……太好了，我生生死死忘不了你的大恩。」

「其實這也說不上什麼恩之一字，你還是進去罷！」

陳思明說完了這兩句話，他揮揮手兒，這回子真的匆匆地走出弄外去了。露茜想不到他走回來又會對自己叮囑了這兩句話，一時感動得忍不住流下眼淚來。但又恐怕被人家看見了奇怪，於是慌忙收束了眼淚，方才回身進內，拿了面盆，匆匆走到亭子間來。郎太太說道：

「陳先生走了，你知道嗎？」

「唔！我知道，他還叮囑我，說他床底下有兩斗米，只管叫我們燒着吃好了。他又說箱子裏有白府綢衣料子，叫我們自己製兩件短衫袴換身。唉！我真想不到世界上竟還有這麼的好人。」

露茜坐到桌子旁，一面回答，一面却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她有些癡癡然的樣子。郎太太

倒忍不住笑起來，望着露茜的粉臉說道：

「我們能遇到這樣的好人，應該歡喜才是，你這妮子怎麼倒又嘆氣起來了呢？」

露茜被母親這樣一說，倒也立刻又嫣然的笑了。這時露清蹲了身子，在床底下望了一回，又站起身來。笑嘻嘻的說道：

「媽！姊姊！真的，有一箱子米哩！我們住也有了，吃也有了，從此再不會餓死的了。只不過，我還沒有學校可以讀書呢！」

「你不要性急，慢慢兒終要給你讀書的。」

露茜因為知道弟弟是個很懂事的好孩子，遂低低的安慰他說。郎太太這時兩眼望到箱子上去，想了一回。說道：

「露茜！陳先生既然說過了，那麼我們就不用客氣，開了他箱子，取出白府綢來趕製幾件短衫袴吧！因為我們再不換身，實在也挨不過去了。」

「我想將來有錢的時候，我們可以買了還給他的。在這急難的時候，我們也只好暫時救救急的了。」

露茜說着話，一面站起身子。把陳先生的衣箱揭開，好在他原沒有上鎖。第一隻衣箱裏，都是些春秋冬三季的衣服，並沒有什麼白府綢衣料。於是開了他第二隻衣箱，裏面果然有兩塊白府綢衣料，遂取了出來。其餘的東西，也不去細瞧，把箱蓋子合上。打最這衣料，只有兩套另一件短衫袴可做，不過夏季的衣袴，儘管可以做得短一些，所以勉強的也可以裁

剪三套。照露茜的意思，預備連夜的趕製起來。但昨晚一夜沒有好好合眼，此刻她們母女三人，却不斷的連連打着呵欠。郎太太揉揉眼皮，說道：

「我看今晚早些睡罷，明天趕製也不遲，反正髒衣服穿在身上也不是一天兩天的日子了。」

「好罷！我的眼睛也只會閉上來，真的倦極了。」

「媽！我們今夜可以舒舒服服睡在床上，這是多麼的愜意哩！」

露清拍拍手兒，十分高興的神情，也笑嘻嘻的作答。被露清這麼的一說，郎太太和露茜心中又覺得很感觸，不約而同的大家倒又嘆了一口氣。這天晚上，她們母女三人睡在床上，真是香甜極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點敲過，才醒了回來。好在夏天的季節，大家就用冷水洗過了臉，然後買了大餅來當早點心吃。露茜這時第一步工作，便是用剪刀裁剪短衫袴子。然後問母親拿了錢，到弄外洋貨店去買線團，以及針鉗子等物。當她回家之時，郎太太告訴她，說小伙計已把昨夜吃的麵碗收去了，我問他這麵多少錢一碗？他說要一角五分，四碗麵就得六角錢，大餅不是有六十隻可以吃嗎？我真代陳先生肉疼哩！露茜却沒有作答，坐到桌子邊去幹活針。郎太太也幫着女兒一同釘鈕扣，縫領子，母女倆便靜悄悄的趕製衣袴。露清沒有事，在抽屜內翻出一支鉛筆，他又找了一張白紙，寫着字。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郎太太才盛了米到樓下淘米去。陳先生這個家雖是他一個人生活，不過他日用品都備得很齊整。什麼小鍋子，洋風爐，一切都不短少。所以郎太太覺得並沒有什麼困難之處，不上半個鐘點，

就把午飯煮好了。

名義上他們說是吃午飯，實際上也無非是喝粥湯而已，至於小菜呢！却是一包油氽黃豆，他們中午吃半包，這剩下的半包，預備晚上過粥吃。照說呢！陳先生既然留下了兩斗多米，而郎太太身邊還有着二十元左右的錢，假使換了別的人，也許會燒飯吃，並且買一些小菜來下飯。但郎太太母女在商量之下，覺得要在這個惡劣的社會上生存下去，唯有含辛茹苦的奮鬥不可。否則，仍舊要淪落爲乞，這豈非辜負了陳先生一番拯救的苦心了嗎？所以她們是竭力的節約，來過着她們國難中最苦的生活。

露茜先把弟弟的一套短衫袴趕製完成，時已黃昏將近。她急忙去泡了水來，把弟弟混身上下洗了一個清潔，然後給他穿上了新衣服。露清這時感到混身舒服極了，忍不住跳了跳腳。笑嘻嘻的說道：

「我的好姊姊！我舒服極了，我真感謝你哩！」

「你不要感謝我，你還得先感謝大哥。弟弟！你長大之後，陳大哥的恩典，你是要牢記在心裏的。」

「嗯！我知道，他是我們的恩人。」

郎太太聽了他們姊弟倆的話，又見兒子恢復了過去清潔的樣子，她心裏是樂得什麼似的，忍不住拉開了嘴兒也笑起來。遂連忙取了露清換下的髒衣袴，到樓下去洗濯了。這裏露茜繼續的趕製母親的衣服，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郎太太也洗了浴，換了新衣服。那麼挨兩露

茜自己身上，便在第三天的下午了。匆匆的過了一星期，郎太太母女三人心中倒着實很想念思明。但想不到陳思明却一去而不復來，竟把他自己的家很放心的交給郎太太母女三人了。露茜覺得非常奇怪，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難道紅十字會忙得抽不開身嗎？不過終不至於連一星期回家一次的工夫都沒有。仔細的想起來，覺得陳思明這個人是很忠厚老實的，他也許是爲了避一點嫌疑，所以不來的嗎？假使果然如此，他這樣的君子品格，實在是世間少有的了。

當夜露茜已睡熟在床上，郎太太和露茜還坐在燈下補襪子等破東西。母女兩人談着將來的生活問題，覺得終要找些兒事情做做，那麼才能活得下去，大家商討了一回，還是做些小生意，也可以貼補些家用。郎太太說道：

「我想明天燒一些五香豆，放些甘草，讓我到馬路上去販賣。這樣子多少也可以賺幾個錢，你看好不好？」

「事到今日，還有什麼辦法呢？也只好這樣試試看。唉！」

露茜點點頭，表示贊成的回答，她又鬱悶地嘆了一口氣。郎太太慢慢的又提到陳思明身上去，望了露茜一眼。說道：

「我真覺得奇怪，陳先生上星期一去之後，却一次也沒有來過，這不知是什麼緣故？他難道倒放心我們不會把他屋子裏東西都偷完了嗎？」

「媽！這是什麼話？他假使不信任我們，也不會帶我們這兒來住了。」

「這樣的人實在太難得。不過我也有些不明白，他爲什麼不來瞧瞧我們呢？」

郎太太聽女兒這麼說，遂又讚美地自言自語的說着。露茜低了頭兒，却沒有作答。郎太太窺測女兒的意態，似乎對陳先生也有一種好感。於是接着說道：

「我想陳先生一定忙得分不開身吧！」

「也許不是這個緣故。」

「那麼你猜是爲了什麼呢？」

「陳先生是很忠厚的，他因爲有我一個姑娘在着，所以不好意思來吧！」

郎太太聽女兒這麼猜測，倒由不得噗哧一聲笑起了來。搖搖頭兒，沉吟了一回。說道：「照理說呢！這是不會的，因爲這裏是他自己的家，難道行了好心，反而連自己的家都不敢回來了。」

「可不是？我見他跟我說話的時候，老是臉兒紅紅的，所以我覺得他是非常的怕難爲情。其實一個人的好壞，原是很可以分辨的，他又何必避這些嫌疑呢？」

露茜這幾句話中很顯明的對陳先生表示非常的好感，郎太太不由微微的一笑，遂故意這麼說道：

「陳先生還只有念九歲哩！」

「……」

露茜覺得母親沒頭沒腦的忽然說了這一句話，那當然多少包含了一些作用的。一時心頭

別別亂跳，兩頰立刻會熱辣辣地紅暈起來。她低了頭兒，却默不作聲。郎太太見女兒神色，似乎有些害羞。這就暗想，女兒對他恐怕也有些傾心罷！於是低低的說道：

「露茜！假使你嫁個像陳先生那麼的丈夫，你心裏歡喜嗎？」

「媽！你怎麼自說自話的？誰知道人家心裏怎樣呢？……」

露茜說到這裏，仔細一想，又覺得自己這話說得不對，難道我是承認要想嫁給他了嗎？一時全身發燥，連耳根子都羞得通紅起來了。郎太太似乎已明白女兒的意思了，遂笑了一笑。低低的說道：

「露茜！你也不用怕難爲情，好在這兒只有你我母女兩個人。假使你對陳先生也有好感的話，那麼陳先生下次來的時候，我就詳細的問問他身世。假使他還沒有結婚的話，我倒不妨徵求徵求他的意思……」

「媽！這年頭兒，我們且別談這些罷！」

郎太太見露茜紅了臉兒，不讓自己再說下去就急急的回答。知道女孩兒家，到底終有些害羞的。於是笑了一笑，不再說什麼，母女倆也就各自脫衣安寢了。這晚露茜睡在床上，由不得暗暗地想了一回心事。覺得自己窮途落魄，真是走頭無路，若沒有陳先拯救，恐怕早已淪爲乞丐，此刻還會像個人的樣子了嗎？不要說公子哥兒見了我逃走，就是普通的小伙子，也不會來娶我一個教化姑娘呢！所以我有今日這樣清清爽爽的在社會上做人，實在是陳先生的恩賜。我若以身相報，這原是應該的事情。但就只不知道陳先生心中到底喜歡娶我嗎？

這倒是一個問題。雖然我心裏愛的原是諸葛雄，但我們的環境，門不當，戶不對，這私利的人情，殘酷的封建思想，緊緊地拘束着我倆，離開着我倆，這使我們如何還有達成花好月圓的一天呢？所以我也再不必癡心戀戀着諸葛雄了。好在他已配了一個羅局長的女兒做夫人，在日久情生之下，他自然也會把我慢慢地忘記的。我何必去想念他，可憐我母女三人假使真的做了乞丐，在馬路上碰見諸葛雄的時候，只怕他也未必會來理睬我們了。露茜心中經過這一陣子的思忖，她把諸葛雄的印象淡忘了。她覺得陳思明是自己心腹兒上不能忘記的一個人，於是她決心預備聽從母親的話，跟陳思明做一對患難中的夫妻了。

可是非常的奇怪，郎太太母女三人在賢和里已住了一個多月的日子，而陳思明始終還沒有來過一次。郎太太的意思，要露茜到紅十字會裏去找他。但露茜覺得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尋上門去找他，覺得終有些難爲情。所以她想出一個主意來，便在外面借打一個電話到紅十字會去找思明。不多一回，聽那邊有個男子的聲音，溫和地問道：

「我是陳思明，請問你這位小姐是誰呀？」

「哦！你是大哥嗎？我是露茜呀！」

「原來是郎小……哦！哦！是二妹，二妹嗎？不知道你有什么什麼事情要找我？」

「事情沒有什麼，只是你一個多月的日子沒有回來，我媽非常的想念你，你爲什麼不來呀？是不是沒有空嗎？」

露茜聽他叫了郎小姐之後，立刻又改呼了兩聲二妹，一時倒忍不住好笑，遂向他絮絮的

回答。陳思明聽她說她媽很記掛我，這句話是真還是假的？那當然是個問題。說不定她怕難爲情，所以推託在她媽的身上了。思明這樣想，心裏又蕩漾了一下，遂微笑着說道：

「這兒確實忙得很，所以也分不開身了。承蒙你媽記念着我，那麼我星期日來罷！」

「今天星期三，還有四天，那麼你準定星期日來，我們等着你。」

這句等着你的話，陳思明聽了，有些甜蜜的感覺，於是連聲的答應，便把電話掛斷了。這兒露茜匆匆的回家，把自己打電話去的事向母親告訴。郎太太很高興的說道：

「那麼星期日我們該預備一些菜才是，不知他什麼時候來？」

「這倒沒有問他，……不過，他若上午來，就請他吃午飯。假使下午來，就請他吃夜飯，所以菜只預備一些好了。」

母女商量已定，靜靜的等着星期日到來。這天郎太太還起個早，露茜親自去買菜，並且還燒了一鍋子飯，他們是預備靠靠陳思明的福氣，大家吃一頓飯。但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星期日那天陳思明並沒有到來。却叫郎太太母女倆白白地忙碌了一陣子，露茜心頭當然有些失望。這晚睡在床上，由不得時常嘆氣。郎太太似乎也知女兒有些悶悶不樂，遂搭訕着說道：

「照說，陳先生是個有信用的人，他說一定來，是決不會不來的。我想他臨時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了，所以不能分身來了。」

露茜沒有作答，應了一聲，却管自地又想了一回心事。陳先生這麼熱心的救助了我們，

放放心心地把他家都交給我們了。箱子又不上鎖，日用品又不整理着藏起來，他簡直完全是出讓給我們一樣了。我以為他對我一定有些愛素作用，我當初還怕他天天會回家要來纏繞我呢？誰知我打電話去請他，他結果還是沒有來。從這一點看起來，他根本不是爲了愛我而所以幫助我的。我真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偉大的人！露茜在這麼思想之下，她芳心裏對這位陳先生倒益發感覺敬愛起來了。

第二天，陳思明仍舊沒有來。到了晚上，郎太太帶了露清拾了一籃子五香豆到大世界門口去販賣。因爲夏天晚上，七八點鐘，天色還明亮，且氣候也涼快一些，所以他們一老一小，譬如到外面納涼，藉此做些小生意，也是好的。露茜在家裏却洗着母親和弟弟換下來的衣服，一個人正在靜悄悄的時候，誰知道一陣子皮鞋腳步聲響上樓來。露茜回頭去望，不由矚了一聲。連忙問道：

「大哥！你昨天爲什麼不來？不是給我們上當了嗎？」

「對不起！對不起！昨天醫院裏太忙了，所以分不開身哩！你媽和弟弟呢？他們上那兒去了？」

原來上樓的男子不是別人，正是陳思明。他手裏拿了一隻麵包，一罐子牛肉，一面在桌子上放下，一面含笑回答。露茜連忙倒了一盃冷開水給他喝，又在面盆內擰了一把手巾給他揩汗。聽他問起了母親和弟弟，這就兩頰一紅，顯出很難爲情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不瞞大哥說，他們趁現在沒有事，到外面做小生意去了。我們自己燒些五香豆，一

分錢一包，賣給人家，一籃五香豆賣完，也好賺六七角錢哩！」

「唔！這年頭不是這樣的刻苦耐勞的動腦筋，怎麼能活得下去？所以我認爲你們這辦法想得很好。」

「唉！有什麼辦法呢？這是敵人害我們的，否則，何至於到賣五香豆度活的日子？」露茜似乎有些感到惶恐似的，嘆了一口氣，低低回答。陳思明却不以爲然的神氣，一本正經的說道：

「賣五香豆過日子也算不得什麼低賤呀！只要不偷不搶，自食其力，這是最神聖的工作。」

陳思明一面說着話，一面由不得向她瞧望了一回。覺得露茜這位姑娘，真是生得太美了，白裏透紅的兩頰，終是浮現了青春的紅暈。因爲身上穿了清潔的衣服，這和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固然大不相同，好像判若兩人。就是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也沒有像今天這麼令人可愛呢！俗語說，三分人品，七分打扮。像郎小姐還不過穿件乾淨衣服，已經是那麼的美麗了。假使給她再一打扮的話，那真可以壓倒世界上的美人哩！思明似醉似癡的向她呆望着，露茜覺得有些難爲情。她手裏搓洗着衣服，秋波脈脈含情的瞟了他一眼。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赧赧然地說道：

「大哥！你那兩塊日府綢的料子，我已給你派用場了，真……有些不好意思的。」

「那沒有關係，我藏着原也沒有用呢！哦！這兩斗米恐怕已經吃完了罷！我想放出一

些錢來，你們再買兩斗藏着。這戰事一時之間不會結束，上海成了孤島之後，物價恐怕會狂漲的，所以糧食倒要備足一些。」

陳思明搖搖頭回答，表示叫她不用客氣的意思，他一面在袋內取出拾元錢來，放在桌子上，是給他們買米用的。露茜呀了一聲，她粉臉益發嬌紅起來。連忙說道：

「大哥！你……這個恩典，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再接受了，況且這兩斗米還沒有吃完，至少還有一斗哩！」

「什麼？你們三個人已經吃了一個多月的日子，兩斗米還沒有吃完嗎？」

「我們燒粥吃的。……」

「不管燒粥吃的，也沒有這麼節省的，你們恐怕有時候買大餅吃的罷！」

「沒有……」

郎露茜非常受窘，低低的說了沒有兩個字。她以下的話却說不出來。低垂了粉臉，顯然是非常的難爲情。陳思明於此可見她們平日的做人家，一時倒頗爲不忍。遂低低說道：

「我說你們一日三餐終要吃得飽，老的餓不起，小的不吃飽不會長大起來。你太節省了，挨餓的還是你自己。所以我說窮人別的化費不起，青菜淡飯終得吃飽才好。二妹！我們既然已認做了兄妹，那麼你也別鬧客氣。我做大哥的，有一分力量，終要盡一分幫助之力。所以這十元錢，你只管收下去買米罷！還有房錢方面，我剛才在樓下已碰見過王太太，也付給她了，你們可以不必再付了。我怕你多付，所以順便

「關照你一聲。」

郎露茜聽到這裏，她呆呆地愣住了，也沒有說什麼話，兩行熱淚卻從眼角滾滾地落下來了。陳思明瞧此情形，起初倒是愕然。但仔細一想，方知道她是感激自己的意思。遂微笑着說道：

「二妹！別傻了，大熱的天氣，不要難受罷！」

「大哥！我們住了你的房子，你還要給我們付房錢。我們吃完了你的米，你再拿錢出來給我們買米。這種大恩大德，叫我們受了，何以爲報呢？」

郎露茜拭着眼淚，方才低低的說。她秋波含情脈脈的望着思明，淚水依然撲簌簌的流到粉頰上來。陳思明搖搖頭，一本正經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無論什麼事情，我認爲終是一個緣。雖然在紅十字會裏無家可歸的難民真不知有多少，但爲什麼我獨獨同情着你們呢？這就是我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我的幫助你們，並不希望有所報答，對於這一點，你是不用耿耿於懷的。」

「在你施恩於人當然是不望報答，不過我們受恩於人，又豈可以得而忘呢？所以……大哥的恩典，我們這一生再也忘不了。」

陳思明聽她這樣說，倒不免微微的一笑，呆呆地坐了一回，却沒有回答什麼。郎露茜洗好了衣服，她並不拿到樓下去用清水洗汰。思明問道：

「爲什麼不去用清水洗濯呢？」

「你一個人坐着不冷靜嗎？」

「沒有關係，我坐一回就走的。」

郎露茜聽他這樣說，一時便也拿了木桶走到樓下自來水籠頭旁去了。等露茜洗清衣服上來，把衣服晾在竹竿子上。陳思明又低低問道：

「你媽和弟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有時候十點鐘，有時候十一點鐘，並不一定的。」

「這學期別說了，我以為下學期，你應該送弟弟上學校裏去讀書才好。因為小孩子天空閒着，也很不好。」

「唔！下學期我當然得想法子給弟弟上學校去讀書。」

郎露茜覺得他所談的，都是無不關懷我們一家人前途的問題，一時更加的敬愛。雖然想對他說些溫情體己的話，但却始終鼓不起這個勇氣。兩人默坐了一回，陳思明見手錶已九點半了。於是站起身子，向露茜告別，預備要走。露茜回頭見桌子上的鈔票和麵包等物，遂又叫住了思明，說大哥你把這麵包忘拿去了。還有這些錢，也請大哥帶回去罷！思明道：

「麵包和牛肉我是買來給你們吃的，這十元錢準定你們買米罷！二妹！你既然叫我大哥，那就別客氣，我走了。」

陳思明說着話，身子已走到樓下去了。露茜一直送他走到大門口，方才感激零涕的回到樓上來。十點半的時候，母親和弟弟歡歡喜喜的回家，原來他們一籃子五香豆都已賣完了。

露茜當下也把陳先生已經來過，不但代付了房金，而且還拿出十元錢來給我們買米。及送我們麵包牛肉等話，向母親告訴了一遍。郎太太聽了，真是感無可感，也只有讚不絕口的稱頌着他。不過心中很懊惱自己沒有遇到陳先生，否則，一定要打聽打聽他的身世，但只好等着下次再有機會的時候而已。可是陳思明這次來後，足足又有半個月沒有到來。露茜因為這幾天戰事十分不好，所以未免有些擔憂。不料這天下午，郎太太母女沒有想到陳思明會來，他却偏偏急匆匆的到來了。

五

郎太太母女三人從炮火中九死一生的逃入租界，不知不覺已有兩個多月的日子了。這時候的天氣，也慢慢地寒冷起來。露茜在克勤克儉，省吃省用之下，終算也添了一些夾衣和棉衣。只不過露清還不能入校讀書，因為顧到了東，就顧不了西，這筆教育費。實在負擔不起，所以露茜只好買了幾本教科書，自己空下來的時候，教弟弟讀書寫字。好在露清是個上進的好孩子，他雖然不能進學校，在家裏有了姊姊這個良師，倒也非常的好用功。

這幾天戰事很不好，國軍遭敵人前後包抄，所以有放棄上海之意。露茜雖然在國難中已經苦得連飯都沒有吃，不過她倒很關心時局，未免有些憂心煎煎。同時更因為陳先生又有半個多月沒有到來，心裏不知怎麼的，也有些不大如意。但事情往往出人意外的，露茜沒有想到陳先生會來，可是在這天他却偏偏的到來了。陳先生來了，這在郎太太母女三人的心中都

會感到一陣欣喜。露清是正在寫字，他立刻含笑站起身子，親親熱熱的拉住思明手兒。一面叫着大哥，一面問他爲什麼這許多日子才來？郎太太也忙着讓坐問好，露茜笑盈盈的倒了一盃茶，遞給他手裏。低低的說道：

「大哥！你很忙吧！」

「唔！也忙不了什麼。……」

陳思明點點頭，却又回答了後面這句話，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露茜覺得他的話有些兒矛盾，神情也有些兒異樣，似乎心事重重的神氣。這就又含笑說道：

「大哥！你坐一回，我去買些兒東西。」

「噯！你去買什麼東西呀？」

陳思明聽她這樣說，方才回頭望了她一眼，急急的問。露茜雪白的牙齒微咬着般紅的嘴唇皮子，憨笑了一回。說道：

「大哥！你今天終吃了午飯走吧！我去買些兒小菜。」

「不！你別忙，我拿些衣服去，坐一回兒就走的。」

「陳先生！這是你自己的家呀！你爲什麼要這樣客氣呢？那叫我們心中更不安哩！」郎太太聽陳思明就要走的，遂在旁邊也插嘴回答。露清拉了他的手，却連說大哥吃了飯再走吧！露茜含情脈脈的瞟了他一眼，說道：

「大哥！你假使承認我們是兄妹的話，你應該吃了飯走。再說你又不常來的，好容易

見你來了一次，就這麼匆匆走了，我們心裏會覺得難過。」

「好！那麼我就在這兒吃午飯罷！」

陳思明覺得她的話多少包含了一些情意綿綿的成分，這就沒有勇氣再拒絕了。遂微微一笑，答應了回答。露茜這才回過笑容來，她便回身走出房外去。却被陳思明又叫住了，說道：

「二妹！我關照你，我午飯答應在這兒吃，可是你別去買什麼小菜，最好是隨便什麼吃一些兒。否則，我還是不想在這兒吃。」

「原不買什麼呀！青菜淡飯，再普通也沒有的了。」

「唔。青菜淡飯已經夠好了，這年頭兒，國破家殘，民族有滅亡之憂愁，假使給我吃山珍海味，恐怕我也食不能下咽哩！唉！」

陳思明沉痛地回答，他滿面顯出悲憤的樣子，說到末了，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露茜非常的敬佩他，點點頭，說聲我知道，她便悄悄地走下樓去了。

露茜走後，露清又七搭八搭的向思明搭訕着說話。思明站起身子，走到箱子旁，把要穿要用的衣服等物，整理在一隻箱子內，他預備飯後帶走的。郎太太在一旁說道：

「天氣慢慢的冷了，我們心中也在記掛着，陳先生爲什麼不來把衣服拿去呢？」

「因爲工作太忙，所以終是抽不開身來。」

陳思明說着話，又到桌子旁坐下了。他在衣袋內摸出一包烟捲來，遞一支給郎太太。郎

太太搖頭忙說我不吸煙，一面給他找火柴劃火。陳思明連忙欠身，說了一聲謝謝，於是彼此又沉默了一回。郎太太望着思明的臉兒，含了微笑，幾次三番的似乎欲語還停的樣子。思明起初只管一口一口的吸着煙捲，好像也在想什麼心事。對於郎太太的神情，倒也並不注意。後來偶然回頭望了她一眼，見她嘴唇微微的掀動着。遂開口問道：

「老太太！你有什麼話說嗎？」

「我……我想……我們受了陳先生這麼大的恩惠，實在使人沒齒不忘，真不知叫我們如何報答才好？」

「老太太！你別說這些話，我早已跟二妹說過，這也是我們一個緣。」

陳思明說的緣，並非是什麼男女間姻緣的緣，他是說世界上的萬事，都有一個緣。比方說，他們萍水相逢，居然而成了患難之交，這當然也可說是一個緣。不料聽在郎太太的耳朵裏，她就誤會了思明的意思。還以為他對露茜已經有過表示的了，於是大了胆子。低低的說道：

「陳先生！你在上海只有一個人嗎？」

「是的。」

「陳先生我很冒昧的跟你說這些話，假使陳先生還沒有結過婚的話，我想把露茜嫁給你。一則，使我們住在你家中也有了一個名目，二則也算我們報答了陳先生這一番待我們的大恩。不知道陳先生對我露茜，是否也有一些愛憐之情呢？」

郎太太說這幾句話的神情，是十分的侷促。而且心頭跳得很厲害，使她兩頰也有些熱辣辣的發燒。但陳思明心中也有些感到意料之外，他的心兒，比郎太太更跳得劇烈。他的臉孔，比郎太太更漲得血紅。吱唔了一回，方才一本正經的說道：

「老太太！我……所以幫助你們，無非是盡了一些人類互助的義務，我並沒有一些兒什麼別的作用，所以老太太倒不要誤會才是。」

「我沒有什麼誤會呀！你是一個品格高尚的真君子，我們是很知道的。所以我要把女兒嫁給你，也是因為敬佩的緣故。」

郎太太聽了思明一本正經的話，倒忍不住笑了起來，遂也連忙向他急急的解釋。陳思明呆了一呆。笑道：

「老太！你的美意，我非常感激。不過，……我今天到這兒來的原因，一方面是取衣服來的，一方面是向你們來告別的。……」

「啊！陳先生！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了呀？」

郎太太非常吃驚的啊了一聲叫起來，心慌意亂的問。陳思明皺了眉毛，十分淒涼而憤激的表情。說道：

「我們的軍隊也許要放棄上海，因為上海一偶之地，既已前後受敵，徒然犧牲，也是無益。好在我當局表示長期抗戰，決不談和。所以我們紅十字會同人，也預備隨軍西移，為國效勞。……」

「那麼陳先生難道馬上要離開上海了嗎？」

郎太太不等思明說完，又急急的問，看她表情有些難過的樣子。陳思明點點頭，他抽着烟捲，却沒有回答。郎太太接着又說道：

「陳先生！你這個家打算怎麼辦呢？」

「我想就給你們住下去罷！」

「陳先生！你……」

「不要難過，希望我們勝利之後，我回到上海，還能夠和你們相見，這也是不久的事情。」

陳思明見郎太太說到你字的時候，却說不下去，眼淚撲簌簌的流了下來。這就用了溫和的語氣，向她低低的安慰。郎太太收束了淚痕，呆呆地想了一回，接着又低低的說道：

「陳先生！我活了這五十多年來，對於像你這麼的好人，我實在還只有第一次碰到，所以我心裏太感動了，怎不要叫我流淚呢？」

「這是老太太說得我好罷了。」

陳思明很不好意思的回答，他握了玻璃盃，喝了一口茶。郎太太又沉吟了一回，忽然有了一個主意，說道：

「陳先生！我想你雖然要離開上海，這也沒有多大的關係。我的意思，預備在你沒有動身之前，我把女兒就嫁給你。那麼我們住在這屋子，你雖不在我們也很安心了。」

否則，那真叫我們有些說不過去！」

「不！老太太！你一些也不必耿耿於懷的，這是我喜歡給你們住下去，這你又何必說不過去呢？」

陳思明聽郎太太一定要把露茜嫁給自己，雖然這樣美麗的姑娘，還有那個見了不愛呢？但是他有堅決的理智，在警告自己，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竭力壓制着情感的發展，搖頭回答。郎太太心中真是感到奇怪極了，天下竟有這樣不貪女色的男子嗎？於是又急急的問道：

「我想陳先生大概嫌我女兒人品生得不好罷？」

「那裏那裏？郎小姐的品貌可說十全十美，在上海許多姑娘中，恐怕誰也及不上她的聰明美麗呢？」

「你既然這麼的說，那爲什麼不答應？我覺得其中一定有個緣故的。」

「老太太！我老實的告訴你吧！因爲我已經是個有妻子的人了。」

這消息真有些驚人，使郎太太不免皺了眉頭，倒有些疑信參半。正欲動問，却見露茜匆匆的回家來了，她買了一些魚和肉，還有些青菜蘿卜。笑盈盈說道：

「媽！我到樓下廚房去燒菜，你拿竹籬子淘一些米罷！」

露茜一面說，一面把秋波斜乜了思明一眼，微笑着又很忙碌的走到樓下去了。郎太太且不先盛米，繼續又向思明低低問道：

「陳先生！那麼你夫人是住在什麼地方的？」

「她嗎？住在鄉下，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上面爸媽也有，我弟兄有好多個，我的妻子還養了一男一女，兒子已經八歲了，女兒也有五歲了。老太太！我這話完全是事實，所以我不能爲了貪圖自己的幸福，而陷害郎小姐的終身。對於老太太這一部份的美意，我只有表示心領謝謝。」

郎太太聽了他這一番告訴，真是敬佩得難以形容。連連點頭稱贊，說道：

「陳先生！像你這樣君子人，實在太難得。我覺得你的品格，和聖賢人又有什麼分別呢？這個年頭兒，上自官兒，下到百姓，那一個不貪財？那一個不貪色？像張先生這麼年紀的人，他千方百計的還想污辱露齒的身子，這若和你一比，真是有天壤之別。」

「老太太！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我以為一個人應該有正正當當的行爲，清清白白的思想。假使廉恥全無，禮義全忘，這如何還能可算是一個人呢？所以我不過是一個守本分的人而已，實在不敢受你這樣的讚美，倒叫我聽了不好意思呢？」

「唉！假使個個人都有陳先生那麼的思想和品格，人類那兒會互相殘殺？社會那兒會這般混亂，恐怕這世界真是個美麗的樂園了！」

郎太太一面感嘆的說，一面方才量了米，到樓下淘米去了。這兒陳思明沒有事，却教了露清一課書。他們兩人說了一回話，倒也不覺得寂寞。十二點一刻的時候，郎太太母女已把

飯菜燒好拿上來了。露清先笑着告訴說道：

「媽！大哥教我讀書，他教得挺好的，可惜我沒有福氣能夠請大哥天天來教我讀書，因為大哥是要離開上海了。」

陳思明聽露清這麼告訴，再瞧瞧露清的臉兒，却並無驚異的反應，可見郎太太在樓下已把什麼話都向女兒告訴過了。於是也笑着說道：

「弟弟很聰明，這孩子長大了，一定很有希望。所以我說老太太將來的福氣，也不可限量呢！」

「一個才八歲的孩子，等他長大成人會賺錢的時候，只怕我的鼻子要朝北的了。像我們這麼命苦的人，如何還談得到福氣兩字呢？」

「媽！你別這麼說，再過十年，我一定會賺錢了。那時候媽的年紀也不過六十出零一點，這也算不了老呀！媽活到八十歲，還不是整整地有二十年福氣可以享受嗎？」

這幾句話因為是出在一個八歲孩子的口裏，所以大家倒又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時露清把飯盛出了，她自己却盛了粥。一面向思明說道：

「大哥！時間已不早，你一定餓了，快坐下吃飯罷！」

隨了露清這句話，四個人在小方桌邊坐了下來。思明見郎太太母女倆的碗內都盛了粥湯，這就低低說道：

「你們爲了我特地又燒飯的嗎？其實你們也太客氣，我倒也喜歡吃粥哩！」

「是大哥自己的米，你還說什麼呢？被你一說，我們更覺難爲情了。況且這兩個月來，大哥還沒有回家吃過一頓飯，也沒有什麼好小菜請你吃，我們實在已經覺得很抱歉了呢！」

「這年頭兒，我們還想吃什麼呢？其實我很知道，爲了我，你們今天已化費了不少錢，因爲你們平日一定節儉得很的。」

陳思明聽露茜紅了臉兒低低的說，於是連忙也不安地回答。郎太太連說化不了什麼，化不了什麼，這都是吃你自己的東西。大家經過這幾句談話，彼此又沉默了一回。露茜方才瞟了思明一眼，低聲兒問道：

「大哥！聽說你們紅十字會預備隨軍隊西移嗎？」

「是的，我覺得國軍撤退之後，上海一定很混亂很黑暗，我們留在上海有什麼意思呢？所以還是隨軍西移，爲國家去幹些兒工作，比較痛快一點。」

露茜點點頭，表示無限敬仰的意思。接着又說道：

「你離開上海之前，我想你應該寫信去告訴你的家裏吧！」

「這當然，否則，他們也會不放心的。」

「不過，你的爸媽，你的夫人，他們也許會不贊成你上戰場去服務的吧！」

「你這猜測也許可能，因爲我爸媽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他們老年人的思想，自然希望他們兒子不要去冒這個危險。至於我的妻子，那更不用說，她是個鄉村裏的女

子，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她一定也很怨恨我會到戰地去工作的。不過，在這非常時期的環境之下，假使人人不肯冒這個危險，那麼中國恐怕早就亡了。在這小小的上海，也決不會和敵人奮勇反抗到三個月之久，所以這次我軍撤退，在我們心中，並不悲觀，因為中國地方這麼大，敵人佔領上海，需費時三月，那麼敵人要打倒整個的中國，恐怕三十年也打不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這是每個國人都有這個信心的。」

「大哥！你真勇敢，你真偉大，拋棄了父母妻子，爲國去效勞，這是不容易了！」陳思明滔滔地說出了這一番話，露茜聽了，真是敬佩得五體投地。兩眼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誠懇的回答。思明微笑道：

「這是國民應盡的責任，那沒有什麼希奇。況且我已經有了兒子女兒，那還怕什麼呢？即使爲國成仁，將來兒子也會給我報仇啊！」

「不！不！大哥！你一定會達上成功的道路。」

「陳先生不過念九歲的年紀，兒子竟有八歲了，真是好福氣，我相信你們父子女一家人都會團圓的。」

「謝謝你們這樣的希望我。」

郎太太母女倆齊聲的祝禱着說，陳思明聽了心中非常高興，遂感謝地回答。吃完了這一餐飯時，時已一點另五分。露茜倒了一盆面水，擰了面巾，給他洗臉。一面倒上了一盃開

水，給他喝茶。並又低聲兒說道：

「大哥！你家裏人知道你是住在這兒賢和里的嗎？」

「知道的，因為我們平時也常通信的。」

「那麼我覺得我們以後住在這兒恐怕有些不方便吧！」

郎露茜微蹙了翠眉，低低的回答，她有些憂愁的樣子。陳思明似乎不懂她的意思，怔住了一回。問道：

「怎麼啦？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你家裏人既然知道你是住在這兒的，那麼你走了之後，說不定你夫人會到上海來拿取一切的傢俱，明兒若見了我們這一羣人，使你夫人心中不是要引起誤會了嗎？所以我想你幾時離開上海？我們也得另外想辦法再找安身之所才好。因了我們的緣故，萬一使你們夫婦間發生了感情的破裂，這豈非是我們的罪惡嗎？」

陳思明這才明白了她這一番意思，心中倒着實感激她關懷自己的一切。覺得露茜真是一個又多情又細心的姑娘，因此大有恨不相逢未娶時之遺憾。默然了半響，方才徐徐的說道：

「二妹！你這意思很不錯，我非常感激你。不過我既然幫助了你們，我也決不能半途而廢，使你們仍舊去過流浪的生活。所以我預備寫信去告訴我父母，說我到戰地去工作之前，已把上海的租屋退去了。至於屋子裏一切傢俱，也被我變賣了。……」

「不！不！大哥！這……是不可以這樣說謊的……」

陳思明被他說了一句說謊，倒也不免紅了臉兒有些慚愧起來了。但回頭見露茜的粉頰，却已沾了無數的淚痕。思明這就奇怪地問道：

「二妹！你幹麼這樣傷心呢？」

「不！我並不是傷心，因為我心裏太感動的緣故。……」

露茜搖搖頭回答，她話聲簡直有些兒哽咽的成分。思明望着她淚人兒般的樣子，他的情感也激動了，只覺得無限的淒涼。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因此木然的出神。郎太太接口說道：

「陳先生！這屋子裏東西那一樣不是你的？難道我們無緣無故的能……」

郎太太說到這裏，也有些說不下去了。思明微微的一笑，安慰她們說道：

「你們不要難過，這屋子裏東西能值幾個錢呢？老實說，這個年頭兒，兵荒馬亂，性命也不是自己所有的，那更何況是身外之物嗎？所以我倒絕對的並不希罕。」

「可是我們萍水之交，受你的恩惠太重，叫我們如何的報答？」

「你又說這些話了，我假使要人報答的話，我也不來幫助你們了。」

「我想我們暫時給你保守着這些東西，等你回上海的時候，我們一定原物奉還你，希望那時候我們的環境能夠好一些。」

「二妹既然這樣說，也好，就隨便你的意思好了。不過，在必要的時候，請你只管做主好了。我們鄉下雖不能算為豪富之家，但尚有薄田數畝，我父母妻子絕對不會有

餓死的顧慮。所以對於這裏一點點東西，他們根本也不會介意的。」

「大哥！你這一分兒高情厚誼，我們還有什麼感謝的話可說呢？我們只有虔虔心心的祝禱上蒼，保佑你一路平安，將來達到勝利的目的。那時候我一定敬酒三盃，高高興興的慶祝你歡迎你哩！」

「好！二妹！你說得真好！時候不早，我該走了。」

陳思明見她掛着眼淚，絮絮地說，而且滿面還含了嬌笑，一時覺得這位姑娘不脫孩子氣的成分，心中更加感到她的可愛。遂也笑嘻嘻的望着她，很興奮的回答。一面瞧了一瞧手錶，便站起身子來，去拎了他整理好的那隻皮箱。郎太太因為陳先生太好了，所以起了依戀之情。一面跟着站起，一面顫巍巍的問道：

「陳先生！那麼你幾時再來呢？」

「等鬼子兵打出了中國的土地，我一定會來望你們的。」

「大哥！我在這兒敬禮，祝你勝利！」

露清把脚一並，還把右手舉到額角上去。陳思明見了，又放下皮箱，把露清抱起，在他小臉上吻了一個香。笑道：

「好孩子！你要好好兒學上進，給你媽掙氣才好。」

「大哥！我知道。」

陳思明含笑拍拍他肩膀，又放下他身子，一面提了皮箱，一面向郎太太說聲老太太再見

罷，他便匆匆的走到樓下去了。露茜心裏覺得些空洞洞的難受，楞住了一回。郎太太說道：「你該去送送他啊！露茜這才醒覺過來似的也急匆匆的追奔到樓下去了。」

露茜一直送他到弄堂口，思明回頭望了她一眼，低低說聲別送了，進去罷。露茜却戀戀不捨的望了他，低低的叫道：

「大哥，你在那一天動身，我想來送送你。」

「不必客氣了，因為我也沒有知道在那一天動身哩！」

「大哥！那麼請你常常寫信來告訴你的健康，使我也好放心。」

陳思明聽她感情地說，大有眼淚汪汪的樣子。這就有些情不自禁的伸手把她握住了，低低的說了一聲我一定會寫信給你。露茜和思明握手還只有第一次，他們都呆呆地怔住着。思明覺得露茜的纖手真是柔若無骨，雖然令人愛不忍釋，但到底有些難爲情。意欲放了她的手，可是露茜的纖手，却相反地也緊握着自己，這就感到心裏不住地蕩漾，幾乎木然起來了。

在他們兩人的心裏。可說都有了愛慕的意思。但陳思明是已經使君有婦，在他固然不願對不起鄉下那個賢妻，就是露茜也不願以兒女之情來頹傷他的英雄氣概。同時她更不願意爲了自己的敬慕，而離開了他們夫婦間的情義。所以最後用了悽惋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大哥！你的情義，我今生無法報答，唯期之於來生耳！」

陳思明是個很聰敏的人，他雖然忠厚於外，然內心什麼都非常明白。他聽露茜這麼說，

換句話兒，明明是說我今生不能嫁你爲妻，以身相報，也只好等待來生的了。一時非常遺憾，雖有千言萬語要向她訴說，但結果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良久，良久，方才低低的說道：

「二妹！我們再見吧！」

「大哥！祝你平安回來。」

陳思明不願再讓感情來衝動自己，因爲他覺得內心非常的痛苦，所以硬了心腸，便頭也不回的放開了步子，向前走了。露茜在思明面前，竭力忍熬住悲哀的發展，此刻見思明走了，她心裏的悲酸，再也壓制不下去，這就撲簌簌的滾下眼淚來了。弄堂口的行人很多，見露茜木然淌淚，大家還以爲她是有神經病的，因此都望着她注意起來。露茜見路人停步都向自己呆望，這才猛可理會過來，於是一骨絡轉身奔進弄內回家去了。

不多幾天，國軍真的向西撤退，於是上海便形成孤島。孤島上的同胞，一般知覺麻木的，無不紛紛活躍，因此畸形發展，蒸蒸日上。什麼舞廳，嚮導社，女子按摩院，彷彿雨後春筍，比比皆是。同時因爲各路交通斷絕，貨物來源較少，物價也就逐步上昇。一般貧苦同胞，真是焦頭爛額，苦不堪言。那麼露茜母子三人，自然也是在這水深火熱惡劣環境中的一份子。每天生活，不要說喝粥湯兩字，在這時候又覺得喝粥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了。因爲那時候一般貧民，大家以玉蜀黍粉，並麵糊當飯吃的。至於下飯的小菜，那就根本談不到了。

光陰匆匆，不知不覺已到第二年的春天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下去，露茜的境况也就一天一天的困難下去。真所謂有了朝頓，沒有了晚頓。郎太太的意思，把陳先生剩下東西變賣一些，暫救眼前的急難。但露茜却不肯這樣做，因為陳先生既然這麼信任我們，我們豈能私賣他的東西。這於良心問題，實在說不過去。郎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

「事到如此，還有什麼辦法呢？難道預備活活的餓死嗎？況且陳先生走後，這半年來，連信一封也沒有給我們，可見他這個家是預備送給我們的了。我們暫時以濟燃眉之急，這也算不了什麼太黑心呀！反正將來可以補還給他的，我以為不妨可以變通一下。」

「媽！賣物度日，這也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再說弟弟老是閒在家裏，也很不好，我覺得非給他上學讀書不可。」

「唉！連吃飯都發生了問題，還讀什麼書呢？」

「媽！我有一個解決生活的辦法，但不知媽同意嗎？」

「是什麼辦法呢？」

「早晨王太太對我說，這樣子下去，也不是個道理。所以勸我還是做舞女去，我想事到如今，也只好顧不了許多。反正跳舞只要自己不受引誘，這和妓女到底是不同的。我爲了生活，我爲了弟弟的前途，我只好犧牲一下子了，但母親的意思怎樣呢？」

郎露茜在這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沉痛地說出了這幾句話。郎太太因為舊式女子的關係，所以她還莫明其妙的樣子。低低的問道：

「我不懂呀！跳舞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呢？」

「跳舞廳是一個很大的廳堂，裏面椅子上都坐了女子，給男子們抱住了跳舞，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舞票，拿了舞票再向舞廳當局換取鈔票，那麼我們就可以生活了。」

「年輕的姑娘，給男子們抱住了跳着，這到底不大好吧！」

「媽！只要我不賣身體，跳跳舞原也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爲了要生存在這世界上，又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太委曲了你，叫我心中多難受的！」

「要吃飯要活生命，這一些兒委曲也算不得希奇呀！」

郎露茜嘆了一口氣，苦笑着回答。郎太太沒有話說，忍不住流下眼淚來。母女倆既然商量已定，於是郎露茜便入夜巴黎舞廳裏去伴舞了。以郎露茜的美色，在這燈紅酒綠裏伴舞，慢慢地如何不瘋狂了一般色迷迷的男子呢？因此不到兩個月，她的芳名便大紅而特紅起來。她擁了大量的舞客，而這般舞客，個個都是汽車階級，無不欲想把她娶去爲妾。但露茜對於這種市儈，奸商，怎麼會放在眼睛裏？所以除了陪伴他們跳舞吃飯之外，其他不正當的行爲，她一律加以拒絕，所以使這般色鬼可望而不可接，大家都不肯放鬆的繼續追求捧場，大

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神氣。這麼的一來，露茜母女三人的生活，立刻由困苦之中而變成寬裕起來。於是露清可以上學讀書了，郎太太也可以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忙碌起來。

郎露茜在舞廳裏並不化名，她就是叫郎露茜，她所以不改真姓名，她是爲了給她一般朋友易於找尋的緣故。因爲一個舞女，要和舞客談真愛情，這是癡子。舞客化了錢，無非找尋快樂，只要把舞女身子弄到了手，便早已拋置腦後了。郎露茜是個潔身自愛的姑娘，她雖然做了舞女，可是她並不希望嫁一個汽車階級的舞客。所以她心裏時常癡心地想念着陳先生，覺得像陳先生這麼的好人，我就是嫁他爲妾，我也情願。但他……這半年多的日子連封信都沒有寫來，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呢？她除了想念陳先生之外，她自然也想念着諸葛雄。因爲諸葛雄對自己確實也有至性流露的愛，他確實也是一個好青年。不過露茜心中感到很奇怪，我既成了紅舞女，舞廳當局，把我郎露茜三個字天天登着報紙上做廣告，難道諸葛雄，史忠花等一般人竟一個也沒有發現嗎？爲什麼竟沒有人來找我呢？這不是很奇怪嗎？照理說，諸葛雄第一個會來找我的。他難道已和羅局長女兒結婚了嗎？抑是不在上海了呢？露茜爲了這個問題，時常的暗自難受，悶悶不樂。

流光易逝催人老，一忽兒又是秋涼天氣未寒時矣！郎太太不知怎麼的受了一些風寒，竟是懨懨地病倒在床上了。露茜心裏非常焦急，因爲這幾個月來，她已有了不少的積蓄，所以她當然連忙給母親延醫服藥。可是喝藥像喝水一般，郎太太的病勢，不但沒有減輕，而且天天還加重起來。露茜本來是做茶舞晚舞兩場的，現在因爲家裏沒有人照顧，所以她只好單做

晚舞一場。白天裏陪伴着母親，服侍湯藥。這天郎太太流着眼淚，對露茜說道：

「露茜！我這個病恐怕是不會好了。」

「媽！你別說這些令人感到傷心的話吧！……」

露茜一陣子悲酸，眼淚早已滾滾地落下來了。郎太太苦笑了一下，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望着淚人兒般的露茜，繼續說道：

「我死了倒也沒有什麼痛苦，只是死後的一切費用，可又要累苦了你。露茜！你媽真不識相，早知道今天還是要死，何不死在炮火之中呢？至少也可以省掉一筆葬殮的費用。如今……如今……這一副千斤重担，又要壓在你的肩膀上了。」

「媽！你是會好起來的。……你千萬不要胡思亂想，女兒的心也被你說得片片地碎了。」

「唉！好起來？只怕是做夢吧！」

郎太太嘆着氣，低低的說。露茜伏在床邊，捧着母親的手兒，却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了。郎太太却又拍拍女兒肩膀，低低說道：

「好女兒！你不要哭呀！媽有話跟你說。……」

「媽！我不要你說這些傷心的話。……」

露茜的眼淚，又像雨點般的直滾落下來。郎太太呆了一呆，說道：

「我覺得做舞女到底是件不名譽的事，況且你爸爸活着的時候他是多麼清高。……」

「媽！不過……女兒做舞女到現在，也沒有幹過什麼不清白的事情呀！爲了活命，爲了弟弟的前途，我想爸爸在天之靈，他老人家一定會同情我，原諒我的。媽！因爲這並非是我甘心墮落呀！」

「我知道；我並不是說你甘心墮落。我是說，你做舞女，都是我們害你的。」

「媽！我……不要你這樣說。」

「孩子！我現在有一個意思，不知道你能夠採納嗎？我比方那麼說一句，我假使死了之後，我希望你在舞客之中，好好壞壞揀一個嫁了他吧！我以爲這樣比做舞女終好得多了。你雖然是個意志堅決的姑娘，但燈紅酒綠中的環境，四周是滿佈的荆棘，一不小心，就有失足的危險。萬一上了人家的當，這叫我在九泉之下，如何能放得下心來？孩子！我說你不要一定揀年輕俊美的丈夫，只要良心好，有情義，能維持生活，就是年齡稍大一些，你……也嫁了罷！這是做媽的臨死之前對你說的話，不知道你心中也以爲對嗎？」

郎太太斷斷續續的說着話，說到後面，大有上氣不接下氣，十分吃力的樣子。這叫露茜聽了，回答什麼好呢？因此她是慘痛欲絕的，只有嗚嗚咽咽的泣個不停。這時候露茜也從學校裏放學回家，他一見姊姊在床邊哭泣，知道母親生命危險了。一時奔到床邊，跳到床上，抱住郎太太脖子，也哭泣起來。

郎太太見了兒子，因爲兒子還只有九歲，所以觸目傷心，淚如雨下。假着露茜小臉兒，

嘆了一口氣。說道：

「孩子！你真是太苦命了，沒有了爸，但到如今將又沒有了媽，……好在您還有一個姊姊，我相信姊姊是不會錯待您的。不過，你要好好兒的用功讀書，聽從姊姊的話，不可對姊姊有失禮的行爲。因爲你媽已是個垂死之人，你的一切是全靠姊姊來撫養您的了。所以姊姊就和母親一樣，你……終要掙氣才好。」

「媽！媽！你……會好的。」

露茜姊姊聽了這一番慘痛的話，便不約而同的又哭泣起來了。但死神已降臨到郎太太的頭上了，他猙獰了面孔，十二分殘酷的，並不因露茜姊姊的哭泣而引起了一份同情並可憐之意。終於在當夜半規殘月之間，奄然物化了。

郎太太死後，可憐露茜姊姊倆哭得死去活來。倒幸而房東王太太來給她幫忙辦理後事，從此以後，姊弟兩人更加孤苦無依的過着淒涼生活了。這次郎太太死後成殮一切費用，倒也化去了不少。露茜當然不得不繼續的伴舞，向這般暴發戶，投機商身上去拿取一些瘟生錢來用用。直等日本人進了租界，偽組織相繼而起，她便脫離伴舞生涯，預備另找高尙的職業了。原來這又是第二年的春天了，追求露茜的舞客越來越多，簡直使露茜無法應付。況且她細窺這些舞客中的人兒，個個都是甜言蜜語，說得天花亂墜，十分的恩愛。什麼天長地久，什麼白頭偕老。露茜知道這些話都是砒霜裏的白糖，甜蜜之中就是毒質。所以她在假意敷衍之下，當然一個也不會上他們當的。

她暗暗地想了一回，覺得母親臨終的時候，曾經對我說過的。這燈紅酒綠的環境中，四周都是荊棘，一不小心，就有失足之可能。所以叫我好好壞壞嫁一個人，說比做舞女終要好多了。其實母親這話也錯誤的，嫁了這種舞客，老實說，將來還是要做舞女的，因為他們沒有真愛情，無非是存心玩弄玩弄而已。假使要做一個清清白白的人，那麼只有脫離舞海不可。好在我已積蓄了不少的錢，我可以住在家裏坐吃幾個月也不成什麼問題的了。露茜在定了這個主意之後，於是便悄然地脫離舞國了。可憐這一般追求她的舞客，見露茜突然失蹤，因此弄得瘋瘋顛顛，大家天天在各舞場裏找尋，但如何還有露茜的影子呢？

原來露茜在報上已見到了一則大公醫院招考看護的啓事，所以她便興匆匆的去應試。好在對於看護一事，露茜還有一些兒經驗，當下就被醫院錄用了。露茜在這時候，方才覺得自己是重入了女子真正服務社會的階段。她非常高興，也非常安慰，覺得母親在天之靈，她老人家一定也萬分放心的了。

露茜在大公醫院任職三個月，因為辦事成績十分優良，所以已陞為護士長之職了。這已經是六月中旬盛夏季節了，露茜在大公醫院裏十分忙碌。忽然間烏雲四聚，大雨傾盆，露茜恐怕護士疏忽，所以到每個病房裏去巡視，當她經過五號病房的時候，忽見一個病人，跌跌衝衝的走到窗旁去關窗門，看他身子搖搖擺擺似乎難以支撐的神氣。這就暗暗埋怨着五號病房的看護小莉，說她不知那兒去了？一面急急奔上去，說我來關，我來關。但那個病人，此刻已支撐不住了，竟仰天向後跌了下去。露茜趕忙伸手去扶，那病人正跌在露茜懷內，兩人

四目相接 在怔了一怔之後，大家啊呀了一聲，由不得都大叫起來了。你道這個病人是誰？原來就是露茜心眼兒上時時刻刻想念的諸葛雄哩！

六

諸位大概還記得「歸」的結尾，是諸葛雄被金廷德陷害，捕入司令部一頓毒打，遍體血痕斑斑，幾乎送了性命。後因羅淑嫻捨身相救，允諾婚事，金廷德才把諸葛雄釋放，送入大公醫院醫治。淑嫻和廷德結婚之前，曾和阿雄在醫院相見一面，當時因為廷德監視在旁，所以兩人相對流淚，默無一語。諸葛雄心中是很明白的，他知道金廷德並不是真的曉得因我地下工作而捕捉我的，他完全是爲了爭風吃醋，以爲我和他角逐情場，所以淑嫻不愛他而愛了我，因此他更藉口來害死我了。現在淑嫻之所以答應跟他結婚，這也是很顯明的事，無非她要救我性命而所以忍痛犧牲罷了。對於這一點，諸葛雄還表示欣慰。他覺得淑嫻肯犧牲身子，嫁給金廷德，那麼我以後的性命大概是不成什麼問題的了。

不過諸葛雄心中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在大公醫院裏會遇了郎露茜，所以目定口呆，尤其羅淑嫻被金廷德奪去之後的感覺上，他是更加的驚喜欲狂。一時望着他粉臉兒，急急的問道：

「啊呀！你……你……是郎露茜小姐嗎？你……你……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嗎？」
「是的，我還活着，我沒有死，諸葛先生！你……你不是生着病？你……你……混身怎

麼都受了傷嗎？」

郎露茜一面回答，一面在發覺他滿面滿身都是傷痕的時候，立刻又顯出駭異的表情，向他急急的問。諸葛雄聽了，苦笑了一下，他慢慢地挨近床邊，身子便躺倒下來。露茜關上了窗戶，跟着走到床邊，給他蓋了線毯。因為阿雄沒有回答，所以自不免暗暗的猜疑了一回子。

這時窗外的暴風雨真是大極了，俄而似萬馬奔騰，俄而似千軍吶喊；洒洒的雨點，把玻璃窗敲得播鼓般的作響。室內的光線是特別暗沉，好像已經入夜的光景。忽然一道電蛇般的電光，在玻璃片子上很快的閃過了之後，接着嘩啦啦一陣天坍地崩的雷聲，響得震耳欲聾。郎露茜冷不防之間，一顆心兒也會嚇得像小鹿似的亂撞起來。諸葛雄見她粉臉兒漲得血紅，知道她有些害怕。遂向她搭訕着問道：

「郎小姐！我們整整地有兩年多的日子沒看見了吧？你一向好吧？」

「好！你……你……也好。……」

郎露茜聽了一個好字，不知怎麼的她心頭感到萬分的悲酸，嘴裏低低的回答，淚水兒却在她眼角旁湧了上來。諸葛雄見她流淚，而且她的話聲也有些顫抖的成分。這就感覺她的遭遇必定是十二分的悲慘，遂懊悔這麼的問。於是急急的又說道：

「八一三那天，交通斷絕，我打電話一問忠花，知道你沒有出來。那時我心中真急得不得了，但又有什麼用呢？我們都爲你流淚傷心，都以爲你們一家人定然死於炮火

之中了。原來你們是逃出來的，這真是謝天謝地，你們全家都平安嗎？」

「唉！這事說來，真是一言難盡……」

郎露茜嘆了一口氣，她的眼淚索性大顆兒的滾了下來。諸葛雄頗感到有些黯然神傷，望着她又怔怔的問道：

「怎麼啦？難道你爸媽？……遭到意外不幸了嗎？」

「是的，我們六口之家，只有媽媽弟弟和我沒有遭難。爸爸和三歲的小妹我是親眼見他們慘死的，還有我那個十五歲的妹妹露芬，却存亡不知，因為找不到她的屍體呢！」

「那麼你們逃出來之後，又在什麼地方耽擱安身呢？」

「茫茫人海，何處是我們安身之所？我們因為受了一些微傷，先在紅十字會裏住了兩天，後來到難民收容所去投奔，可是沒有多日，就流落街頭爲乞了。……」

「你爲什麼不找親戚朋友家裏去暫時安身呢？」

諸葛雄見她一面流淚，一面慘淡的說。因爲聽她曾經淪爲乞丐，所以也非常傷感，遂又急急的問。露茜低低說道：

「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一般親戚朋友，誰不是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呢？所以我也不願打擾人家，只去找過忠花，可是忠花固然在普濟產科醫院辭職了，而且她也回鄉去了。我除了她是最知己的朋友，我還能再找什麼人去呢？」

「郎小姐！你難道不能來找我嗎？」

「我……心裏原也這麼想過，但我……到底鼓不起這個勇氣。」

「不過……我那時候恐怕也不在上海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過嗎？」

「唔！郎小姐！那麼你們後來又怎樣了呢？請你詳詳細細的告訴我嗎？」

諸葛雄覺得不便告訴她，所以只把頭兒一點，一面又向她追問着說。郎露茜方才把紅十字會的護士長陳思明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助自己，直到國軍撤退，陳先生也隨軍出發的話，向他訴說了一遍。諸葛雄聽了這話，真有些兒將信將疑，想不到在這世界上還有這麼任俠好義真正的好人，一時連聲贊美。說道：

「這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所以你們會遇到這麼熱心偉大的好人，那麼你們母女三人就住在他家裏了嗎？」

「是的，陳先生走後，竟杳無信息，使我們非常掛念，但願老天保佑，他在外面平平安安才好。」

「那是當然的，我相信好人終有好報的。郎小姐！你媽老人家很健康吧！」

「在這水深火熱的環境之下，如何還有健康兩個字呢？我媽被環境磨折得已經離開人世了。……」

「啊！那麼你們只有姊弟兩個人了？」

「唔！我們這個樂融融的家庭就被戰爭害得東分西散的凋零了，毀滅了！從此以後，我什麼地方再能去找尋我的爸媽呢？」

郎露茜說到這裏，眼淚又泫然而下。諸葛雄聽了，不勝唏噓，遂嘆了一口氣，沉痛着臉色。說道：

「覆巢之下，那有完卵？國破家殘，這也是一定的道理。郎小姐！你不要傷心，這年頭兒豈能效新亭泣乎！我們只有埋頭苦幹，才可以報這血海大仇哩！」

「……諸葛先生！你……你是被誰打傷的？爲什麼要把你打成這個悲慘的樣子？你肯不肯告訴我呢？」

「郎小姐！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完的，我想等我傷勢好了之後，我到府上來再詳細的告訴你吧！」

郎露茜見他不肯直截的告訴，心中自然有些兒懷疑。正欲追問他的時候，忽然見房門外走進一男一女，還沒有開口說話，那女的先兒啊肉啊的痛哭起來。露茜回眸望去，見了這一男一女中年人兒，似乎還認得這就是諸葛先生的父母了。因爲兩年前在廣德醫院中也曾經過他們一次的，於是讓過一旁，諸葛太太早已直奔床前，拉住阿雄手兒，哭得傷心萬分。諸葛龍見兒子被打得這個模樣，也不由淒然淚下。諸葛雄因爲自己在司令部受刑之時，險險乎喪了性命，假使真的遭了毒手，我們母子今日如何還能夠見面？所以也激起了一陣悲哀，眼淚掉了下來。但口裏還勸慰着說道：

「媽！你不要傷心，我只不過是一些兒微傷，沒有什麼生命危險的。憑兒子這結實的體格，還可以受得住這慘毒的極刑罷！」

「阿雄！但是，你……你……到底是不是幹地下工作的呢？」

諸葛龍用了認真的口吻，向他嚴肅地詰問。郎露茜原沒有走出房去，她聽了這句話。芳心倒是忐忑的亂跳。暗想，諸葛先生準是被司令部裏毒打的了。心裏想着，兩眼都望到阿雄的臉部上去。只見阿雄非常靜穆的態度，笑了一笑。說道：

「爸爸！你怎麼這樣忠厚呢？假使我真是幹地下工作的人，金廷德怎麼肯輕易釋放我呢？你難道沒有見到羅淑嫻和金廷德結婚的啓事嗎？可見他完全是爲了妬忌我才謀害我的。現在淑嫻答應嫁給他，他稱了心意，所以便放我出來了。這是很明顯的事，情，爸爸難道還沒有弄清楚嗎？」

「可憐的孩子，你真是太受了委屈了，姓金的這該死的小子，他沒有好死的，他這種毒害好人的行爲，如何會有好的結果呢？人家不愛他，他偏偏強愛人家，這種畜生還能算是一個人了嗎？」

諸葛太太一面哭泣，一面怒氣沖沖的說，她恨不得把金廷德咬幾口肉才出了心頭的怨氣呢！這時郎露茜聽了他們的話，心中方才恍然了。暗想，他們說的金廷德這三個字，好生耳熟的。猛可想起來了，那姓金的不就是曾經向我求過婚的那個小子嗎？想不到他和阿雄強奪羅小姐呢！猜想起來，那金廷德一定已經是出賣靈魂做了倚勢欺人的漢好了。露茜想着，聽

諸葛龍又勸阻着太太說道：

「你說話得小心一些兒，給人家傳到金廷德的耳朵裏，又不是徒然的結怨嗎？」

「哼！你這種人真是胆小如鼠，還虧你算是一個堂堂的副局長哩！瞧你自己的兒子，被人家毒打得如此模樣，況且羅小姐分明是我家的媳婦，如今硬生生的被這小子搶奪去了，我瞧你在社會上還有什麼面子做人呢？阿雄有你這種死人般的爸爸，也算

是大倒其霉的了。」

諸葛太太聽丈夫並無一些憤怒的表示，還勸阻自己不要罵金廷德。這就怒不可歇，氣得暴跳如雷，忍不住向他戟指大罵起來。諸葛龍紅了臉兒，却有些惶恐的意思，嘆了一口氣。說道：

「太太！你也不要說這種風涼話，這個年頭兒，誰的手段強？誰就是老大。我雖然是個副局長，但怎麼及得他是個司令部的翻譯官勢力大呢？你瞧羅局長，他也沒有辦法，衣服貼貼的只好把女兒嫁給他呢！這何況是我嗎？老實說，阿雄今日有性命，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假使他一口咬定阿雄是地下工作的重慶分子，那麼也不是只好冤冤枉枉的死嗎？唉！這世界是多麼黑暗啊！」

「爸爸！你難道還只有現在明白嗎？」

諸葛龍聽爸爸痛苦萬分的說出這一番話來，遂用了俏皮的口吻，低低的問他。諸葛龍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却是喟然長嘆，表示無限感慨的意思。這時諸葛太太已停止了哭泣，她想

到了什麼似的。說道：

「羅小姐真是令人太可憐可愛了，我知道她雖然嫁給了金小子，但她的內心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她完全是爲了要救你性命，所以才忍痛犧牲自己的身體。這種小姐，是多麼的有情義呢！她自己此刻已到結婚之時，她還急急打電話來告訴我，說你是在大公醫院醫治傷處。唉！只怪我們沒有福氣，才娶不到像羅小姐這麼一個好媳婦！」

「要娶美麗的姑娘做妻子，這實在是禍水。假使金廷德不是爲了搶奪羅小姐的話，阿雄也不至於受到這麼的苦楚呢！所以我的主張，以後阿雄娶妻子，倒不要揀人家姑娘太美麗才是。古來有多少英雄好漢，只爲妻子生得美，而險些傷了性命，也有真的遭到了一命嗚呼。不說別的，單拿水滸上人物而言，有林冲，楊雄，武大郎，宋江等的受了妻子美麗的虧。有的受盡苦楚，有的喪了性命。這和阿雄現在的情形，不是也有些兒相同嗎？」

「好了，好了，瞧你這老頭子此刻倒又說起什麼水滸中的人物來了，你也討論討論兒子傷得這麼厲害，該用什麼方法來醫治才好呢？」

諸葛太太沒有好嘴臉的白了她丈夫一眼，十分怨恨的說。諸葛龍聽了，多少有些兒反感，遂淡淡的說道：

「你這話真也奇怪，我又不是醫生，叫我討論些什麼呢？」

「哼！我瞧你這黑心人，最好兒子被人家害死了，你才高興哩！」

「這……這是打那兒說起？太太！你這麼啣血噴人，叫我……不是太受一些兒委曲了嗎？」

諸葛雄聽爸媽吵鬧起來，遂連連搖手，把他們勸住了。郎露茜因為心中已經有些明白了。遂也悄悄地走出病房外去了。不多一回，小莉和一個醫生走進來，小莉手捧一盤藥膏藥水，是來給阿雄換藥的。諸葛太太見了醫生，便愁眉苦臉的流着眼淚。急急問道：

「先生！我兒子這傷勢到底要緊不要緊呢？」

「沒有生命危險，不過皮肉受一些兒痛苦罷了。」

「醫生！你終要發發慈悲心，救他早些兒全愈才好，那我就生生世世忘不了你的大恩。」

醫生應了一聲，却沒有作答。他用了沉默的態度，叫小莉把阿雄衣服解脫，預備給他換敷藥膏。諸葛龍夫婦一見兒子的肉體，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真是血痕斑斑，令人慘不忍睹，心中悲痛萬分，眼淚又滾滾地落了下來。

醫生敷好藥膏，又給阿雄喝了藥水，便管自地走到別個病房去了。這裏小莉叫諸葛雄好生休養，不要胡思亂想，她也另有工作去了。諸葛太太向阿雄問道：

「你想些什麼吃？告訴我，我可以去買。」

「我覺得太悶熱，最好給我吃些西瓜。」

諸葛太太一聽，回頭向阿龍立刻用了命令式的口吻，叫他出外去買。諸葛龍向窗外望了一眼，皺眉說道：

「這麼大的雨，回頭去買吧！此刻口渴，先喝些開水好不好？」

「叫你去買，就有這麼許多推三阻四的話，你身上不是穿着雨衣嗎？落雨怕什麼？你不肯去，我去買。」

諸葛太太逗給他一個白眼，惡狠狠的說，一面站起身子，預備走出病房外去。諸葛龍這就急了，連忙攔阻了她，急急地說了兩聲我去，我去，他只好不情不願的向房門外走了。其實這時窗外的雨已細小了许多，阿雄說開了窗子透透空氣罷！諸葛太太沒有回答，立刻走到窗旁去依順了他。就在這當兒，忽見門外走進兩個女子，一個男子，他們身上都披了雨衣。其中一個女子，急急奔到床邊，她叫了一聲表哥，淚水滾滾地已落下了粉頰。諸葛雄回頭去望，原來那兩個女子是表妹李玉梅，和史忠花。那男子不是別人，却就是蔡志堅。他非常興奮的表情，笑着向他們點頭。說道：

「老蔡！小諸葛還沒有死哪！」

「這當然是謝天謝地囉！」

「但你受的苦楚也夠的了！」

史忠花聽志堅這麼說，也低低的插嘴。她看着阿雄滿面的傷痕，皺了眉尖，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這時諸葛太太向玉梅問道：

「玉梅！你怎麼知道阿雄是在這醫院裏呀？」

「我到姑媽家中去過的。是張媽告訴我，我才知道。這兩位是我的朋友，他們也很焦急表哥的受傷，所以也來望望表哥。」

「真難爲了你們都這樣的記掛他，大家請坐一回吧！」

諸葛太太和志堅在兩年前雖也碰到過一次，不過在她心中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她表示感激的意思，向大家低低的說。忠花志堅也含笑點點頭，却默默地望着阿雄出神。大家雖有千言萬語要訴說，可是爲了諸葛太太在旁邊，所以各人都默無一語，唯有心照不宣而已。諸葛雄見玉梅淚眼盈盈，倍覺楚楚可憐。遂低低的說道：

「表妹！你不要傷心，我這個傷是沒有性命之憂的。」

「阿雄！你不知道，可憐你表妹，爲了你被捕，她真不知如何的傷心和焦急？而且，而且……她爲你吃十年長齋哩！」

諸葛太太在旁邊向他低低的告訴，阿雄聽了，由不得心裏一感動，眼角旁也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了。就在這時，諸葛龍捧了一隻西瓜，匆匆的走進房中來了。他走得滿頭大汗的說道：

「這兒附近偏偏沒有水果店，好容易走了兩條馬路才找到呢！我這做老子的，真變成孝子的了。」

「你聽，你聽，叫你買了一次東西，你就怨聲載道了，我原沒有一定叫你去買呀！既

然買來了，還冤枉些什麼呢！」

「姨爹！這西瓜是不是表哥要吃嗎？快交給我來分開來吧！」

玉梅聽姨爹姨媽又要爭吵起來，遂走上前去，伸手去把西瓜接過。諸葛龍這時兩眼注意到房中那兩個陌生人的身上去，望了玉梅一眼。低低的說道：

「玉梅！你什麼時候來的？這兩位是……」

「哦！他們是我的朋友，和表哥也相熟的，他們聽了表哥慘遭不幸的消息，所以也來慰問他的。史小姐！蔡先生！這就是我表哥的爸爸。」

其實志堅對於諸葛龍是認得的，他還記得兩年前在廣德醫院內的時候，還曾經和諸葛龍爭論過。但如今當然故作還只有初見的樣子，向他恭恭敬敬的鞠躬招呼，諸葛龍是個糊塗人，他是決不會記得這麼許多的，所以還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一回。

玉梅捧了西瓜，走出病房，意欲請看護拿小刀來切西瓜。不料在房門口齊巧碰見了郎露茜，玉梅遂低低說道：

「看護小姐！謝謝你，借一把小刀給我好嗎？」

「你跟我來罷！」

郎露茜點點頭回答，兩人一同步入護士室，露茜在抽斗內取出一把小刀，交給玉梅。問道：

「你要不要用一隻盤子盛起來？」

「那更好了，謝謝。」

玉梅微笑着說，露茜遂在櫥上取下一只白磁盤子，放在桌上。兩人偶然之間，相互地望了一眼，大家心中似乎都有一個感覺，真是好生面熟的。玉梅先開口問道：

「你貴姓？」

「敝姓郎，你貴姓？」

「我姓木子李，莫非你就是郎露茜小姐嗎？」

「正是，啊！我也想起來了，你莫非是李玉梅小姐嗎？」

露茜和玉梅在過去因為都有些妬忌的緣故，所以彼此的印象很深。此刻在互相詢問之下，於是大家都記得了，驚奇地問，而且彼此還緊緊地握了一陣手。露茜因為自己已經明白玉梅在醫院裏當然是爲了探望阿雄的緣故，所以先熱心地說道：

「李小姐！你表哥在這兒醫院裏養傷，你知道嗎？」

「我知道，郎小姐！史忠花小姐不是和你好朋友嗎？你可曾碰見過沒有？」

「沒有呀！這兩年來音訊全無，聽說她回鄉下去了。」

「史小姐此刻也在表哥病房裏，你快去見見罷！」

露茜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她真不免又驚又善，遂連忙問了一聲真的麼？玉梅此刻已把西瓜切開，一瓜一瓜的放在盤子內。她端了盤子，點點頭說道：

「我怎麼會騙你？你不信，跟我一同去罷！」

露茜也不作答，跟了玉梅，匆匆來到病房。玉梅先向忠花笑嘻嘻說道：

「史小姐！我給你介紹一個好朋友，你認得這位小姐嗎？」

「什麼？露茜！你……你……還活着？」

「史大姊！」

忠花回頭一見露茜，由不得怔怔地愣住了。但立刻搶步上前，兩人緊緊地握住了手，眼淚都會撲簌簌的滾落下來。忠花問道：

「小妹妹！你一家人都平安嗎？」

「死了，死了，六個人，只剩了弟弟和我兩人了。」

「可憐你的經過，一定是慘盡慘絕的了。」

「這還用說嗎？不過這年頭兒，國破家亡，原也算不了什麼希奇呀！」

兩人流了一回淚，互相地告訴了一些遭遇的情形。忠花自然沒有把她的實情相告，只說曾經回鄉去過一次的，兩人敘述了一回別後境遇，又落了幾點眼淚。玉梅却走上來說道：

「好朋友能重逢一處，這是一件喜歡的事情，你們不要光是流淚傷心，我們應該歡喜慶幸才好。」

「李小姐這話很有意思，小妹妹！我們該歡喜啊！」

忠花方才點點頭，破涕爲笑的說。諸葛龍躺在床上吃着西瓜，遂也含笑叫大家一同吃。這時諸葛龍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不時地看着手錶。說道：

「時候不早，我要先走一步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

諸葛太太瞪了他一眼，恨恨的問。阿龍有些說不出口來的樣子，吱唔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道：

「羅局長和金廷德都有喜帖發給我，我若不去道喜，他們不是會疑心我有意跟他們結怨嗎？」

「自己兒子被人家害得這個樣子，自己媳婦被人家奪了去，你還去向他們道喜，那除非是個沒有志氣的活死人了。只要禮到，人不到又有什麼關係？哼！我瞧你這人也太沒有資格了。」

諸葛龍在衆人面前，被太太這麼的嘲笑責罵，一時羞愧得滿面通紅。也只好嘆了一口氣，皺了眉頭，表示不得已的神氣。說道：

「在這個環境之下，一個是頂頭上司，一個是勢力強硬的人，羅局長見了他也要退步三分，那何況是我呢？唉！在社會上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爸爸這話也不錯，爲了避免結怨小人，你還是到那邊去道賀罷！」

諸葛雄唯恐金廷德對自己還有不利的舉動，所以他要父親裝做沒有事般的去道賀。阿龍巴不得兒子有這一句贊同的話，他就向衆人點點頭，匆匆的走出病房外去了。

這裏志堅和忠花略坐片刻，因爲無話可說，也就先匆匆告別而去。兩人在走過醫院間訊

處的時候，見有兩個西服男子，身披雨衣，頭戴草帽，正在問頭等五號病房向那兒走的？志堅是個非常機警的人，他一聽頭等五號病房，不由暗想，這不是阿雄住的那一間嗎？這兩個男子去找阿雄有什麼事情？分明是形跡可疑。於是悄悄地拉了忠花一下手兒，努努嘴兒，霎霎眼睛。忠花也是受過訓練的人，她當然也會意過來。兩人便掉轉身子，悄悄地跟着那兩個男子又向裏面走了。

頭等病房一共是二十幾間，志堅忠花見那兩個男子走到五號病房門口一張望，便即又向前面走過去了。這兒一條甬道是兩頭都通外面的，一號病房那邊走入可以由二十五號那邊一端走出的。志堅見他們既找到了五號病房，却又不進裏面去，一時更加可疑，遂向忠花附耳說了一句，忠花便悄悄地跟上去了。這裏志堅又步入五號病房內，諸葛雄見他去而復回，心中表示希奇。遂怔怔地問道：

「老蔡！怎麼你又回來了？」

「唔！我碰見了兩個人，他們叫我回來的。」

蔡志堅很俏皮的回答，神態非常沉寂。然而聽在衆人的耳朵裏，大家都有些莫明其妙。

玉梅也插嘴問道：

「蔡先生！你碰見了那兩個人？史小姐呢？她一個人走了嗎？」

「我碰見剛才在這兒房門口張望了一下的那兩個男子，他們告訴我，說我應該回來一次的。」

蔡志堅仍舊死樣怪氣的回答，神情是顯得格外的嚴肅。諸葛太太連忙說道：

「是不是兩個穿西服的男子嗎？我也見到的，他們在門口一張望就走了，也許他們找錯病房了，怎麼？蔡先生和他們認識嗎？」

「我和他們並不相識，但他們和阿雄却是認識的。」

「既然和阿雄認識，爲什麼他們不進來呢？」

諸葛太太不明白的表示，向他急急的追問。志堅微微的一笑，確沒有作答。但諸葛雄到底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立刻心驚肉跳，猛可坐起身子。說道：

「老蔡！我的性命已陷在危險的境地了嗎？」

「小諸葛！你不要驚慌，等忠花回來了，再作道理吧！」

蔡志堅連忙把他身子扶着躺下了，低低的安慰他說。這時諸葛太太，郎露茜，李玉梅三個人聽了他們的談話，都表示非常的駭異。齊聲地問志堅，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正在這當兒，忠花匆匆地回來了。她伸手掩上了房門，滿面顯出憤怒的表情。說道：

「果然是這麼的一回事，這姓金的小子真是太可惡了！」

「忠花！你聽到他們在說了些什麼話？」

蔡志堅也急急的問，史忠花惱怒得漲紅了臉兒。說道：

「我只聽他們這麼說，人多不便下手，到了晚上再說。……這兩句話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所以我們得防備防備才好。」

「這……便如何是好？我們……馬上就出院罷！」

諸葛太太聽金廷德還不肯罷休的要來害死阿雄，一時又急又怕，又怨又恨，一面說着話，一面已是哭出聲音來了。玉梅說道：

「姨媽！你不要哭呀！被你一哭，連我們的心都被你哭糊塗了。好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陰謀，我們終有應付的辦法。」

「我以為此刻出院，也決不是一個妥當的辦法。因為他既然有了這個陰謀，恐怕在醫院四周已經有了埋伏。所以你們有所舉動，他們豈肯輕易的放過諸葛先生呢？所以這時候出院，危險性太重。」

郎露茜在旁邊沉默了多時，這時也貢獻着意見回答。蔡志堅連連點頭，搓着兩手。表示同情地說道：

「郎小姐這話很有道理，此刻出院，那不是一個安全的辦法。」

「我想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叫他們派警察來保護，這不是比較安全一些了嗎？」

諸葛太太收束了眼淚，急中生智的又說出這個主意來。史忠花道：

「我們不單是爲了眼前的安全而設想，我認爲最好能夠想個永久安全的辦法。假使這次危險固然是免了，但姓金的毒蛇之心恐怕仍舊會想盡方法來陷害的，這不是應該需要考慮的問題嗎？」

「那麼最妥當的就是使用一個金蟾脫殼之計，這樣掩人耳目的使外界知道諸葛雄確實

是被他們害死了，從此以後，金廷德也就不會來注意諸葛先生了。」

郎露茜想出了這一個辦法，大家聽了，都非常贊成。不過拿什麼東西來做阿雄的替身呢？這倒是一個問題。經過衆人暗暗的商量之下，於是立刻開始佈置起來了。

這是晚上十點鐘的光景，郎露茜一個人伴在諸葛雄的病房裏，靜悄悄的編結着絨線活針。白天裏落着好大的雷雨，晚上天氣却很清朗，窗外還有皎潔的月光，很清澈的透露到病房裏來。涼風拂拂，吹在身上，照理是非常的舒適。但因為露茜心中有了一陣恐怖的意味，因此却感到有些兒淒涼的成分。

郎露茜一面幹着活針，一面暗暗的思忖。聽了他們的談話，我已經是很明白了，金廷德這小子爲了爭風吃醋，所以把阿雄害得這個樣子，但兩年前的阿雄，他對羅小姐根本沒有愛意，他不是反對這頭婚姻嗎？其實金廷德把羅小姐奪了去，在阿雄心中也許是沒有什麼痛苦的意思吧！因爲他愛的原是我啊！不過兩年後的阿雄，思想跟了環境轉變，他是否還愛着我呢？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也許他以爲我已經死了，所以他另外愛上了李小姐，這也未可知！因爲他們是表兄妹，他們接近的機會，自然很多。阿雄在兩年前雖然向我表白過，他對於表妹，僅僅是一些親戚關係而已，彼此決無一些兒子女之情的存在。其實我看李小姐對這位表哥，不但處處關懷，而且十分的多情，顯然她是很愛阿雄的。那麼在我今日和阿雄重逢之下，雖然感到欣慰，但能否達到戀愛成功的目的？這還是十分的渺茫。一回兒又想到史忠花剛才和自己說的話，好像沒有和從前那分兒誠實真摯了。她說她曾經回鄉下去過的，後來又

回上海了，她和蔡先生情好意篤，這我固然早已知道。不過所奇怪的，他們和李小姐竟也顯出特別熟悉的樣子，可見他們在這兩年中是交往得比我更親密的了。一時感到人事的變遷，真彷彿流水浮雲，實在令人不勝感嘆。在兩年前，我把阿雄當作唯一的愛人，我把忠花當作唯一的好朋友。但兩年後的今日，也許他們都已把我當作陌生人看待了，那也說不定啊！露茜想到這裏，不由一陣子悲哀，激起了孤獨的傷心，眼淚便流下來了。

露茜默默地流了一回眼淚，接着又暗暗的想道：聽諸葛太太剛才說的話，顯然阿雄的爸爸也做了出賣靈魂的人了，因為在這時代做什麼副局長，這豈是一件名譽的事情呢？不過她又覺得很奇怪，照阿雄的思想，他是個多麼前進而愛國的青年，怎麼會袖手旁觀眼瞧他爸爸去幹這種喪失心肝對不住國家的工作呢？難道阿雄被這惡勢力也同化了嗎？露茜想到這裏，又連連搖頭，自言自語的說了兩聲不會的不會的，我覺得阿雄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

露茜這時腦海裏的思潮起伏不停，忽然又想到阿雄被捕入司令部慘遭毒打的原故，是說他地下工作的人員，在阿雄固然是竭口否認，不過我細細的想來，也許他確實是這一類熱血份子，因為他不是曾經說過嗎？在戰事發生後，他是離開過上海的。我問他曾經到什麼地方去的？他沒有明顯的告訴我，只應了一聲唔。可見他有難以告人的隱秘，這隱秘和太有關係了，所以他不敢告訴我嗎？露茜越想越對，越想越切實，所以她一顆芳心，倒又表示十分的安慰了。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一陣腳步聲，觸入了耳鼓。郎露茜急忙抬頭望去，在那盞淡藍色的電燈光芒下，見到兩個西服男子，戴着兩副黑眼鏡，急匆匆的走進來。郎露茜想不到果然會有這樣事情發生，雖然是早已有防備，但她那顆芳心，也不禁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慌忙站起身子，問道：

「你們找誰」

那兩個男子也不答話，伸手在腰間拔出刺刀，向床邊直奔。露茜爲了顯得逼真起見，急急也奔到床邊去攔阻。但說時遲，那時快，這個手握兇器的男子，早已把刺刀狠命的向床上戳去，拔出來看時，亮閉閉的刀尖兒上，全染了鮮血。露茜灰白了臉色，忍不住叫了一聲啊呀。那兩個男子見目的已達，然還恐怕露茜高喊，竟回過身子，向露茜胸口也是一刀刺了下去。露茜卒不及防，只覺一陣眼花撩亂，痛澈心肺，身子便仰天昏跌地下去了。

七

爲了要使諸葛雄能夠永久安全起見，所以郎露茜便挖空心思想出這個金蟾脫殼的計謀來。那麼床上睡着的當然不是真正的阿雄，確是縛着一頭母猪，蓋上了一條細毯，枕兒上假裝了一個人頭，因爲頭上滿紮了紗布，所以在暗淡的燈光之下，自然也分辨不出真偽來。

對於這個金蟾脫殼之計，雖然是成功了。但萬萬也想不到這兩個兇手，恐怕露茜的追趕，竟也起了殺心，把露茜一刀也刺傷在地上了。等蔡志堅，史忠花，李玉梅聞聲趕來，兩個

兇手早已逃之杳杳，一見露茜倒在地上，慌忙把她扶起。只見露茜臉色慘白，胸部上染了一大堆的血水。三人這一吃驚，由不得啊了一聲大叫起來。忠花連聲的說道：

「露茜！露茜！你……你……怎麼也遭了兇手的殺害了嗎？」

「史大姊！不……要緊，我……受些兒微傷，但……是我們的計劃是成功了。」

郎露茜被忠花一陣子叫喊，並又被她連連的搖撼着身子，所以她從昏迷之中蘇醒過來。雖然她胸部的感覺還是那分兒疼痛，不過她還竭力顯出沒有關係的樣子，微顫的回答。李玉梅見她傷得這個樣子，竟並無一些怨悔的意思。從可知她對表哥的愛情，是深刻到怎一分樣兒的程度。她雖然覺得羅小姐去了之後，郎小姐還是自己一個最有力的情敵，不過此刻因了她的偉大，使自己也不免感動得流下淚來。遂急急的說道：

「蔡先生！你……你……快去請大夫去罷！郎小姐傷得不輕，非急救不可。」

志堅被她提醒，遂匆匆奔到醫務室去了。這時忠花和玉梅把露茜抱到長沙發上躺下，兩人除了怒目切齒的流着悲淚之外，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不多一回，志堅和值夜班的劉醫生急匆匆到來了。一見被害的是郎露茜，因為認識是本院的護士長，這就萬分驚異，也來不及問明原由，立刻吩咐看護小莉等拿帆布軟床來，把露茜抬到割症室來。史忠花和李玉梅親自小心地脫去了露茜的衣服，只見右乳下顯着創洞一個，血水尚在汨汨流出。經劉醫生檢視之下，創洞深約四寸許，已略為傷及肺部，頗有性命危險之虞。劉醫生皺了眉尖，口裏當然沒有說出來。一面馬上施用手術，給她污血用藥水洗濯乾淨，然後敷藥輕輕的包紮，

並給她注射了兩枚預防傷口發炎的針藥。這時露茜因流血過多，神智已入昏迷狀態。於是暫把她送到頭等八號房間，給他靜靜的休養。劉醫生方才向志堅等詢問原故，並欲報告警局，囑他們派員前來調查該案的主犯。蔡志堅一面阻止，一面帶領劉醫生到五號病房，把病床上的線毯揭開，只見黑叢叢的一頭母猪，鮮血直流的已死在床上。劉醫生大吃了一驚，不免向後倒退了兩步，目定口呆的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又急急的說道：

「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你們鬧的是什麼玩意兒呀？」

「劉醫生！你且別急呀！我得從頭至尾詳細的告訴你，並且還希望你幫一個忙哩！」

蔡志堅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接着又說下去道：

「這兒五號病房住的是個諸葛雄先生，他就是警察局司法科的股長……」

「不錯，這些我知道，但是他剛從司令部裏釋放送到這兒來的，聽說他有地下工作的嫌疑，所以滿身都受了毒打的傷痕。？怎麼，他……他這人現在上那兒去了啊？」

劉醫生不等志堅說完，就點點頭回答。忽然望到床上那隻母猪，使他想到了阿雄的人兒，於是又萬分驚奇的問他。志堅沉痛的說道：

「劉醫生！請你相信，諸葛先生是被日本司令部一個翻譯官金廷德藉口所謀害的，其實他並不是什麼地下工作的人。況且諸葛先生的爸爸，他是警局的副局長，你想父子都是這一方面工作，如何會去幹地下工作呢？」

「那麼金廷德爲什麼要陷害他呀？」

劉醫生聽了他話，暗暗點頭，但又懷疑似的神氣，向他追問原故。蔡志堅是個口才伶俐的人，他於是又滔滔的說道：

「羅武智局長和諸葛龍副局長，他們當然是好朋友，因爲是世交的緣故，所以諸葛雄和羅局長的女兒羅淑嫻時相過從，頗有些愛情作用。就是羅局長的心中，也很有把女兒嫁給諸葛雄的意思。不料這個金廷德仗了日本人的勢力，也在追求羅小姐，羅小姐因屬意於諸葛雄，所以和他甚爲冷淡。金廷德在追求不得之下，未免移怒於人，因爲探悉羅與諸葛的關係，於是在莫須有的沉冤不白之下，把諸葛雄捕入司令部，慘遭毒刑，以洩私憤。」

「這姓金的小賊太可殺了，公報私仇，仗外人勢力，殘害自己同胞，這……真是狼心狗肺太無人道了。」

劉醫生倒也是一個直心口快的至性人，他聽到這裏，大爲不平，遂情不自禁恨恨的罵起來了。蔡志堅微微的一笑，繼續說道：

「不過羅小姐也是一個多情的人，她知道了諸葛雄被捕的消息，心裏非常悲痛。她願一個年輕的青年，爲了自己，而遭到這暗無天日惡勢力下的悲慘犧牲。所以她向金廷德要求，情願以身相許，只不過把諸葛雄釋放作條件。劉醫生！你瞧，這是今天報上登載的他們在新都飯店底結婚啓事。」

蔡志堅說到這裏，在衣袋內取出一張報紙，把其中一條羅金結婚啓事指給他看。劉醫生見果然有這麼一回事，於是嘆息道：

「這小子達到了目的，所以便把諸葛雄放了嗎？」

「是的，不過他表面上雖然釋放了諸葛雄，而暗地裏還想害死他，果然今天夜裏，兩個兇手來實行暗殺了。幸而我們預先防備，所以死的是一隻母豬而已。但不幸得很，郎小姐却也被他們行兇受了傷，這真是太令人感到遺憾的了。」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你們怎麼能預先的會知道他要派人來暗殺呢？」

劉醫生這疑問是在情理中的，蔡志堅於是把自己在問訊處碰見了兩個男子找五號病房，既到五號房門口而並不入內，那時房中人兒很多，又聽他們說人多不便下手的話，向劉醫生訴說了一遍。並又說道

「我覺得那兩個男子的形跡可疑，所以便防備到這陰險小人有這一着棋子了。」

「那你當時爲什麼不捉住他們呢？」

「劉醫生！那時候固然無憑無據，而且我們是個小百姓的地位，他們又是仗了外人的勢力，我們如何能跟他們講公理呢？」

劉醫生被志堅這麼一說，倒是默然了一回。沉吟着臉兒，表示也有些憤恨的意思。接着問道：

「那麼你們這個移花接木的辦法是誰想出來的？」

「就是郎小姐想出來的，她的目的，就是要使姓金的知道諸葛雄確係被他們害死了，那麼以後就不會再有什麼麻煩了。」

「我有些不相信，郎小姐是這兒的看護，她怎麼會替你們想出這個主意來？與她又有什麼相干呢？」

「劉醫生！你不知道，郎小姐和諸葛雄在過去實在也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呢！你若不相信，回頭你可以親自的問郎小姐，那麼你就知道我說的完全是真情實話了。」

劉醫生聽了，方才明白過來。暗想，原來郎露茜和他也是要好朋友嗎？這倒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於是忙又問道：

「剛才你不是說有事情要求我幫忙嗎？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呢？」

「哦！我希望劉醫生給我們保守秘密，最好對外界說，諸葛雄確係被他們害死了，這樣在金廷德可以稱了心愿，諸葛雄以後也不會再遭他的暗算了。劉醫生若肯答應，這也不枉郎小姐想出這個主意來的一番苦心。」

「好！等我問明白了郎小姐之後，我一定幫助你們這麼做。」

蔡志堅知道他還有些不信用的意思，遂也點頭說好。當時大家走近郎露茜的病床旁邊，劉醫生輕輕的喚了一聲郎小姐。只見露茜微微的睜開星眸來，她向床邊衆人逗了一瞥慘淡的目光，却把眼皮又低垂下來。劉醫生遂開口問道：

「郎小姐！剛才的計劃是你想出來的嗎？」

「是的……」露茜低沉的說，眼睛仍舊合上着。

「那位諸葛先生在過去和你是朋友嗎？」

「是的。……」她的聲音有些兒顫抖。

「既然床上睡的並不是諸葛先生，你爲什麼還要和兇手反抗呢？」

「我沒有……反抗。……」

「那你怎麼會被兇手刺傷的？」

「我……我……恐怕他們識破機關，所以……我……不得不顯出逼真的動作，去阻攔

他們，誰知他們殺了床上的……回身又刺了……我……」

郎露茜說到這裏，似乎有些氣喘，緊鎖了翠眉，顯然她在感到傷口上劇痛厲害。史忠花和李玉梅的芳心是感動到了極點，她們都忍不住的涕泗滂沱了。就是志堅和劉醫生，也不禁黯然神傷。這時露茜又斷斷續續的說道：

「劉醫生！我很冒昧，爲了一些私情，在事先沒有告訴你，我就這麼的做了。現在我把諸葛先生換在十五號病房休養，我要求你成全我們一番苦心，就把諸葛先生已被害的消息傳揚出去罷！」

「你放心，我一定依順你的要求。你這傷還不致於有什麼生命危險，你靜靜的休養吧！」

劉醫生本來是很慈悲的，當下就答應了她。並且還含了眼淚，向她低低的安慰。郎露茜

點點頭，是表示感謝他的意思。一面又向忠花玉梅說道：

「史大姊！李小姐！請你們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訴諸葛先生，因為他的傷比我厲害，他知道我爲了他而受傷，他一定會感到不安，這樣當然會影響他的健康。……」

「你自己養息吧！我們知道的。」

忠花玉梅見她多情若是，大家喉間若有鯁撐住，竟不能回答，唯有落淚而已。於是旁邊的蔡志堅，遂代替她們安慰了她。露茜方才合上眼皮，又昏沉過去了。

這裏劉醫生幾個心腹院役，把那頭死母豬悄悄地移去。然後大家商量之下，先打電話給諸葛龍，說他少爺在院被暴徒暗殺身死，在床旁侍候的看護小姐也遭到兇手刺傷。諸葛龍正從新都飯店吃了羅金兩人喜酒回家，因爲不見太太回來，正欲打電話到醫院內來詢問，誰知道他先接到了這個驚人的消息。雖然阿雄這個兒子。並不十分孝順自己，但自己年已半百，膝下只有一個兒子，一旦被人暗殺，如何不要急得心頭亂跳？這就灰白了臉色，叫了一聲啊呀！人兒幾乎昏絕倒地下去。張媽急急趕來問道：

「老爺！老爺！你……怎麼啦？得到了什麼不好消息？你……你……竟急得這個模樣兒呢？」

「天哪！這……是誰怎麼黑心要害死我的獨生兒子呢？」

「什麼？少爺被司令部抓去放出後又遭人暗殺了嗎？」

「是呀！這……老天也不是太以殘忍了嗎？」

「老爺！你哭也沒有用呀！少爺既然被人暗殺，那麼你快些兒到警察局去帶領警員去調查調查才好啊！把兇手捉住了，也好給少爺報仇哩！」

張媽見老爺坐在地上竟然放聲大哭起來，因為他是一個男主人，自己又不便去拉他，所以急中生智的向他說出了這兩句話。諸葛龍被張媽這麼一說，才算清醒了過來。於是一骨絡翻身爬起，急急地坐車到警局裏去了。

諸葛龍到了警察局，立刻帶了幾名警長，親自到大公醫院。匆匆走進五號病房，只見諸葛太太和王梅兩人在嗚嗚咽咽的哭泣。但病床上已沒有了阿雄的屍體，只見雪白被單上留了一大堆鮮血。諸葛龍一陣心頭疼痛，由不得哭出聲音來。問道：

「我的兒呢？我的兒呢？他……真的被人暗殺了嗎？」

「是呀！阿雄死得好苦呀！你快跟我到太平間去瞧瞧他最後一面吧！」

諸葛太太一面回答，一面嗚嗚咽咽的哭着，拉了阿龍急急向太平間走。一面走，一面又低低的說道：

「阿雄沒有死，原是騙騙外界的人，你吩咐警長不要跟到太平間裏來，叫他們向醫生去調查吧。」

諸葛龍聽了這話，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他是個老奸巨滑的人，當然知道其中定有緣故，遂很快的回過身子，見兩個警長果然緩緩地隨在自己身後。於是立刻吩咐道：

「你們快去詢問值班的醫生，兇手是怎麼樣放進來的？這真是太可惡了！」

「是！是！局長！」

兩名警長不敢違拗，連連稱是，便掉轉身子，走得醫務室內來。劉醫生見了他們，立刻說道：

「兩位警長到來了嗎？很好，我伴你們到八號病房裏去，當出事的時候，我們護士長郎小姐也在病房，當時郎小姐因高呼救命，也遭兇手刺傷。我們聞聲趕去，兇手已不知去向。詳細情形，可以問郎小姐便知。」

劉醫生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警長來到八號病房。果然見病床上躺着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少女，胸部受傷甚重，於是向他詢問一回暴徒行兇時的經過情形。郎露茜見了兩名警長，心裏早已明白，遂把兇手持利刃奔進病房，先殺諸葛先生。因為自己叫喊救命，亦遭刺傷倒地，以後怎麼情形？却昏迷不知了。正在這時，諸葛龍夫婦亦匆匆奔入，見了郎露茜受傷在床，頗爲愛憐。兩位警長因問局長要不要把少爺屍身車往驗屍所去檢驗？諸葛龍這時心裏已經寬慰，但表面上還顯出悲憤的樣子。說道：

「可憐我兒子既已被刺身亡，我也不願再給他拋頭露面去驗屍。照我猜測，我兒才從司令部釋放，即遭人暗殺，恐怕另有原因，這件案子就是查明，你們也沒有力量辦理呢！唉！這也許司令部的陰謀吧！」

諸葛龍胸有成竹的說，說到末了，表示無限沉痛的樣子，不覺淒然淚下。兩名警長聽了這話，知道局長少爺原有地下工作的嫌疑而曾經被捕，今日被人暗殺，顯然是日本人所幹。

這就倒抽了一口冷氣，聽局長自己也這麼說，那麼多一事還是少一事，當然求之不得，遂說我們慢慢調查真相，再作道理。諸葛龍點頭稱好，那兩名警長也就回到警局裏去了。

等警長走後，諸葛龍望着露茜粉臉，表示十二分感激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你爲我們受了傷，真叫我們心中太不安了。」

「沒有關係，只要諸葛先生能夠永久安全，我受些兒傷這也算有代價的了。不過，我要向你們兩位老人家商量一件事，我家中還有一個十歲的弟弟，在我受傷期內，恐怕無人照顧，能否給我弟弟暫時的在你們府上住幾天嗎？」

「可以，可以，還有什麼不可以嗎？郎小姐！你府上住那兒？我們馬上去接他吧！」

「在八仙橋賢和里十五號的亭子間內，謝謝你們，我心裏非常感激。」

郎露茜聽諸葛太太一口的答應，遂點點頭，表示感謝的意思。不過她又慢慢地合上眼皮，昏沉了過去。這兒諸葛龍夫婦又急急來到十五號病房，探望兒子。志堅，忠花，玉梅也在房內。諸葛雄見了父親，叫了一聲爸爸。無限悲憤的說道：

「金廷德這小子害得我好苦，我今生與他誓不兩立。」

「孩子！算了罷！這世界上是誰的勢力？你還是忍耐點，好在外界都知道你死了，你以後還是回到鄉下去住一個時期，等戰事結束，再作道理罷！」

諸葛龍聽了，用了頹傷的語氣，向他低低的勸阻着說。志堅聽了他這句外界都知道你死了的話，他覺得事情又有問題了。遂說道：

「我的意思，事情既已做到這個地步，非認真的做下去不可。最好向劉醫生商量，弄一個屍體，我們把他連夜車送殯儀館入殮，以便掩人耳目。否則，明天報上消息傳出，萬一親友們前來吊祭，就有許多不便了。」

大家聽了這個話，都覺得志堅所考慮的，甚為有理。於是又把劉醫生請來，商量了這件事。劉醫生說道：

「事情很巧，在三等病房裏正有一個孤苦無依的病人剛剛死去，不過他的年紀很老，已有五十光景了，那非化粧不可。」

「這沒有關係，可以把滿頭紮了紗布，只剩兩隻眼睛好了，誰還能認得出來呢？」

蔡志堅很滿意的點點頭，立刻又想出計謀來回答。大家商量已定，諸葛太太遂又說道：「我們和蔡先生史小姐一同到殯儀館去，玉梅伴了阿雄趁汽車回家，順路到八仙橋賢和里十五號亭子間，把郎小姐的弟弟接回家去住幾天，等郎小姐傷勢全癒，再把她弟弟送還她，因為她家裏沒有人照顧哩！」

諸葛太太忘記了阿雄在旁邊，她糊裏糊塗的竟把郎露茜受傷的話也說出來了。阿雄聽了由不得大吃了一驚，這就猛可跳起身子。說道：

「什麼？郎小姐她……她……受了傷嗎？」

「哦！是一些輕微的傷，沒有關係的。」

諸葛太太這才理會到失言了，於是又慌慌張張的安慰他說。但諸葛雄那裏肯相信？便跳

下床來。說了一聲我去瞧瞧她，便向房門外走了。志堅連忙攔住了他，說道：

「你忙什麼？等郎小姐傷勢好了，她會來望你的。」

「不！不！我爲什麼不能去望望她呢？她……爲了我受傷，我若不去瞧瞧她，在她心中想來，我還能算是一個有情感的人類嗎？志堅！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剛才不該瞞騙着我啊！」

諸葛雄急急的說，他的臉兒漲得血紅，似乎萬分痛苦的樣子。志堅被他埋怨得啞口無言，忠花遂走上去說道：

「阿雄！這是露茜關照我們的，她說不要把她受傷的消息來告訴你，你還是好好兒回家去休養吧！你應該接受露茜待你的一番熱心愛護之情。」

「不！我一定得去瞧瞧她不可。」

史忠花這兩句話聽到阿雄的耳朵裏，更彷彿是一個催淚彈，炸得阿雄整個的心頭是悲酸極了，他的眼淚已奪眶而出，身子掙扎着還是要向門外走。玉梅知道勸他沒有效力，遂蹙了眉尖兒，也走上來。低低的說道：

「我陪表哥去瞧瞧郎小姐，史小姐和蔡先生幫着姨爹姨媽就去料理着殯儀館中的事情吧！」

「阿雄！你望過了郎小姐，你便回家去休養要緊。」

諸葛太太又這樣的叮囑他說，但阿雄那裏去聽她，早已跌跌衝衝的走出去。玉梅扶了他

身子，說道：

「表哥！你別走得那麼快呀！郎小姐在十五號病房裏。」

「她傷得到底要緊不要緊呢？」

「沒有什麼要緊的，過幾天就會好，你放心罷！」

玉梅一面低低的安慰他說，一面扶了他已跨入十五號病房。諸葛雄有些迫不及待的樣子，撲到了床邊。哭出聲音來般的叫道：

「郎小姐！郎小姐！你……受了傷嗎？」

「哦！我……受了些兒微傷，就會好的。」

「什麼？你……胸部受了重傷呀！郎小姐！這……叫我怎麼對得住你？」

諸葛雄已經發覺她胸部包紮着紗布，還有鮮紅的血水滲到外面來。一時心痛如割，驚叫了一聲什麼，淚水早已涔涔而下。郎露茜被他一流淚，她也忍不住傷心起來。遂含淚說道：

「諸葛先生！你不要這樣說，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主意，和你是絕對不相干的。我希望你能夠永久安全，就是我……不幸……」

「郎小姐！你也不要這樣說，你會好起來的。」

玉梅聽露茜說到這裏，却哽咽住了，再也說不下去。又見表哥握住了露茜的手兒，却是抽抽噎噎的啜泣起來。於是含了眼淚，也低聲的安慰她。露茜點點頭，勉強的一笑。說道：「是的，我過幾天就會好的，諸葛先生！你是混身受傷的人，你不要過分的傷心，這

「對你健康是有損無益的。」

「唉！你自己受了這樣重傷，你還來顧全我呢！我對你過去的困苦，我一些兒沒有幫助你，如今我們才見面第一天，你就爲我受了這麼重傷，我怎麼說得過去？我怎麼對得住你？……」

諸葛雄見她還如此多情的來關懷自己，一時感無可感，大有痛不欲生的樣子。郎露茜却沒有再理他，管自的問玉梅他們把後事怎麼的辦下去？玉梅遂向她低低的告訴了一番。並又說道：

「姨媽的意思，叫我此刻陪表哥回家，順便把郎小姐的弟弟也接回家去，他們便到殯儀館去了。」

「這樣也好，我的弟弟就拜託你們了，諸葛先生！你還是回家去吧！」

郎露茜似乎很欣慰的樣子，點點頭兒，向阿雄輕聲的催促。但諸葛雄却堅決的說道：

「不！我不回家去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願離開你，我要看着你傷勢一天一天的好起來。」

「這又何苦呢？諸葛先生，你要想想你自己處境的危險，在這兒耳目衆多，萬一有人認識你傳揚開去，那對你前途仍舊是很有障礙的！你是一個有用的青年，我希望你感情不要太濃厚，留着你有才幹的身子，多替國家出一分力量，那我就很安慰的。」

了。」

玉梅在旁邊聽露茜這樣說，一時也肅然起敬，把一些妬忌的意思，早已消失乾淨。遂情不自禁把手劃着手心上，對露茜說道：

「郎小姐！你也許還沒有知道吧！表哥的工作，就是……這個呀！所以他確實有重大的責任哩！」

露茜見她手指劃的是地下兩個字，她感到一陣興奮，由不得嫣然的一笑，秋波瞟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好！好！那我這個計劃更有價值了。諸葛先生！你不要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你不要留戀着我，你還是快些回家去罷！」

「郎小姐！你不但我的知己，而且還是一個愛國的好女兒！我用什麼話來敬佩你好？」

「我很慚愧，我那兒當得起你這麼的贊美？」

「我心靈上感到說不出的痛苦，我覺得爲了我而害了你，這太說不過去的事情。」

「士爲知己者死，你既然認爲我們是知己，那我就爲你死了，這又有什麼可惜呢？」

諸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重大的任務！」

阿雄玉梅聽露茜這麼說，一時感極，不由紛紛淚下。玉梅見他們難捨難分，反而無限的同情。遂想出一個辦法來，說道：

「表哥！我看這樣吧！郎小姐也住到你家裏去罷！我可以請丁潔人大夫天天到家裏來診治，這樣免得你心掛兩地，不知郎小姐的意思怎麼樣？」

「怕不方便吧！」

露茜想不到玉梅會說出這個主意來，一時紅了臉兒，似乎有些難爲情的樣子，搖搖頭回答。諸葛雄連忙說道：

「這又有什麼不方便？你爲我犧牲性命都不可惜，難道你還和我們這麼的見外嗎？丁潔人大夫我知道，她是一個慈祥的女醫師，和表妹是極要好的朋友，她的醫學很廣博，前兒志堅也是胸部受了傷，被她醫治復原的。郎小姐！你……就答應跟我們一同回家吧！」

「好！那麼你們跟劉醫生去說一聲。」

「表哥！你坐一回，我同劉醫生去說。」

玉梅聽她答應，遂匆匆走到醫務室找劉醫生去了。劉醫生因爲露茜本身同意，自然沒有話說。當下玉梅打電話叫了出差汽車，把兩個受了傷的病人送回到家裏去。汽車到了諸葛公館，好在時已黑夜，弄內人也沒有誰注意。玉梅敲開了大門，張媽連忙出外，先把露茜抱入屋子，然後由玉梅扶了阿雄進內。張媽見了阿雄平安回家，一時奇怪得目定口呆，暗想，少爺不是被人暗殺了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因爲忙着安頓他們到臥房裏去睡下，所以也來不及問明原故。後來由玉梅悄悄地告訴了她，張媽方才恍然大悟。好在她是多年的

老傭婦，自然給主子嚴守祕密的。這晚玉梅沒有回校去，她在後廂房和露茜睡在一張床上，服侍她的要茶要水。露茜見她對待自己這麼真心愛護，心裏非常感動。遂握了她的手兒，叫了一聲李小姐。說道：

「我這次的受傷，恐怕很是危險，倘然死了之後，我想託咐李小姐兩件事，不知道你能不能答應我？」

「郎小姐！你爲什麼要說這樣令人傷心的話呢？」

玉梅心中很是悲酸，眼皮兒一紅，淚水泫然而下。露茜却毫不在意的搖搖頭，說道：

「生老病死，原是每個人在世界上必經的路程，所以對於死，我倒也並不十分害怕。尤其在這年頭兒做人，對於生命，本來隨時可以丟送，根本沒有什麼希奇。假使兩年前我在戰區裏被炮火毀了，不是也早已完了嗎？不過我六口之家，到現在只剩了一個才十歲的弟弟，叫他孤零零一個人怎麼過活呢？所以我很覺擔憂。故而我要求你，請你向諸葛太太說個情，我死了後，就收留他這個孤苦的孩子，把他撫養長成，那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淺了。」

郎露茜一口氣說到這裏，那兩行辛酸之淚，也滾滾地落下來了。玉梅聽了，不勝淒楚，忽然想到了什麼，啊呀了一聲說道：

「我這人糊塗，把你弟弟忘記去接回來了。此刻已十二點半了，已是戒嚴時間，那可怎麼辦？」

邊，拉了露茜的手，却是哭泣起來了。郎露茜和弟弟也在流淚說話，今見諸葛先生這個模樣，自知生命危險，因此也相互哭泣。阿雄說道：

「郎小姐！你若萬一不幸，叫我如何做人？」

「諸葛先生！你這話說錯了，生死大數，早有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你何必自尋煩惱？」

「我雖不殺伯仁，但伯仁由我而死，……」

諸葛雄說到這裏，齊巧玉梅進房，當下立刻阻攔着說道：

「表哥！你這話太冒昧了，郎小姐不過是微傷而已，你如何可以這麼大驚小怪去傷她的心呢？丁大夫不是說她會好的嗎？」

諸葛雄聽了這話，由不得伸手連連打自己嘴巴，罵了兩聲該死，暗想，我這人真也傷心得糊塗了，怎麼能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於是強顏含笑的安慰她說道：

「郎小姐！你不要生氣，我希望你馬上就會好起來。」

「是的，我也這樣的希望着。露清！這是諸葛雄先生，但你以後得叫他大哥，還有這位是李玉梅小姐，你以後也得叫她大姊，他們一定會熱心地照拂你的。」

郎露茜知道玉梅是不願使自己傷心的意思，所以勸阻諸葛先生對自己說這些話，她很感激玉梅。遂趁此給弟弟介紹着，她說這兩句話中大有託孤的意思。露清很懂事的向阿雄玉梅鞠躬叫呼。阿雄玉梅在這種情形之下，好像心頭有塊鐵石鎮壓一般的難過，因此淚珠兒又滾滾

地直掉下來了。還是露茜勸阿雄回房去休養，因為彼此在一起，也無非徒然增加悲痛而已。這天傍晚的時候，諸葛龍夫婦和志堅忠花方才由殯儀館回家。大家先到阿雄房中，諸葛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

「今天羅小姐和金廷德這王八蛋也來吊祭的。可憐羅小姐在孝幃旁哭得死去活來，完全昏厥了過去。我們把她用茶灌醒，她還哀聲直號，聞者無不爲之淚下。她和我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因為姓金的在旁，所以一句也沒有說出來。坐不了一回，却被姓金的硬逼着回去了。唉！羅小姐真是一個多情的姑娘，可憐她已失身於賊了。」

諸葛雄聽了這些話，想起淑嫺種種的好處，自然是萬分感傷。但玉梅心中却有不同的感覺，暗想，都是這個羅小姐害人精，若沒有了她，表哥如何會被司令部捕去毒打？又如何會被姓金的妬忌使用暗殺手段？又如何會累及郎小姐受到這麼的重傷呢？假使羅小姐真心愛表哥的話，她也決不肯失身於賊，情願一死以還清白，同時也可表明她始終如一的心跡。所以今日的憑吊哭祭，也無非是一種虛偽做作而已。玉梅想了一回，遂又告訴姨媽，說郎小姐也已接回家中，而且我已請了大夫給她診治過；照了大夫的意思，說郎小姐還不能說已離險境，看她的轉變怎麼樣？假使熱度能逐步減去，或有再生希望，否則，……玉梅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却沒有再說下去，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諸葛太太聽了這話，心中又暗暗焦急，於是和大家又急急到郎露茜房中來探望慰問。露茜見了諸葛太太，忙又命露清拜見伯父伯母，並向諸葛龍夫婦託咐了一回。話聲淒切，害得

衆人又淚下如雨。這晚志堅忠花玉梅在阿雄家裏吃了晚飯，因爲忙碌了一日一夜，大家也各自回去休息了。

夜裏，諸葛太太在阿雄房中作伴，阿雄却只管默默地流淚傷心，他呆呆地沉吟了一回之後，方才望着母親。低低的說道：

「媽！我有一個要求，不知道你老人家能答應我嗎？」

「孩子！你說罷！你就是天上的月亮，我終也想盡方法來依順你的。」

諸葛太太也含了眼淚，低低的回答。阿雄聽了，含了笑容，表示感激的意思。接着說道：

「媽！我要跟郎小姐馬上結婚。……」

「結婚？她……她傷得這樣沉重，如何還能結婚呢？」

諸葛雄這個要求，使她感到有些驚奇，遂皺了眉尖，急急的問。阿雄點點頭，流下淚來。說道：

「媽！她爲了我，受這麼重傷，我的意思，她能夠全癒，固然我要娶她爲妻。就是不幸的話，我也要把她當做妻子一般的成殮結果，使她有一些安慰，媽！這是我一些癡心，你就可憐我，成全了我罷！」

「可是，郎小姐心中是否贊成呢？」

「我知道，她一定贊成，在過去我們也是很知己的朋友。」

「那麼我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罷！」

「媽！假使你們答應的話，今夜就把郎小姐睡到我的房中來罷！否則，我的傷恐怕也不會好起來了。」

諸葛雄後面這句話，是怕母親不答應，所以才這麼要挾她的。果然，諸葛太太聽了，有些心驚肉跳，遂急急來到上房，和諸葛龍說明了這一件事。阿龍皺了眉尖，表示有些爲難的樣子，但諸葛太太爲了愛子心切，所以並不一定需要丈夫答應，她就作主吩咐張媽把露茜抱到阿雄的房中來睡了。諸葛龍是出名的怕老婆，當然也沒有反對，只有暗暗怨恨而已。

照理，諸葛太太這個舉動，也得徵求露茜自己的同意才好。但露茜這時已入昏迷狀態，明知她是不中用了，爲了依順兒子的心意，所以她也顧不到這麼許多了。露茜既睡到阿雄的床上，阿雄就和她並頭的躺着。他含了眼淚，暗暗的想，今夜是我們洞房花燭吧！他忍不住一個人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

這時差不多已經子夜一點光景了，四周是靜悄悄的分外地淒涼。阿雄的哭聲，把昏迷的露茜也會驚醒得睜開眼睛來。當她發現自己和阿雄睡在一起的時候，她在極度的感到痛苦之餘，倒也又驚又羞的表示奇怪起來。遂低低的說道：

「咦！咦！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露茜！你……不要奇怪，我已要來了爸媽，從今夜起，我們便是一對夫妻了。不過事先我並沒有得到你的同意，不知道你能夠原諒我嗎？」

「……」
露茜做夢也想不到在今夜糊裏糊塗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她一顆芳心中是感到說不出甜酸苦辣的滋味，默默地沒有回答，眼淚却在眼角旁大顆兒的滾了下來。阿雄不知道她心中是什麼意思，遂低低的說道：

「露茜！你覺得我太魯莽了嗎？」

「不！我知道你愛我，你在兩年前就愛我，我非常感激你待我這樣多情。」

「露茜！我親愛的妻子，我……真……對不起你。」

諸葛雄把嘴兒去吮吻她臉上的淚水，但他自己已經是哭出聲音來了。露茜却含了嫵媚的嬌笑，低低說道：

「阿雄！我第一次叫你名字，請你恕我無禮。」

「不！我喜歡你這樣叫我。……」

「我們成了夫妻，我們就有了一層親屬關係了，那麼我弟弟將來的生活，大概是……不成問題了吧！我希望你把露茜當做自己的弟弟一樣，我死了……之後，我就沒有什麼記掛了。」

「不！你不會死，你會好起來，我們一同好好兒做人。你是我的靈魂，我願意跟你同生同死，我……不願意離開你。」

諸葛雄把臉兒緊偎了她的粉頰，顫聲地說，淚珠兒一連串的流到露茜嬌容上去了。露茜

搖搖頭，却很認真的說道：

「不！你這話錯了，我並不是你的靈魂，中華民國才是你真正的靈魂！李小姐說過了，你是有任務的人，你不應該爲一個女子而灰心到這個樣子。我希望你留着有用的身子，更要加倍的努力，爲國家工作，那才使我有深刻的安慰哩！」

「露茜！你不但多情，而且還具有偉大的博愛，你真是一個太不平凡的姑娘了。我永远永遠也忘不了你！……」

「可是，我更希望你不要忘記中國。……」

「你放心，我要踏着你的血跡，去跟我們的敵人拚命。露茜！今天是我们新婚第一夜，我們說些高興的話吧！」

諸葛雄既然說出了口，他又很快的轉變了話題，勉強含笑的說，他是怕引逗露茜的傷心。但露茜却深長地嘆了一口氣，苦笑着說：

「今天是我们新婚第一夜，但也是我們生離死別的最後一夜……」

諸葛雄不等她說完，只覺心如刀割，淚如泉湧，他不敢哭，却又悶聲兒的啜泣起來。露茜含淚繼續說道：

「不要哭，我跟你說話哪！雖然我們遭遇是這樣悲慘，但今天我們還有這麼同睡一個枕兒的日子，說起來我們到底還算是有緣分的。阿雄！最後我還有一件要事，需要拜託你，就是賢和里的房子，請你繼續的去付房租，雖然陳先生是這麼的熱心，但

我希望給他保留着，將來有屋歸原主的一天，也表示我這一生做人的清白。」

「我知道，我完全照辦。……」

諸葛雄哽咽着回答，他幾乎心都碎腸都斷了。露茜這時好像已得到了無上的安慰，微微地合上眼皮，不再說什麼話了。諸葛雄見她連連的氣喘，呼吸甚為迫促，知道危在旦夕，一時如醉如癡，仍舊以頰相偎，親熱到東方微微的發白。

次日一清早，玉梅請了丁大夫，又急急的趕來給露茜醫治。玉梅見露茜睡在表哥床上，倒是有些莫明其妙，後來經諸葛太太的告訴，方才明白。玉梅心中不但並沒妬恨，而且還非常同情，覺得這無非是表哥欲報無能的一個辦法。丁大夫診治過露茜的人兒之後，便搖頭嘆息。淒涼地說道：

「沒有救的了，你們料理後事罷！可憐，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丁大夫這句話說出了口，阿雄伏在床邊，痛哭得昏絕過去。玉梅和諸葛太太也都淚如雨下，連丁大夫也淒涼落淚。諸葛龍聞聲趕來，急把阿雄抱起，大家倒茶的倒茶，叫喊的叫喊，把阿雄弄醒了過來。但他兀是哭泣的說道：

「露茜！你若死了，我跟你一同走！」

「阿雄！你別這麼說，你自己身子也受了傷哩！快給丁大夫診治診治要緊啊！」

「媽！爲了我，害死了一個可憐的姑娘，我還要活這條性命有什麼用？」

阿雄聽媽拉住了自己這麼說，於是痛心疾首的回答。玉梅見床上的露茜，似乎有叫阿雄

之意，遂向他說道：

「表哥！你不要這個樣子，表嫂在叫你哩！」

阿雄方才停止哭泣，走到床邊去，望着露茜慘白的粉臉，呆然發怔。露茜強掙出聲音來說道：

「昨夜我……跟……你……說……的……話，你……你難道……忘了嗎？」

「沒……有，我……沒有忘記。」

「好！那麼……我……希望你活下去，勇勇敢敢的活下去！」

露茜低沉的說，她又叫了一聲玉梅姊。玉梅也挨近床邊，流了眼淚望着她出神。露茜接着有氣沒力的說道：

「你待我真好，我……我……很感激，阿雄！我……我……希望你不要忘記玉梅姊姊的情義。……請你們給我叫一聲弟弟。」

玉梅聽露茜這樣叮囑阿雄，心裏也非常的感激她。遂匆匆走到後廂房，把露清叫醒，因為時候尚早，露清正在熟睡，一聽姊姊病危消息，他也來不及穿鞋子，就奔到姊姊的床邊，放聲大哭起來。露茜見了弟弟，也淚下如雨，但已口不能言，唯有以手撫弟弟頭髮而已。諸葛太太知道事情不好，遂叫阿龍快去預備後事。阿龍雖有怨恨之意，但不敢有違的走出房去了。

這時露茜直聲的又向諸葛太太叫了一聲媽！諸葛太太走近床邊，望着她低低的問道：

「孩子！你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嗎？」

「……」露茜已不能開口，只用手指露清而已。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把他當作小兒子一樣，我決不待虧他的。」

諸葛太太理會她的意思，也只好含了眼淚，低低的安慰她說。露茜聽了，方才慘然地一笑，她喉間霍的一聲，眼皮合上，可憐這一縷幽潔的孤魂也就永遠脫離這混濁的人世了。就在這時，忠花和志堅急急趕到，一見露茜已長逝人間，阿雄哭昏在地，露清玉梅嗚咽不止。忠花想到自己和露茜十年友情，今日連最後一面都不能見，怎不心痛若割，一時悲從中來，也不免伏屍痛慟起來。

八

郎露茜死後，諸葛雄要求父母給她葬在上海公墓，並在碑上書寫「亡室郎露茜女士之墓」下首書「諸葛雄敬立」字樣。這天新墓落成，諸葛雄還親自前去送她進穴，當日到墓地的人，有諸葛龍夫婦及玉梅，忠花，志堅，露清幾個人，別的親友一概都不知曉。阿雄瞧那墓穴，基地頗為高燥，朝南而坐，自朝至晚，太陽光可以完全照臨。細瞧基地上先用梅園石作為底腳，其上就是一塊大蓋石，石上築有生着兩翅的愛神一個，用大理滑石雕刻而成，精緻玲瓏，十分可愛。墓之四周，已種植了一圈冬青樹，碧油油的彷彿圍成了一塊矮牆。阿雄瞧了，甚為滿意。不過一想到一個美麗溫情的姑娘，從此長埋黃土，由不得悲愴萬分，淚如

雨下。這時露清見公墓工人把姊姊的棺材抬來，早已放聲大哭。忠花和露茜同窗又是同事，十年交誼不淺，今日一旦分離，怎不心痛？於是也嗚咽而泣。玉梅想到露茜身世，和自己一樣孤苦零仃，她今日已得到永遠的歸宿，不知道自己往後將如何結局？一時將他人傷悲，哭自己心頭，也啜泣不止。時雖初秋季節，但聆此哀哀哭聲，頗令人淒涼貶骨，大有寒意。不多一回，已到進穴之時，工人等把露茜棺木，平穩放下，等到石蓋蓋上，露清哭聲之慘，有甚於峴峽啼猿，引逗得諸葛龍夫婦也淒然淚下。諸葛雄一面獻上花圈，一面也失聲哭起來。志堅等含淚鞠躬之後，恐怕阿雄過分悲傷，有傷身體，遂竭力勸他止哀。這裏玉梅也把露清哄住了哭，大家在一抹夕陽之下，萬分依戀不捨的也只好離開公墓，坐車回家去了。

諸葛雄回家之後，便回房休息。志堅臨走的時候，到他臥房中來告別，見他兀是暗暗流淚。遂向他正色的說道：

「阿雄！你不要太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要知道我們幹這一種工作的人，假使情感太濃厚了，恐怕會毀了自己的前程。所以我希望你開一些，不要忘記你重大的責任才好。」

「是的，我知道。」

諸葛雄因為他是自己的上司，所以在職務上的地位而說，他是絕對需服從志堅的命令。於是忙收束了淚痕，一本正經的答應着說。志堅一面點頭，一面又好言相勸了一回，方才和忠花一同作別回去。玉梅因為學校裏快要開學，所以也回家去預備一切了。

當夜，阿雄一個人睡在床上却不能合眼，想起自己和露茜一段姻緣，雖然是早已種在兩年以前，可是萬萬也想不到竟是做了這麼一對掛名的斷腸夫妻。雖然露茜已屬於我所有了，但這到底是空虛而飄渺，真是離奇曲折，誰能相信我會娶一個垂死的妻子呢？一回，又想到她死的一天，齊巧是廢曆七月初六，俗諺謂：七月初七，乃是牛郎織女相會之期，但我們連這僅僅一年一度相會的日子都不能挨過去，可見我們的命運比牛郎織女更加苦惱十分。諸葛雄想到這裏，大有如醉似癡，一時不禁跳下床來，坐到寫字檯旁。百感交集的執筆寫道：

郎露茜女士乃余的愛侶也，年方二十有二，貌美豔，而性尤溫和，且志高，思想卓絕，誠女界中不可多得之人才。不幸爲解余危，而女士反慘遭橫禍，傷及要害。余欲完成生平願望，是夜即與女士洞房花燭，詎料次早七月初六天剛黎明，遽爾香消玉殞，回首前塵，恍若一夢，嗚呼痛矣！

露茜吾妻千古

結褵才半夕，方期錦瑟重彈，鏡裏

青娥留舊稿。

乞巧是明朝，詎料銀河莫渡，人間

烏鵲恨填橋。

諸葛雄泣輓

諸葛雄寫到這裏，淚又涔涔而下，濕了箋紙上一大堆。遂把筆桿放下，長嘆一聲，黯然神傷的躺到床上去了。

如此匆匆的過了一月，在這一一個月的日子中，玉梅差不多天天到來跟他作伴相慰。阿雄因爲死的死了，嫁的嫁了，剩下了李玉梅一個人，於是一縷情絲自然也慢慢地繫到她的身上去。這時他的傷已全癒，身體完全復原。照諸葛太太的意思，要阿雄住到鄉下去，最好玉梅去伴着他，就此與他們結婚。阿雄聽了，遂和志堅商量此事。志堅說道：

「我在前星期已接到上峯命令，要調我們到廣西去工作。我因上海有一部分事情沒有結束，所以並沒跟你說起。現在你既完全復原，我預備定個日子便即離開上海。至於李小姐的問題，我的意思，或者請她一同去。她雖沒有受過訓練，但爲人聰明而機警，多一個女人在身旁，可以避免外界的耳目，所以對我們也很有一個幫助。但不知道李小姐有否此意？你倒和她去商量一下。」

「如此甚好，我明天打電話來給你回音罷！」

阿雄點頭回答，兩人遂匆匆別去。他坐了車子，急急趕到玉梅的學校裏。玉梅見表哥前來找她，想必定有要事商量，遂邀表哥到自己宿舍裏坐下。好在此時宿舍內並無一個外人，玉梅親自給他倒了一盃茶。低低的問道：

「表哥！你今日到來有什麼事情嗎？」

「我有事情和你商量，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說罷！」

「媽的意思，叫我到鄉下去住一個時期，並且希望你跟着我一同去，我想這是媽因爲

不知道我幹什麼工作的緣故。今天我碰見了志堅，他對我說……」

諸葛雄說到這裏，附了玉梅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接着望了玉梅的粉臉，微笑着問道：

「表妹！你有沒有這個胆量跟我們一同走呢？因為你和我一同走了，在爸媽心中還以為我們是一同到鄉下去的，我想請你考慮考慮之後，給我一個答覆好嗎？」

玉梅聽表哥這樣說，可見他心目中是只有我一個人的了，一時萬分的興奮，遂立刻笑盈盈的說道：

「這根本沒有什麼考慮的餘地，只要你們認為我跟着你們走還有一些用處的話，那我決心的跟你們一同走！」

「表妹！這話可是真的嗎？」

「當然真的，一些兒也不假。」

「你不害怕嗎？」

「我怕什麼？我只要跟表哥在一塊兒，我還有什麼可怕呢？」

玉梅因為阿雄緊緊地握着自己的手兒，好像很驚喜的樣子。這就揚了眉毛，掀着酒渦，很興奮的說出了這幾句話。可是既說出了口，她又覺得非常難為情，紅暈了粉臉，却是赧赧然起來了。諸葛雄見她這樣嫵媚的神情，心裏蕩漾了一下。又低聲兒笑道：

「我媽還有一層意思，表妹聽了，不知道也贊成嗎？」

「你不說出什麼意思來，叫我如何明白呢？」

「我媽的意思說，她希望我們回到鄉下去結婚，成功一對夫妻。」

玉梅想不到阿雄會對自己說出這幾句話來，一時連耳根子都通紅了。芳心中在一陣子喜悅之後，却立刻又傷心起來。嘆了一口氣，垂了粉臉兒，却有些眼淚汪汪的樣子。諸葛雄見了，倒表示有些驚奇。遂低低的說道：

「表妹！你不願意嗎？」

「唔！不！」

「那你幹嗎反而傷心了呢？」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和表哥還會有這麼的一天……」

玉梅方才把盈盈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媚眼，這回子她的眼淚真的撲簌簌地滾下來了。諸葛雄聽了，也不禁黯然。心裏暗想，過去的事情，使表妹太受一些委曲了，這也難怪她要怨恨傷感呢！遂走上前去，伸手按了她的肩胛。低聲兒說道：

「表妹！你恨我嗎？」

「不！我並不是恨你，因為在已經絕望之餘，而再得到了願望，這使我感到又悲又喜，好像是重做了一世人的樣子。」

「唉！你太癡心了，我覺得真對不起你。」

諸葛雄心中萬分的感動，他嘆了一口氣，也忍熬不住的流下眼淚來。玉梅見了，方才破涕嫣然一笑。嬌媚的說道：

「表哥！我們過去的不要再談了，從今天起，我們攜着手兒，步入我們新生命的大道，努力去創造奮鬥吧！」

「是的，我希望我們能夠達到成功的道路。表妹！那麼你既然答應跟我們一同走了，我馬上在這兒打個電話給老蔡，然後你跟我一同回家去和母親說罷！」

「好的，我陪你到電話間去。」

玉梅點頭回答，一面陪了阿雄到電話間，打個電話給志堅，叫他晚上到自己家裏來一次。志堅知道他電話裏不便說話，遂答應說好。這兒阿雄玉梅匆匆坐車到家裏，齊巧諸葛龍也在上房裏。阿雄叫了爸媽，玉梅也招呼過了。諸葛太太望了玉梅一眼，先含笑問道：

「是阿雄來找你的嗎？」

玉梅覺得姨媽這句話至少問得有些兒神祕的作用，遂紅着粉臉，默不作聲。阿雄遂代為答道：

「媽！你老人家的意思，我已向表妹告訴過了，表妹很贊成跟我一同回鄉下去……」
「玉梅！你真的願意嗎？那很好，阿雄一個人在鄉下，就有照顧了，但你們預備幾時動身呢？」

諸葛太太很歡喜的表情，向他們笑着問。玉梅因為不知道他們的行期，自然不能貿然回答，所以向阿雄望了一眼。阿雄因為志堅也沒有跟他說過準確動身的日子，所以故作沉吟了一回。說道：

「上海離開南京也算不得怎麼遠，表妹學校裏還有些事情沒有舒齊，等她交代完畢，我們臨時決定什麼時候動身也來得及的。」

「那麼阿雄一切行李，是應該預早準備準備，免得臨時忙亂起來。」

「我此刻給表哥去整理整理吧！」

玉梅聽了姨媽的話，遂和表哥到他臥房裏去了。這兒諸葛太太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向阿龍望了一眼。說道：

「都是你，要配高親，到結果，還是我們的玉梅做了阿雄的媳婦。其實呢！玉梅這孩子也怪可愛的，早知如此，何必費盡心血，反而幾乎害了阿雄一條性命呢！」

「這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主意，你不是也贊成羅小姐的嗎？此刻倒來埋怨我的不是，那也太沒有意思呢！」

「什麼有意思沒有意思？你不說出羅小姐的人來，我要贊成也無從贊成起呀！你這個枉爲是個堂堂副局長，做了局長，又有什麼屁用？自己兒子受了人家這麼的虧，竟連一些兒保護能力都沒有，我瞧你做人還有什麼面子呢？」

「好了，好了，一切都是我的罪孽，事到如此，還有什麼怨來怨去呢？我也算得倒霉了，莫明其妙的弄進一個死媳婦來，成殮下葬，這筆冤枉錢。問誰去算賬？」

諸葛太太聽他還肉疼着露茜這一筆葬費，一時由不得大怒起來，惡狠狠的白了他一眼，啐了一口。罵道：

「放你媽的臭狗屁！郎小姐爲了保全阿雄的生命才犧牲性命的。她連生命都爲了我們送掉了，她臨死的時候，沒有一些叫冤枉。你化了一些錢，倒叫冤枉了嗎？你這人到底有沒有心肝的？我瞧你，一些好歹都不知道，你還是去死了乾淨。」

「我是你們灰孫子，我開口不得的，就是說了這一句話，也沒有惹你罵得狗血噴頭的罪孽呀！」

「你活了這一大把年紀，一些不明道理，對付你這種人除了罵我覺得真沒有辦法哩！」

「好！好！你罵，你罵，我就讓你好了。」

諸葛龍氣憤得有些忍熬不住了，遂恨恨的一頓腳，預備向房門外走出去。不料又被諸葛太太吼了一聲，罵道：

「你今天有本領到外面去，我就斫斷你的兩條腿。」

「我……又不是到外面去，我……無非走到樓下去坐一回呀！等太太怒氣平靜了一些，我……再來陪伴你。」

諸葛龍到底命中被她剋住的，所以兩脚有些發軟般的，竟真沒有勇氣向房門外走了。連忙回過身來，還賠了笑臉，低低的回答。諸葛太太似乎尚有餘怒，伸手在沙發上一指。說道：

「你給我坐着，讓我罵，你不許開口。」

「好，好，好，你就只管罵。……」

諸葛龍彷彿沒氣死人似的在沙發上坐下了，說到這裏，心中暗想，我就當你在放屁，也沒有關係。於是取了一支烟捲，預備聽她唱小調兒了。諸葛太太真的從頭罵起，一直罵到了腳，還是滔滔不休。但阿龍却裝做沒有聽見般的，給她一個不理睬。因此諸葛太太也覺得沒趣起來，遂自動的停止責罵了。這時天已入夜，張媽開上晚飯，玉梅阿雄也到上房來吃飯。諸葛龍真佩服他的忍耐工夫，他居然一些沒有氣惱的意思，這晚胃口還特別的好，吃了三碗飯，還想再添半碗哩！

晚飯後，不多一回，蔡志堅匆匆的來了。阿雄連忙把他接到自己房內來說話，約摸談了半個鐘點，方才告別回去。這兒玉梅和阿雄暗中又商量了一回，她也回到學校裏去了。

這樣又過了三天，玉梅便到阿雄家裏來，她向諸葛太太說，學校裏事情已經告一結束，假使明後天要動身的話，也沒有什麼問題了。諸葛龍在旁邊聽了，故意插嘴說道：

「既然這樣，我想明天早晨就動身回南京去，不知媽的意思怎麼樣？」

「也好，早些離開上海，也好讓我早些安心。那麼車票怎麼辦？我叫你爸爸馬上去買好吧！」

「媽！這可不用了，爸爸在局裏也有公事，怎麼能叫他給我們去買車票？回頭爸爸又要恨我了。」

「表哥！我有一個朋友，他是車站裏售票的。所以車票絕對不成問題，回頭我打電話去給他好了，他明天保險會給我們留好。」

「那好極了，我們就拜託他罷！」

諸葛雄和玉梅兩個人玩着鬼把戲似的說着話，諸葛太太聽了，還信以為真，當下點頭說好。玉梅坐了一回，說也要到學校裏去整理衣箱，預備回去。阿雄故意叮囑她說道：

「表妹！那麼明天在學校裏等着我，我直接的就來約你一塊兒上車站好了。」

「這樣也好，省得我再到這兒來。姨媽！那麼我們再見了，回頭在姨爹那裏給我代爲告別一聲，恕我不來面辭了。」

「好的，……玉梅！你們一路小心，阿雄這個人我交付了你，你總要好好兒照顧他才好。是。你們到了南京之後，就寫信來告訴我們，免得使我們記掛。」

「姨媽！你放心，我一切都知道的。」

玉梅見她有些依戀之情，樣子，一時倒也不免有些兒黯然，遂呆呆地站立了一回。但又恐怕露出破綻，於是硬了心腸，就匆匆的走了。

這天晚上，諸葛龍從局裏回家，聽了阿雄明天一早就要動身的消息，他有些依依的樣子，遂只好向他勸告了一回。阿雄唯唯答應，在上房裏直坐到十一時敲過，方才道了晚安，回房去休息。阿雄躺在床上，不免想起了露茜的慘死，他忍不住又暗暗地流了一回眼淚。

次日起來，露清先急急奔入阿雄的房中，口裏叫着大哥，說你今天就要動身上南京去嗎？那叫我怎麼辦呢？他一面說，一面已流下眼淚來。阿雄見了露清，自然更會想到露茜，所以也淒涼欲淚，但他還竭力忍熬住了，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說道：

「小弟！你不要難過，我爸媽很疼愛你，他們不會待虧你的。你跟我來，我們一同到上房去罷！」

諸葛雄說着話，拉了他的手，一同來到上房。今天爸媽也起得很早，他們已在吃早點心了。當時忙叫阿雄露清也坐下來，一同吃點心。諸葛雄邊吃邊說道：

「爸！媽！我在臨別之前，要跟兩位老人家說幾句話。孩兒這次性命，可說是露茜救我的。換句話說，可憐露茜她是代替我死了。所以她的弟弟，我們終要好好兒培植他才好，這樣使露茜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得到安慰了。況且露清這孩子很聰明可愛，爸媽譬如多養一個小兒子罷！」

「阿雄！你放心，我這人決不像你爸爸一樣的糊塗，我在露茜臨死的時候，我也早已對她說過，我會把露清當做小兒子一樣疼愛的。」

「媽！我謝謝你的大恩。」

露清這孩子果真十分靈活，他聽諸葛太太這麼說，便即離座向她跪倒，拜了下去。諸葛太太連忙把他扶起，倒忍不住呵呵的笑了。大家點心吃畢，諸葛雄見時已不早，遂起身告別。他心裏雖有些悲哀的意味，可是他絕對不敢顯形於色。這時張媽把人力車叫來，諸葛雄遂硬了心腸向樓下走。張媽把皮箱行李已經給他放在車子上，諸葛龍夫婦和露清直送到大門外來。但人力車夫是並不顧到他們別離的傷感，他拉着車槓，便即拔步飛跑了。諸葛雄坐在車上，在拉出弄口的時候，還回過頭來向他們招了招手，素來不大愛惜兒子的阿龍，他今天

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只覺得有一股子悲酸觸鼻，眼淚竟滾滾地落下來了。

自從阿雄走後，從此消息沉沉，彷彿石沉大海。一個月來，竟連一個字也沒有寄下。這使諸葛龍夫婦當然感到了懷疑，遂寫信到南京家中去詢問。在南京他們的屋子裏，原有一個族中的寡婦住着，不多幾天，就有回信到來，說阿雄和玉梅根本沒有回南京家中來過，這件事情，倒要調查明白才好。諸葛龍夫婦接讀此信，不由目定口呆，半響說不出話來。暗暗猜測，難道他們在途中被暴徒害死了嗎？抑是另有其他的原故呢？可憐害得諸葛太太倒又哭泣了幾天。這樣一天一天過去，竟又過了兩年，而阿雄玉梅消息，始終杳如黃鶴。諸葛太太認爲兇多吉少，遂也不再想念他們了。因爲露清這孩子不但聽話，而且非常孝順自己，所以在寂寞淒涼之餘，也就格外的愛護他了。好在露清非常用功讀書，因爲成績好，所以跳陞了兩班，他今年十二歲，已經是小學畢業了。

這樣又過了一年，諸葛龍却生起病來。雖經延醫服藥，却是沒有效力，終於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裏，撒手西歸了。入殮下葬之時，露清就以兒子的地位，戴孝成服。可憐那時候的諸葛太太，自然是更少不了露清。也只有露清在放學後回家，是她老人家唯一的安慰伴侶了。

歲月如流去不停，一春過了又一春。我國經過八年艱苦的浴血抗戰，終於是正義戰敗了野蠻；最後勝利，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那時候薄海歡騰，普天同慶，每個同胞，無不笑鬚生春，爲之雀躍不止。露清已經有十六歲了。他個子兒生得很高大，顯然是由童年而進展到少

年時期了。他也很愛國思想，在雙十節國慶紀念那一天，他和中學裏的同學們，大家書寫了愛國慶祝的標語，到各條馬路上去張貼。當他回家的時候，經過南京路，在永安公司門口遇見一對中年夫婦，他們身邊還帶着年輕的一男一女，好像是他們兒女的樣子，露清仔細向那中年男子望了一回，覺得頗有些面熟。這就滿腹思索了一回，忽然給他想起來了。於是情不自禁的走上前去，拉了拉他衣袖。低低的說道：

「你……你……是不是陳思明先生嗎？」

那中年男子不是別人，原來果然就是陳思明，當下他聽露清這樣的招呼他，遂向他呆望了一回，因為整整地有八年沒有看見了；況且露清已由孩童改變成少年，所以人樣兒完全不同的了。他似乎想不起這是什麼人，遂含了笑容。低低的問道：

「你這位貴姓大名？我……想不起來了。……」

「我叫郎露清，是郎露茜的弟弟。陳大哥！你忘了吧！」

「啊！你是露清弟弟嗎？長得這麼高大了，我真不認識你了，我來給你介紹，這是我的內人，這是我的兒子和女兒。」

陳思明想不到這個少年就是露茜的弟弟，一時驚喜萬分，忍不住笑嘻嘻的說。並且握了他的手兒，表示十分親熱的樣子。露清向他夫人叫了一聲大嫂，又向他的子女點點頭，表示招呼的意思。一面問道：

「陳大哥！你賢和里去過沒有？」

「沒有去過，因為我還只有前星期從鄉下搬居到上海來。你姊姊好嗎？我想在這八年中她一定結婚了罷！」

「我姊姊在六年前已經死了。……」

露清含了眼淚，淒涼的說。陳思明叫了一聲啊呀！他腦海裏立刻浮現起一個討人喜歡的嬌靨來，想不到這麼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竟然死了，一時也淒然欲淚。嘆了一口氣，向他追問致死的原因，並六年來露清生活的情形。露清遂也向他簡單的告訴了一回，並且悄悄地叮囑思明，叫他把賢和里的房子仍舊前去收回，說裏面一切什物，絲毫沒有動過，因為恐怕房東沒收，所以房金按月都去付清。這是姊姊臨終時的一番意思，表示做人清白。所以今日遇見了陳大哥，使我也可以卸脫這個責任了。陳思明聽他這樣說，一時在萬分敬佩之餘，又覺無限感傷。但因爲夫人在旁，不敢過分顯形於色。只問了露清現在住的地方，預備改日前去拜訪，彼此便匆匆別去。

過了幾天，陳思明買了許多禮物，去探望露清，表示謝謝他這幾年來代付房金的意思，從此以後，他們也時常的走動，倒成了親戚一樣。

勝利帶來的歡樂慢慢地已經成爲過去了，羅局長當然難逃法網，他已被捕入獄。至於羅公館的家產，也被當局全部沒收。諸葛太太得到了這個消息，倒又暗暗慶幸阿龍已經早年的死去。要不然的話，到今日也是罪犯之一。而且我也決不能像現在那麼過着安定的生活了。只是想到了阿雄玉梅，至今存亡未卜，忍不住又暗暗的傷心。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在

勝利後的第二年春天，阿雄忽然像天仙似的翩然回家來了。他滿臉黝黑，而且人中上留了一小撮的短鬚，真是蒼老了不少。當下母子見面，悲喜交集，相抱大哭。諸葛太太含淚說道：

「阿雄！阿雄！我在做夢嗎？」

「不！媽！阿雄真的回家了。爸爸呢？」

「你爸爸死了。」

「怎麼？他……老人家生病死的嗎？」

「你不要難過，倒還是他早年死了，我沒有受累。否則，到今天他自己入獄固然無法可想，就是你媽也要沒處安身了哩！孩子！你不知道嗎？羅局長已經被捕入獄，連他公館都被封了呢！」

阿雄聽爸爸死了，不免傷心淚落。但諸葛太太却還表示幸虧他死得早，反而低低的安慰他說。阿雄這時又想到了淑嫻，這就急急的說道：

「媽！那麼羅小姐呢？她怎麼樣了？還有這個姓金的小子，大概終也逃不過法律的制裁罷！」

「這個我倒不詳細，因為我也不看報紙，消息不大靈通。啊呀！我這人糊塗，還沒有問你玉梅的人兒呢？她可曾和你一同回來嗎？」

阿雄被母親這麼一問，他由不得淚如雨下的哭泣起來。沉痛萬分的表情，嘆了一口氣。

說道：

「媽！表妹！……她……她……在四年前也已爲國犧牲了，她……雖然死得悲慘，但是她的精神永遠不會死，和地球日月可以爭光輝的。」

「阿雄！我真有些兒弄不明白，你們當初到底是上什麼地方去的？你們又到底在做些兒什麼工作呢？」

諸葛太太聽玉梅也死了，一時忍不住哭泣起來。母子兩人哭了一回，她方才又向阿雄急急的問，阿雄在這時候，當然不再隱瞞，遂把自己在外所幹工作，向母親告訴了一遍。並且說蔡先生和史小姐還在重慶，沒有回上海來。諸葛太太聽了，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她覺得老天對待阿雄未免太殘酷一些，嫁了羅小姐，死了郎小姐，照理說，玉梅實在不該再叫她死了。但是她偏偏又爲國捐軀了，這不是叫阿雄感到終身的遺恨嗎？母子兩人正在且泣且訴，忽然見露清匆匆的放學回家來了。露清見了阿雄，似乎還很認識他。遂興奮地叫道：

「大哥！你……回來了嗎？」

「媽！他……是誰？」

「噢！不就是露清嗎？」

「啊！這麼長大了？露清！我們八年沒有見了，怪不得你長得這麼兒高大了。其實，那也難怪，瞧我連鬚鬚都留着了。」

諸葛雄握了露清的手，望着他的臉兒，覺得有些像露茜。他心裏又歡喜又悲傷，很感慨的說出了這幾句話。諸葛太太茫然地問道：

「阿雄！你幾歲了？」

「我幾歲了？連我自己也記不起來了。」

「我倒算得出來，少爺不是已經三十二歲了嗎？」

「怎麼？我已經三十二歲了？我好像自己還只有二十幾歲呀！」

張媽站在旁邊插嘴着說，聽在阿雄耳朵裏，他才感到驚奇地叫起來。心中暗想，我還沒有結過婚哩！諸葛太太嘆息着道：

「這都是敵人害我們的，可憐老大個子兒還沒有成家呢！阿雄！現在我需要給你討個媳婦不可，我這老太婆快近六十歲了，還沒有抱個孫子官兒呢！」

諸葛太太這幾句話才把衆人都說得笑起來了。大家傷心過了一回之後，因為母子今日重逢一處，況且又是重光河山之時，所以彼此也又歡喜起來。諸葛雄見露清也快要成人了，那麼自己終算不負露茜所託，所以他心頭也有了不少的安慰。這晚他們坐在一處吃晚飯，諸葛太太的笑容卻沒有平復的時候了。

過了幾天，諸葛雄在馬路上却遇見了一個女子，年紀已經有二十八九歲光景。穿得十分樸素，但却有些面熟；仔細一認，忽然想起來了。遂上前去拉住了她，招呼着說道：

「佩君小姐！我們好久不見了！」

「你是誰？……哦！哦！你……是鬼啊！你是鬼啊！」

原來這個女子就是羅局長的第三姨太太，她被阿雄拉住了後，還以為是歹徒故意調笑，

所以柳眉一豎，向他恨恨的叱喝。但忽然覺得這個男子好像是諸葛少爺的時候，這就粉臉失色的由不得驚叫起來了。阿雄心中明白，遂連忙笑道：

「佩君小姐！你不要害怕，我確實是諸葛雄，我並沒有死啊！」

「你……沒有死？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天殯儀館內，我們大小姐明明還來向你吊祭過的呢！」

佩君見他好好兒能開口說話，況且又在青天白日之下，自然不會遇見什麼鬼怪，一時望着他顯出萬分驚奇的樣子，又急急的問。諸葛雄笑道：

「這事情說來話長，我們能否找個地方坐着談一回嗎？」

「也好，前面就是復興公園了，我們進去坐一回罷！」

兩人在公園裏揀了一張椅子坐下，諸葛雄把所以假傳自己被殺死了的消息原因，向她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一遍。佩君方才明白過來，這就痛憤萬分的說道：

「作惡之人，焉有好的結果？金廷德這小子在五年前早已被仇人身斫三十幾刀一命嗚呼了。」

「這是真的嗎？哈哈！我終算也出了一口怨氣了。……不過，羅小姐怎麼辦呢？她……的終身不是被這小子害了嗎？」

葛諸雄在痛快地笑過了一陣之後，立刻又表示難受的樣子，向她低低的探問淑嫻消息。佩君嘆息地說道：

「我們大小姐所以嫁金廷德，完全是爲了要救你的性命。誰知婚後第二天便即得到你被謀害的消息，她是幾乎要瘋狂起來了。那天到殯儀館來向你吊祭之後，當夜回家，就和金廷德大吵大鬧。他們可說只有做了一夜夫妻，大小姐就不再和他住在一起，怒冲冲的奔回母家來。她也不願接受什麼的勸告，就拿了一把剪刀，將頭上青絲完全剪去。金廷德雖然百般的向她賠錯，說好話，但沒有什麼效力，大小姐唸經打坐，閉了眼睛，連一句回答都沒有。……」

「唉！可憐，淑嫻真有烈心。」

「金廷德本是個沒情沒義的人，他既把大小姐弄到手了之後，對於他也不放在什麼心上，所以也不強求大小姐破鏡重圓，他竟鬼頭鬼腦的和二姨太搭上了手。這樣過了兩年，大小姐便真的到南京清涼山玉佛菴裏去出家了。羅局長因爲愛面子，所以這些事情連你爸爸在着的時候也一些兒沒有知道。不料大小姐出家後第二年，這姓金的就被仇人害死了。現在是勝利了，羅局長被捕入獄，大姨太一急成病，不久便死了。二姨太聽說仍舊做妓女去，可是年紀大了，她竟淪爲街頭神女了，說來也真是淒涼之至！……」

佩君一口氣說到這裏，忍不住又感傷地連聲嘆息。諸葛雄覺得羅局長之所以這樣結局，當然是他平日所傷陰險太多，故而弄成這樣悲慘下場。可見爲人在世，到底非正義不可。於是又悄悄的問道：

「佩君小姐！那麼你怎樣辦呢？現在生活程度又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了，不知你寄身在那兒？」

「羅公館被封之後，我就住到朋友家裏去。現在我已在上海兒童教養院裏找到了一個職位，每日和一般無父無母的孩子爲伴，這就是我此生終老的地方了。」

「佩君小姐！我一向很敬重你，果然，你沒有隨俗浮沉，你真是一個好女性。唉！不過好女性都是太苦命了！」

諸葛雄說到這裏，他想起了露茜的死，玉梅的死，淑嫻的出家爲尼。覺得社會上女子都是那麼薄命，他忍不住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兩人感傷了一回，方才出了復興公園，握手各自回去。

諸葛雄自從得到淑嫻在南京清涼山玉佛菴出家爲尼的消息後，他便很想到南京去找尋淑嫻。過了一星期，齊巧軍部裏有個使命，要他到南京軍部去一次。於是他和母親說知，便動身到南京去了。

離開南京城東北約十里許外，有流水一灣，兩旁種植桃李桑柘，曲曲折折，迤邐着水流潺潺，不知源頭何處？此條流水，名之爲白石澗。再前行，便得一山，山的南麓，古木參天，翠柏蒼松，橫互道旁。人行其下，唯聞松濤如潮，萬籟俱寂。且有二三飛禽，在樹籬內不時上下鳴答。偶然也有一聲清磬，由林中穿越而過，飛度耳際，令人萬念俱消，好像已隔塵世一般。抬頭遠望，只見白雲片片，遮沒山腰，雲堆裏隱隱露出一角琉瓦，其下有一塊高僅

及肩的矮紅牆，牆內有一片翠竹，臨風搖曳，飄飄然如入仙境。這就是南京清涼山上的玉佛菴，這時菴門口步入一個軍服男子，原來就是諸葛雄。他到了南京，先把公務辦好，便抽空到玉佛菴來瞻望羅淑嫻。當下阿雄步入大殿，由當家師太迎接入內。阿雄說明來意，那當家師太皺眉似有爲難之色。說道：

「諸葛先生欲見羅小姐，恐怕不能夠吧！因爲羅小姐已改名爲悟空師太，她不見男子已有六個年頭了。」

「請你拿我名片進內，她也許肯見我的。」

當家師太見他委婉央求，一時也不忍過拒。又因他是個軍人，所以心中略有顧忌，遂請他略坐片刻，她便匆匆入內而去。不多一回，當家師太出來。急急的說道：

「悟空師太說諸葛先生已經死了多年，如何還有第二個諸葛先生？請你不要冒名前來騙她，她是不肯接見你的。」

「我……我……並沒有死呀！我……我實在是真正的諸葛先生呀！」

諸葛雄聽了，心裏十分焦急，遂慌忙認真的辯白。但仔細一想，我對她辯白又有什麼用呢？這就冷笑着把身邊手鎗取出，瞪着眼睛。說道：

「請你陪我進去瞧她，若有半個不字，我可要你性命。」

諸葛雄這個急中生智的辦法，倒是挺有效力的，而且省却了許多的口舌。因爲當家師太見了手鎗，她灰白了臉兒，已沒有勇氣再表示拒絕，就服服貼貼的伴着阿雄走進禪房去了。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羅淑嫻在這個境界裏，度着清靜的生活，悠悠地已有六個年頭了。諸葛雄沿着走廊，隨了當家師太來到一間禪房。只見正中一幅觀音大士的佛像，旁有對聯一付，寫着：「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左旁另有琴桌一張，桌上焚着一支奇南香，飄飄渺渺，在室內盤繞，聞之頗爲幽香。只見桌旁尙有一付挽聯，上面寫道：

諸葛雄吾友千古

百感在心頭，看莽莽神州，來日大難誰共挽？

一瞬隔天上，睜茫茫浩氣，瓣香親爇有餘哀。

羅淑嫻含淚拜挽

諸葛雄瞧完了這付挽聯，又傷感又嘆息，而且又覺得好笑。傷感的是淑嫻對我真情實愛，確實是十分難得。好笑的是我還活在世上，却瞧到了人家挽我的哀詞。正在呆呆的出神，忽見淑嫻全身僧服，已隨當家師太由內房而出。她出來的神情是非常憤怒，好像預備跟什麼人拚命的樣子。但當她見阿雄的時候，立刻又顯出驚駭的表情，啊了一聲，頓時怔怔的愣住了。諸葛雄見她憔悴了不少，顯然她已沒有了少女時代的青春美了。遂低低的叫道：

「淑嫻！我是阿雄！我沒有死，我還活着。我前次的死，是掩人耳目，因爲我怕金廷德還想害死我。現在……我從勝利中回到上海，我知道你在這兒出家的消息，所以我特地來瞧瞧你的。」

「唔！你請坐罷！」

淑嫻聽了，方才恍然明白。她因爲在這清靜的境地裏已過了悠久六年的生活，所以她的情感已冷淡了許多。遂點點頭，把手一擺，是請他坐下的意思。當家師太見他們真的是認識的，於是也就放下了心來，她給阿維倒上了一盃香茗，便管自的走到外面去了。諸葛雄坐下之後搓了搓手，一時覺得無話可說，遂低低的問道：

「淑嫻！你爲什麼不願見我？」

「我以爲是金廷德冒了名來纏繞我，所以嚴加拒絕，我那兒想得到你真的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還沒有知道吧！金廷德在你出家後第二年就遭仇人殺了三十幾刀而死了。這是佩君小姐告訴我，她現在兒童教養院裏做事情。」

「死得好，就只可惜死得太遲一些兒罷了。」

羅淑嫻點點頭，淡然的回答。諸葛雄又低低的說道：

「你爸爸被捕入獄了，你大姨娘急病死了，你那二姨娘淪爲娼妓了，只有你三姨娘，她真是一個好女性！」

「這種結局，都是我意料中的事情，這沒有什麼驚人的地方。諸葛先生！我們別談這些罷！」

羅淑嫻想到過去爸爸不肯接受自己勸告的一回事，她心頭感到隱隱的作痛。眼淚在眼眶子裏湧上來，但她還竭力抑制悲哀的發展，依然淡淡的回答。於是兩人沉默了一回，院子裏

的一叢翠竹，被風吹動得沙沙地作響，這使靜寂的禪房內更添了幾分淒涼的意味。阿雄望了她一眼，又搭訕着說道：

「我們整整的有八九年沒見了罷！唉！光陰真過得快。」

「是的，一忽兒，我們都到中年了，也許再過幾年都老了。」

羅淑嫻這一回却微微的一笑，她似乎並沒有感到青春已逝的悲哀。阿雄伸手摸了一下下巴，顯出很正經的態度。說道：

「不！我們才只三十歲左右的人，只能算是壯年，我們在這勝利後的中國，我們確實還有許多工作要去幹。淑嫻！憑你過去之思想和行動，我認爲你是個時代的女性，對於你今日這樣的消極，我感到驚異。所以我今天來的目的，我希望你能還俗，跟我回去幹些兒應幹的工作。」

「彼一時，此一時，環境造成我這樣的命運，那是沒有什麼怨天尤人的。謝謝你的美意，我不能離開這清靜可愛的地方。雖然現在是勝利了，但我覺得世界永遠還是這麼混濁得可怕，我和功名富貴已沒有緣分了。」

「但是，我們過去的交誼不淺，我同情你，我更愛惜你，我希望我們還能夠有美滿的一天。」

「過去是一個夢，就是眼前，又何嘗不是一個夢？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你瞧，稱霸一世的日本，到現在還不是一個夢？」

「話雖不錯，固然是有這句「舉世盡從夢裏老。」但下面還有一句「誰人肯向死前休？」所以我認為既然到世界上來做人，我們終要向積極的一條路上走才好。」

諸葛雄知道她已心灰意懶，完全看破紅塵了。不過他還盡力去勸告她，希望她能夠積極起來。淑嫻微微一笑，把手指到觀音大士神像旁的對聯去。說道：

「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我的心頭，我的腦海，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是空的了。」

「可是，你這副挽聯上明明在擔憂來日大難誰共挽？我却以為你還忘不了這危難中的國家呢！」

「這是八年前的舊作，那時候無非爲了紀念你而已。如今這副挽聯用不到了，我應該把它撕去才是。」

羅淑嫻兩頰微微一紅，她一面說，一面站起身子，走到琴桌旁，把那副挽聯扯了下來撕了。回頭還向阿雄說道：

「不知者不罪，請你原諒我的冒昧才好。」

「不！我心裏只有感激你的情深義厚，淑嫻！我覺得你的終身是我害了你的。所以我非請你還俗不可，因爲我的心還是懸宕着，我希望你能給我一些安慰……」

諸葛雄說到這裏，眼淚奪眶而出。他走上前去，要想握她的手。但淑嫻把身子倒退一步，却把手兒縮到背後去。淒涼地說道：

「諸葛先生！你的意思，我非常感謝，唯期之於來生吧！」

「淑嫻！我不遠千里而來，你怎麼能使我失望呢？」

諸葛雄方欲再三要求其還俗之間，忽然鐘聲鐺鐺，鼓聲咚咚，悠然地飛度耳際。淑嫻把手合十，低低說道：

「誦經之時已屆，我不能再與君作長談矣！」

淑嫻說罷，毫無留戀之意，稽首管自往佛堂而去。諸葛雄追隨其後，尚依依不捨。但至佛堂門口，淑嫻掩身而入。阿雄欲跟入佛堂，門已緊閉。用手叩之，並呼彼名不已。但篤篤木魚之聲，並喃喃唸經之音韻，已淒涼地播送出來。阿雄在室外徘徊良久，抬頭見天空日已將暮，林鳥歸巢，於是不得不離開了玉佛菴，移步來到清涼山上。彳亍地走下山來，只見天上浮雲，地下流水，一時想着死去的露茜，玉梅，更覺辛酸觸鼻，泫然淚下。正是：茫茫情海，此恨綿綿，在諸葛雄的心頭，將永永無盡期矣！

（全書完）

